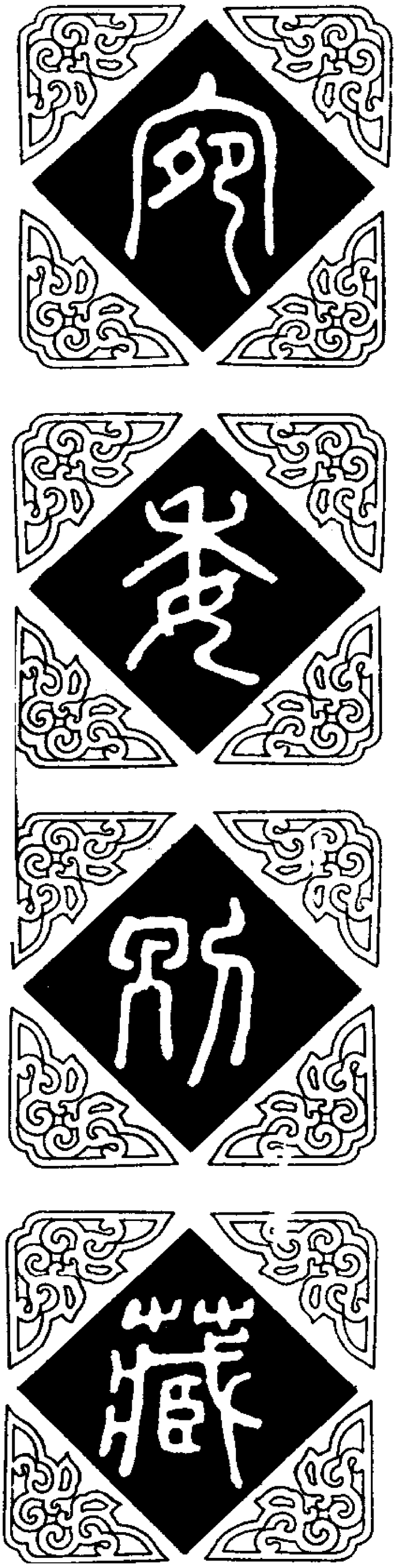
泰軒易傳

江蘇古籍出版社

泰軒易傳



江蘇古籍出版社

宛委別藏

（清）阮元 輯

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整理
江蘇省新華書店發行
上海市印刷七廠印刷
開本：七八七×一〇九二毫米 三十二開
印張：一八九七·七五 插頁：四八〇
一九八八年二月第一版
一九八八年二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519-073-9/Z·13
定價：（全120册） 2650 圓

助而能永貞以盡臣節錄其說以備讀易者之參
考焉

周易上經傳卷第一

宋 清源李 中正 伯謙 撰

首頁關

在天事業既備天下皆已利見於在田之日矣故著也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乾六爻皆言龍九三獨言龍者蓋九三居下卦之上有過中之危非終日乾乾至夕猶惕則危且有咎矣若語辭也猶不節若則嗟若之類九三過

中當有位而以其履危守正能自惕懼故无咎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三不言龍而以乾乾之辭躍者龍之事也四不言龍而以或躍之辭躍者龍之事也三多□而人惟危四多懼而位近君雖以聖德尤所難處其所以无咎者或躍以進德在淵以守位故雖在危地又何咎之有九三九四二爻文王當殷天在人皆隨其適至而在我无成心以此處之末世見之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飛龍在天者以天德居天位也九五大人得位變
化利澤生民天下固倭之於在田之日矣今以天
德居天位豈不利見之乎二五大人非有異也特
所處不同爾故爻皆有利見大人之辭在田則願
見在天則既見也說者以二五大人爲君臣交利
相見豈知九二在田已有君德蓋乾純乎君不取
君臣相應之義

上九亢龍有悔

龍潛於地之下見於地之上躍於天之下飛於天
之上潛見躍飛未有無其位者上九以陽剛之極

處無位之地窮不知變以至於亢能無悔乎龍者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君象也時窮數極而亢於位非殷之末世乎
九者陽之窮復變而爲一是知陽數窮於九未有
窮而不變者也乾六爻皆九取其能變也乾有至
變之道而上九不知適變之六龍言之乾有六爻之
後復明用九之義羣龍盖指六龍言之乾有悔二
惟不以剛爲首則吉盖上九以剛處上則有悔二
五以剛處中則利見非吉而何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

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
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大者無限極之辭大哉者贊明不盡之意乾之所
以大者元也萬物之始無不資於乾之元乃統天
者蓋天猶人之形體乾猶人之精神所以統天者
乾也所以運用形體者精神也天且爲乾所統則
物之資始可知蓋一元之氣升而爲雲降而爲雨
品彙之物莫不資之以流形流形者形遷如流也
既散而爲雲雨之行施又運而爲大明之終始大
明者離日坎月也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之

所終乃月之所始月之所終乃日之所始日月之
月一終始而六位於是乎成矣此言卦之六位備
坎離也六位既成然後因時乘駕乎六龍者也
御天而運行則其爲享可知乾道之妙循環變化
無一息留而萬物流動遷改於雲行雨施之間各
正性命於保合大和之際是知萬物之性命實保
利貞實各正之也萬物之大和乾之利貞以見其功用之不分也元亨
之也曰乃利貞以見其功用之不分也元亨享利貞
周流不窮乾何爲哉首出於庶物之上而萬國自
臻於安寧之域未有物之先則言萬物既有物之

後則有言萬國謂之萬國者兼民與物言之也乾有君
象故以言萬國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乾者剛健中正純粹精之謂天之運行特象其健
而已故象不曰行乾而曰行健也記曰誠者天之
道天惟其誠故無息自强不息者君子體乾之行
健也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見龍在田德施普也終日乾乾
反復道也或躍在淵進无咎也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此贊六爻之辭當初九潛龍之爻一陽之氣雖動於下羣陰尚盛而處其上然龍本變化姑潛藏勿用以俟時陽本發生今尚微而在下故發生之功未見九二見龍在田者二陽發見於地上之功漸及物象聖人執中道而用於天下溥博淵泉無乎不足使賢者皆可俯就愚不肖者亦可企及天下皆君子之德施之所以普也終日乾乾反復道也乾者健之至也終日運行無不合乎乾乾反復以求中則違道矣或躍在淵進以法天反復周旋無不在乎道故乾乾

無咎也進者咎之招也九四汲汲於進德而不汲
汲於進位何咎之有飛龍在天大人而居九五之位乃其所也不謂之作而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理未有亢而不悔盈而不
虛者上九陽窮於上而不知變數過乎中而不
退滿而致溢其可久乎然自有道者處之則大盈
若冲不窮於亢斯可久矣用九天德不可爲首者
善用天德者用其變不善用天德者用其剛窮而

能變此聖人所以貴用九之道也夫天爲剛德猶不于時況於人乎聖人不敢以剛爲天下先所以全其天德也乾卦爻象之序與諸卦異者易畫於義繇於文爻辭作於周公象象作於孔子篇秩次序各因其世自王弼釋經欲其先後相備乃類而聚之以象次爻繇大象次爻象辭爻辭次大象小象繫於爻惟乾一卦猶存古文易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

四德之元配四端之仁豈非善之長乎亨者一氣

之通也一氣於此而亨通衆美於此而會聚故曰嘉之會利者一氣之利物也然義以刻制爲事而利不生其間則不和一氣之斂欽乃義以刻制之刻制也而萬物莫不說是刻制之中有利乎物者存也故曰義和貞者一氣之正固也以此爲物之根本則天下之動者貞夫一物抱夫一以此爲物之根本焉事貞夫一然後簽生者存也故曰事之幹也是知貞乃事之果升有不食之貞所謂幹也文言而下凡六節或以天氣

或以人事或參天人之義以發揮四德六爻之義
諸卦皆無文言獨乾坤有之者蓋乾坤者易之緼
諸卦義皆緼藏於其中亦猶天地之大無一物之
不備也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
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體元而在我則爲仁者宜在高位故足以長人
一國施仁則一國愛而戴之一家施仁則一家愛
而戴之是知體仁者雖不期以長乎人而自有爲
人愛戴推尊之理幽人之歸太王天下之歸于周

者以其有長人之仁而不容釋猶萬物發育乎春而震爲長子也君子體乾之亨會聚衆美嘉會合則有婚姻之制少長以享嘉而會合則有鄉飲之序君臣以享嘉而會合則有聘之儀是嘉美之會足以合禮文之盛猶萬物相見乎離而離爲文明也說以使民則民忘其勞說以犯難則民忘其死七月詩東山之四章忘勞忘怨之義也先王之於民勞足以和義之而不庸此利物足以和義之而不殺之所以逸之殺之所以生之故能殺之而不庸此利物之意猶萬物彫

瘁於私而說言乎兌也事以智謀物以智劍智而
不正則事變得以搖之謀而不正則異議得以屈
之守而不固則衆力得以傾之故曰貞固足以幹
事猶萬物終藏於冬而成言乎艮也君子體此四
德而在我則我之四德即乾元亨
利貞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
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
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龍德而時然聖人存其在我者而知

與不知非所計也故遯世無悶聖人無
而不成乎名故不見是而無悶道在所樂則行之
而不好疑外在所憂則違之而不顧憂樂一徇乎道
而從違不係乎人確乎有守而不變此時乎而潛
者所養如是中庸曰國有道不變塞焉强哉矯國
無道至死不變又曰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
而不悔惟聖者能之其潛龍之德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
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
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九二以龍德居中則位在所略而德在所先故以
龍德正中言之正中者如日必作夜必息寒必衰
暑必裕適其中而無過不及故曰正初潛之潛三之
惕或躍過或不及而勿用厲無咎之不免惟二有正
中之德而無虧欠不全之處發而爲言則皆中庸
之言而無不信制而爲行則皆中庸之行而無不
謹著誠去僞而邪妄不得以干吾之防德雖足以
善乎世而未嘗有矜伐之心內外交相養如是則
輝光日新溥博淵泉大而化之謂聖矣故聖人特引易
未有君人之位已有君人之德矣故聖人特引易

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而以君德稱之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
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
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
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
而惕雖危无咎矣
九三處人道之危而能無咎者進德脩業而已忠
信也者所以爲進德之階脩辭立誠所以爲居業
之地然進德脩業初無定法知至者既能至之功也
知終者未至之功也知其已至者既能至之非見

幾之明者能之乎知其未至者復能終之非擇義
之精者能之乎如是則以此處上雖受天下而不
爲泰吾何驕以此處下雖簞瓢陋巷而樂不改吾
何憂兩盡而驕憂兩忘雖處危厲而無咎也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無常非爲
邪也進退无恆非離羣也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
故无咎

上下無常以其位言之也進退無恒以其心言之
也上下無常非爲邪以于時進退無恒非離羣以
自利進德脩業欲及其時以盡性分之所當盡故

處難處之地而無咎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
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
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
也

萬物聲應氣求各以類應然水流濕而不就燥火
就燥而不流濕雲一於從龍風一於從虎故萬物
皆以類相與非其類者不與也不類於物而能類
物者聖人也出乎其類者拔乎其萃物孰能類之惟
其道至公也故於物無私大同也故於物無異萬

物無不由其道此聖人作而萬物無不覩之也本乎天者其性親上本乎地者其性親下各從其類如是蓋不斯然而然也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有位則貴未有無位而貴者有民則高未有無民而高者上九非無位也以驕於貴而失其位非無民也以亢於上則民非無輔也以亢於上而不爲輔又何動而不悔哉

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

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

徵而在下故勿用時舍者時止於此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其進德修業之事而已或躍在淵自試其德業之

成否飛龍在天則居上而治龍德而至於亢窮不

知變宜其災也乾元用九者四時之運九十日而

變變則復元故乾用九在元窮則變變時通而天

德元龍有悔與時偕極乾
冬之藏也不固則夏之發也不茂潛藏於始者乃
所以振發於後九二龍德著於在田之日而天下
已被其文明之德與時偕行者時乎進德修業故
不得不與之偕行也乾道乃革者九四雖未至於
飛龍位天德而乾道已革矣乾道既革進至此
於五則飛天矣乃位乎天德者九五天位所以位
乎天德而出寧之君與時偕極者時既極而不知變
是與時偕極也乾元用九乃見天則者乾元用九在
元九十日而變乃見天之法則不可易也

也九十日則復始用九則不與之偕極矣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
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此合四德而言之乾元不止於始而已由始而亨
亦元之性無不利猶人之性也利貞者性情也乾之情則無不正矣
無不善人之情有邪有正矣
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始
者元也美者嘉之會也利者乾之性無不利也乾
既無不利則言其所利反不言所
利大矣哉乃贊明不盡之意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乾之大不可以一理盡故總剛健中正純陽爲天下之至剛剛動不
宇以形容之蓋六爻純陽爲天下之至健潛見躍飛皆得其中進退存亡
息爲天下之至健見躍飛皆得其正積剛健中正以極於純粹精然後足以
不失其正積剛健中正以極於純粹精然後足以旁通曲暢
形容乾之一字聖人又發揮於六爻以旁通曲暢
其情意一卦六位皆乘以六爻之陽以御天而運
行六龍者六陽也乾之運用正象乎天六陽之氣
升而爲雲降而爲雨而天下無不得其平則乾之
功用博矣敢問純粹精何別姑借米喻之不雜之

謂純去其糠粃之謂粹除其糟粕之謂精又以六爻旁通諸卦初九變爲姤之初六則龍變爲魚九二變爲同人之六二則文明以健九三則履虎尾咥人凶九四變爲小畜之六四九五變爲大有之六五則離明當天上九變爲夬之上六則剛長乃終又以六十四卦其意莫不該貫乃見乾之六爻發揮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

成德者德之全也一毫虧缺不足謂之全德既成

矣而行因之以著非德之外有所謂行也潛龍雖有聖人之德不及於見也行而未成其功尚微未至於成也是知初之弗用非不用也養其德以大其用也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寬以居之仁以行之也

君子之學以聚之所以會此中也寬以居之所以守此中也仁以行之所以用此中也故雖在田而有君人之德周問爲邦雍可南面其潛龍之德歟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
時而惕雖危无咎矣九四重剛而不中下不在人故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三四介乎四剛之間承乘皆剛而不中故三不免
危四不免疑九四於乾道乃革之際尤所難處於
此而能自疑知進德而不求進位何咎之有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
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
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中天地而立稟陰陽粹精之氣而爲人其初未嘗

不與天地相似也惟其不能體天地之大養其小體爲小人則與天地異矣大人者惟能全正大之理抱陰陽之粹故能參天地日月四時鬼神而無間葢天地者陰陽之體日月者陰陽之精四時者陰陽之變鬼神者陰陽之靈乾之二五利見天地合德也六位具坎離日月合明也行此四德四時合吉凶也夫然後建大中兼三才超乎數而不囿乎數理在我則潛見躍飛變化不測鬼神合吉凶也夫然是我先乎天而天不違乎我後乎天而天時弗違乎我理在天則是我後乎天天時即元亨利貞運行不息者

以天之大且不我違則人鬼可知矣
九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得而
不知喪其正者其惟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
惟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
亢者中之反天下之理至於中而止上九過乎中
不知進極必退存極必亡得極必喪能無亢乎聖
人非能無亢乾之變用剛之正知進知退而不牽於進
知存知亡而不囿於存知得知喪而不係於得進
退存亡得喪一付之數而在我無成心達時之變

而處之皆得其正如權萬變而衡常平時萬變而
中常在曾何尤悔之累哉兩言其唯聖人乎深以
歎唯聖人處此然後能不失其正也又豈止於聖而極於神矣言進退存亡而不言
得喪者蓋時有進退存亡而我無得喪所以爲聖
人也

又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物之說

元者陽用事之始亨者陽用事之終自春徂夏物
之見乎離則陽之終始大明矣終始既大明則六
爻之位自一陽來復推而至上九六位各得其時

成六位之功既成茲乾所以乘六龍而御天也此
說亦通
䷁坤下
䷁坤上
一中函三積一二三總之而爲六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
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萬物資始於乾資生於坤故元亨之德同乾以剛
健爲貞故利貞之德異牝馬之貞
者乾龍能變化極於飛天地坤馬柔順終行地無疆變化
者君之象柔順者臣之道牝馬取其健不勝潤也

人臣之道患在健勝順牝馬之貞則健不勝順矣
健不勝順則患在健勝而入於邪君子有攸往則
不至於爲邪矣蓋君子於仁也彖於義也剛健順
兩盡也乾爲馬坤以柔順變之則爲牝馬坤爲牛
離得坤之正性則爲牝牛易之取象旁通不拘王
弼曰義苟在健何必乾乃爲馬爻苟合順何必坤
乃爲牛即此意也先迷後得主利者牝雞無晨西
雲不雨先則失道而迷後得主則待君唱後則
得主而利主猶守也後得主作一讀凡以八卦致
用之序觀之乾統三男於東非坤統三女於西南

西南三女之位得朋也東北三男之位喪朋也人
臣貴乎喪朋以事君不貴乎得朋以爲黨安貞吉
者以順爲貞也

象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
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享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
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
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乾曰大哉坤曰至哉大言其尊有始有終之義也大則無方至則有所矣始則成形矣蓋月本無光承日之光坤非有元

資乾之元坤之資生所以承乾道之厚載所以合乾德之無疆此坤之元即乾之元也無所不容曰含宏無所不達曰咸亨不以惡物而廢容載者含宏也不以僻陋而廢廢生者咸亨也坤之施而後亨此坤之亨即乾之亨也坤爲牝馬即地之類若良馬老馬乃乾之類非地類也坤至柔而動也剛牝馬至順而行則健以健濟順故能任重而致遠行地而無强此坤之利貞所以異乎乾之利貞也柔順而不貞乃小人之所尚柔順而利貞乃君子之所行也先則

迷而失其道後則順而得其常西南得朋則陰類
愈盛雖得何益乎東北喪朋進與陽交雖喪何損
乎故得朋則徒與類行而無交感化生之功喪朋
則進與陽交而有君臣會聚之慶故京氏易傳曰
女既嫁降父之服臣既仕先公後私言臣妾之道
自其夫與主之外則皆私也人臣而能安於貞斯
可以應地無疆蓋地載華嶽不以深而洩此地之
以重而厭振河海不以同是悠久無疆則與之同
也應地無疆則與之同是悠久矣乾之元亨利貞坤之吉則應
四者故曰乾元亨利貞坤之君子安貞之吉則應

地之無疆無疆道不虛行只在人爾坤之一象其致意於貞者二其言無疆無疆者凡三豈非正固乃其本無疆乃其用至於應地無疆則爲臣之義盡矣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隤乎宅卑者地之勢坤之德則取其至卑而至厚故能載物而無疆乾之大象言健坤之大象不言順而言厚者凡天下之逆者皆薄也自厚德之君子觀之安有毫髮之不順哉故言厚則順在其中而順未必能兼厚也德之薄者驕矜自高傾危必至且不能自持況載物乎乾乾之象不言乾乾之

德不可盡也惟健其庶幾焉坤不言順者順之爲
德未足尚也有坤之厚斯足尚矣
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堅冰至陰始凝也馴致其道
至堅冰也
聖人於陽護其微而戒之於始於陰則防其漸而
絕之於初六微陰始於終必有所自
疾纔生則凝天地陰陽迭相往來其來必有所藏當盛暑之時地下愈深愈寒陰氣
其往必有所藏當盛暑之時地下愈深愈寒陰氣
之凝也蓋自此始豈不履霜乎特以盛暑之月
人不之覺爾馴而致之其終必至於堅冰而後已

姦子賤子之禍常萌於國家之盛時而不覺非智者孰能察之田氏纂齊自來於威公之六卿分晉肇於文公之與趙高之在姦蓄於始皇之時竇憲之亂始於光武之世司馬懿之禍生於魏武之手五胡之亂基於平吳之後皆當其盛時而不之覺也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不習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

六二居中得正盡地道者也中則不倚故直正則無邪故方直則不詭隨以徇物所以從人方則不礙以容亢實光輝而至於大也乾之大則極而至

於聖坤之直方至於大而止矣入聖則未優爲賢則已至故以直方大言之君子靜而涵養者無非中正動而發見者無非直方蓋惟天下至靜爲能動至柔爲能剛六二居卦之中處地之正宜若靜而不動矣今乃以動言者靜益其本而動則其用也以柔居柔宜若謂曲而不能方此言直方者中正則直正則方也卦之六爻惟六二處地道之正位故直方之義發於此六二靜而中正動而直方乃出於性之所蘊德之所有及因事發見則皆自然而然非有所習而後能也益有所習而後利則所見

於所習習則利不習無不利者皆由於自然而然果何待於習又何施而不利哉茲所以爲臣道之盛而地道之光也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從王事知光大也

六三以陰居陽內明外暗含章然後可貞苟自曜其才美鮮不自炫曜臣道所當然也三惟含章自曜其才美爲才美才則失正矣蓋人臣而自曜其所累者惟養明於晦藏智於愚庶乎其可貞也至於或從王事之際則無以成功自居惟代君以有

終而已恭不盡心於從事則爲不忠不歸功於其上則爲不智必全保身之哲審從事之宜則其含章不發有終於必吐特以時而發則材足以任事智足以達權而其智光大足稱矣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四陰旣長之時君子好遯之日也當危行言遜以包周身之防括結也囊所以藏也斂其才智而韜藏之則是非兩忘毀譽無由至矣天下皆知毀之爲害也當小人浸盛之時而有譽於世取禍之道也乾之潛龍隱而養其德將以

致用也坤之括囊退以避禍處於無用也潛龍當
一陽之始生括囊當四陰之浸盛處所之位有不
同也天而括囊之義爲引身而退者設也若夫立人
之本朝而括囊以自全首鼠而兩可特張禹豫昧
道之流爾豈六四之義哉

六五黃裳元吉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易首乾坤以嚴君臣之分五君位而坤以臣處之
衣在上以象君裳在下以象臣五雖尊位而裳則
臣象也乾六爻皆君象故九二在下而曰龍坤六
爻皆臣道故六五雖居尊而曰裳黃者土之正色

其文美其性順六五以中德居尊位以順德守臣節寧有不吉哉元吉者自天祐之故曰元吉五以臣道居尊位上不迫而下不疑如伊尹攝政以訓大甲周公攝政以朝諸侯而有辭永世德音不瑕非文在其中而美之至者能如是乎

上六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六陰極於亥純坤用事之時也一陽雖未生而乾實位乎亥此陰陽氣爭君臣分雜之際故曰龍戰于野其血元黃當陰極之時而以龍言之不與陰

之意也蓋龍本飛天而澤物今乃戰於原野之間蓋

陰恃其盛而不退以遜陽聖人推陰數之極其道
必窮故曰龍戰于野其血元黃陰盛陽微其勢必
爭能無戰乎元黃雖雜雌雄必決能無傷乎血陰
類雖元黃尚雜而陰有必傷之理故以血而言
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乾用九在元所以大其始坤用六在貞所以大其
終人臣之道保其初節易保其終節難惟能安貞
於始斯能永貞於後矣乾大其始坤大其終所謂
德合無疆也或問坤用六何以配乾用九蓋六者
六甲之數也四時之運九十日而變六甲之數六

十日五而周故四九三百六十六亦二
九六之數所以爲乾坤用九六
其數既然矣敢問九六之所由本曰天地之生數
五天一天三天五倚之而成九地二地四倚之而
成六故說卦曰參天兩地而倚數此明九六之本也
文言曰坤至靜而德方後得主有常
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乾體剛健貴乎純粹坤體柔順貴乎剛方使坤一
於柔而動不剛一於靜而德不方則違牝馬之貞
昧坤順之義故柔者坤之體剛者坤之用靜者坤

之性方者坤之德用根於體而德出於性以此待
陽之倡則後得主而有常以此承天之施則含萬
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言其不止於順也必順中
者健然後足以承天而行時行時行者承天而行
發者從事而發則知坤之行以承天而時行非如
乾之行健不息也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
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
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
善惡之積非朝夕之故慶殃之來非

所由來者漸矣故積善而成君子之道有時而消矣然一陽氣剝盡而純陰象之然陰氣決盡而爲乾則陽象之又陽復出而爲震者餘慶之不泯也積惡而爲小人易以陰象之然陰氣決盡而爲乾則小人之道有時而亡矣然一陰既始而爲巽者餘殃之猶在也善積於前慶鍾於後惡積於身禍及子孫天道好還事理必至猶陰之始凝順而長之則至堅冰矣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惟正故直惟義故方直以言六二之正方以言六

二之義然先言正義而後言敬義者蓋地道貴正故以正言之君子體坤之正必敬以直內然後不流於邪僻所以爲正也君子體坤之義斯度宜以方外然後不捨已以狥外所以爲義也敬義並立而德不孤則其直方之理大矣以之遇事則皆其涵養者爲有素又豈待習而能何不利之有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卽曰陽知其始而亨其成陰效其法而終其勞六
三含章不曜不居其成乃人臣所當然曰地道也
妻道也臣道也知斯三者之義則知地道當無自
專以居其成有代終以任其勞而已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
譽蓋言謹也
天地交通則聖人出而萬物咸亨天地不交則賢
人隱而萬物閉塞蓋互文以見義天地變化則微
而草木莫不蕃殖況其大者乎天地閉塞則大而
賢人尚且隱遯況其小者乎君子於此身隱而名

不彰所以遠害也乾之初九龍德而隱者以陽尚
微坤之六四臣道而隱大盛君子之隱賢
隨時而已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
於事業美之至也
黃言色之美黃中者美在其中也中有至美斯能
達通順之理而無所蔽故能正大臣之位而無僭
上之嫌居大臣之體無侵君之失有諸中而形諸
外故暢於四支發於事業而不可揜豈不爲美之
至哉

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元黃者天地之雜也天元而地黃

疑似也隱盛則似陽勢盛體敵其終必戰爲其嫌於無陽也故稱龍以正其名猶未離乎陰之類也故稱血以示其傷曰元黃者天地尚雜陰陽未辨也及元黃既判則如天冠地屨之不侔豈可得而雜哉故天元而地黃

震下
坎上

乾坤之後繼以屯蒙者屯爲人道之始必立之君

蒙爲人之幼穉必立之師君子之任與天地竝此
屯蒙所以繼乾坤之後也天地旣判以造化之權
付之三男故屯以震坎艮成卦長男與中男用事也
蒙以坎艮成卦中男與少男用事也自乾坤而下
卦之備坎體者六震主長子之器艮處少男之位
而居中用事極天下之至勞者惟坎而已此一六
所以爲水數天地造化於此而分君子經綸由茲
而始也鄰堯夫曰天向一中分造化人於心上起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蕃屏王室建侯雖異而所以爲利則一也屯豫建侯皆有震體

象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坤一索於乾而得震故曰始交再索於乾而得坎故曰難生此乾坤之剛柔始交也以六爻言之九五之剛柔始交乎六二之柔乃有乘剛之難此二五之剛柔始交也大凡陽氣困於陰盛之時君子處於小人未退之際皆爲屯世也六子之序震爲長子而坎次之屯之爲卦震在下而

當息君雖付於諸侯而其心未嘗寧故人君之康
屯不必親往而後有功建侯以代之而已雷雨之
動其氣已滿盈乎天地之間物雖未生而已有奮
發之意天造之始雖尚草昧而已有黎齊之理人
君當草創之始紀綱法度猶未遑立聲明文物猶
未大備宜建侯以助安民而不自安也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乾坤天地不自任其勞付其用於震坎此雲雷所以爲
亨屯之象也然雲布於上雷動於下雖未成澤而
震動細縕之氣已有解散之理此天下所以有待

乎君子之經綸之大抵起於一心惟因性循理無汨
其序則有條而不紊矣易以坎爲水爲雨爲泉言
其功已及乎物惟屯施未行需須有待獨爲雲象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
貴下賤大得民也
磐言其安桓言其威壯當屯之時弱者不能自
立必依於强以有立初以陽剛在下衆心所恃以
爲安者磐桓居貞而不敢輕動然屯難方興非衆
建諸侯以爲助豈能獨濟乎故繇言勿用有攸往
爻言利居貞卽此意也方天地肇判君臣未立鹿

豕荂狉狉草木榛榛斯民趍走不足以避利害羽毛不足以禦風寒爪牙不足以充嗜欲必求其強且大者而庇焉此后王君公所由立也故聖人推本建侯之義既言於卦又言於爻之初九雖在下然繼乾坤之後居屯難之始濟屯之書實在乎此則知初之所以磐桓者志於行正而已行正能以一陽之貴下二陰之賤實爲卦主故建侯之者出於屯中也易以陽爲貴陰爲賤初斯民於屯難之中也易以陽爲貴陰爲賤初九雖辭與彖孟子曰得乎丘民而爲天子泥於大得民象坤爲衆爲土震爲長子有得民之象不易互體辭不易互體

乎初雖非君位而能大得平民則有君道矣民捨此將安歸乎初九以貴下賤而大得乎民九五以剛居尊而尤屯其膏民心無常撫我則后是知屯之九五不取君位子見

周之盛德邪於此可見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反常也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反常也

六二當屯邅之時上應於五乘馬班如而不進者以其迫近於初九之爲婚媾而陽剛然初九非爲己之寇難乃欲與之爲婚媾而六二守正無與之字育之理

必至十年天地之數周而屯難之數極知五之不可與有爲乃與初有王肯之功聖人揆謂六二之難以其乘初九之剛而迫近之始則守正不字至於十年乃字者反經而合乎道也故曰五字者反常此箕子佯狂爲奴卒爲武王陳洪範之象

六三即鹿無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象曰即鹿無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六三以柔居剛不中不正處屯難之時居震動之極所得而不虞後患陰性晦昧不知撙主而從之猶人之即鹿欲動於中見昏於外但入于山

林草莽之中迷惑失道而已果何益哉大若君子見幾而作以其往必有所各不如舍之爲愈六三既有往各之戒又有君子幾不如舍之辭者何也蓋自三至五互體艮艮爲山有林中之象又爲止有止之象君子於此則見幾而作小人於此則往各而窮惟其所擇而已往則必各各猶不改必至於窮各者有過而憚改之意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

四與初爲正應初震體爲馬四乘之猶

班如而不進者必待求而後應也孟子曰仕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六四待求而往故其往則吉無不利蓋往與屯其膏之主以從大得民之君非見幾之明能舍屯其膏之主以從大得民之君非見幾之明能屯之功以宏濟斯民則舉天下皆蒙其利矣六四如是乎此爻有微子去之象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九五以剛居尊處屯難之時既不能衆建諸侯與天下同其利而使初九磐桓居貞以得民於下又不能親附大臣咨以輔佐而使六四乘馬班如以

往應於初上下之情不通而德澤不加於民此屯
其膏之象也小而爲一國之主不侵君以得民以
此爲貞則凶豈不有乖義處屯難之象乎於大亨貞之義處屯難之
中不能宏濟博施以拯斯民又何光大之有坎爲
雲而未雨有屯其膏之象此爻象殷之末世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二之班如待時而字四之班如待求而往上之班
如果何時耶處屯難之極近屯膏之主是難泣血
漣如以待殺其身而已又何可長哉原
其設心爲已計則愚爲君計則忠有比于諫而死

之象坎爲薄蹄之馬上六乘之終無出險之期故
班如泣血言憂傷之深連如言
其續出而不止又乘馬班如欲應六三卽鹿無虞
非才而妄動之小人至於泣血連如何可長也

坎下
艮上

古之學者必有師而盛德之君亦尊道德而師之
堯學於君疇舜學於務成昭禹學於西王國湯學
於伊尹武王學於尚父成王學於周公皆以萬乘
之君而學於其臣者也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

告利貞
蒙雖幼稺有可亨之理蒙之所以亨者非我求彼
必待童蒙求乎我則有可亨之理使其不求而不
告之猶不告也我指九二而言童蒙指六五而言五艮體艮爲
少男童蒙之象也我者以道自任之辭周召告成
王皆以位則子臣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與我友筮所以決疑蒙之求
之至於再三則其志不專宜其不告也然不告之

告乃所以深告之也利貞者教者學者皆利乎貞
象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山下有險止蒙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山在前而其下有險人之情見險必止蒙之象也
然險而止者乃所以求人之情見險必止蒙之象也
道必求其所亨通之地而道達之則蒙者亨矣得
其時中則蒙無所不亨亦當其可之謂時適其時
之謂中志應者彼求則有志我應之是應其志也

如彼無其志我求以發之彼豈應哉人以精意求
決於我如初筮於神是可告也剛中者誠實不變
也初筮告猶不告也如是則非惟我之心至于再三則雖告猶不告也如是則非惟
蒙瀆我而我亦瀆蒙矣蒙至於瀆則適以滋其蒙
爾瀆猶永之汗瀆久而益滋故瀆有滋意洪範休
咎之證曰聖時風若是知蒙常風若是蒙者聖之反
蒙之與聖在乎養不養之間爾蒙以養正如至大
至剛以直養而無害之意加以一毫人爲則非養
正之義於童蒙之初而養其正則渾然天理而不

汨於人爲茲乃作聖之功用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大象坎體言泉惟蒙一卦泉出於山達於江河放乎四海混混然不捨晝夜其孰能禦之君子養源而進成章而達必果其行育德之間及其盈科而進之象也

勿使或壅育其德勿使易涸此有本者如是果行育德其終不至於聖不止也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初六陰柔微而在下倥侗顓蒙愚而無知者也將

以開發其蒙利用正法以爲之儀刑如刑于寡妻刑于四海之刑所以儀刑之者特用以說其桎梏發蒙之道止於如是不可過爾過是以往則吝蓋發蒙之道正規矩典刑如朴作教刑以示之一說刑如則非也桎梏此說爲優乃是發蒙之具若以爲刑殺則

顏次仲以爲昏蒙之桎梏此說爲優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九二陽剛誠實爲享蒙之主以我之有餘包蒙之不足蒙指六五童蒙而言九二剛中與六五爲正應其所以包蒙而獲吉者必待六五謙虛以下於

我如人之納婦先備六禮以下之此納婦之義也
人君以禮而下於我致謙以尊乎道此九二包蒙
之吉由六五能盡納婦之禮而有是吉也則爲之
臣子者始得以負荷其國家之事由其剛柔交接
而然也如湯幣三聘伊尹學焉而後伊尹然後伊尹
得以任天下之重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象曰勿用取
女行不順也
學者之義當謹其所從六三於上九正應之於六三非應也然剛
强不率非所當從九二之

爲亨蒙之主義之與比六三不中不正不能樸義
而從之猶女子之有行也苟見剛强之丈夫遂委已
而從之其所守不正所行不順果何所利哉益捨
九二亨蒙之主而從上九之正應然上九剛强不
率在所當捨苟徃而應之其行若順而實不順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學者之從師猶陰之順陽月之承日也故以虛從
實則有益六四困而不學不能資誠實之賢以啓
迪其心則愚斯爲下矣吝而又乘承皆陰故有獨遠實之意
六四無應

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困而不學者困蒙也謙虛受益者童蒙也

君自處以寡昧退托於未明聰明睿智守之以愚

富有四海守之以謙舉天下卷善寸長悉歸諸己

江海所以王百谷者以其能下也九五屈至尊而

學於九二之臣則不拔以童蒙自

處則不拔長矣有尊道貴德之誠則不拔賢夫如

是則誰不輕千里而樂告之以善道順以巽者蓋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

也

上九過剛而處一卦之上昏蒙之極者也方且强梗而不率怙終而不悛如舜之有苗周公之三監孔子之少正卯在所當擊而不容怒非初六正法之所能化也火炎崑岡玉石俱焚爲寇也殲厥渠魁脅從罔治禦寇也去其强梗不率之上九則上下斯服從其教而無不順矣

天一生水所以爲造化之始乾坎氣交所以致造化之邮堯夫曰水天無應不成需卽此意也乾

下坎上爲需所以象人君下其臣同心相需以成
事功也彖傳以道也蒙以待宵師也蒙以合臣鄰人主能尊尚師
傳以道問學又能需臣鄰以成事功則天下之治
以次而舉此需所以次蒙卦之六畫坎中一陽有
□三陽之意六四一陰有阻三陽之意上六一陰
有退避三陽之意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君臣相需以誠意交孚爲先故以有孚爲本中充
是有孚至於光明盛大則亨貞固守此則吉武王
日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心德既同何難不濟

是知有孚乃相需之本涉川乃相需之功

象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

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人情處平夷則舒緩遇險阻則危懼蓋投戈散地則六親不能相保同舟而濟則胡越何患異心詩曰人涉卬否卬須我友是知人之涉難必相須以濟也方坎險在前必有所待是人情危懼之時也又有乾體剛健之材何向不濟故知險而能有所待是則雖處險難之際而待則非險之所能陷也如是則雖處險難之際而

無困窮之理需所以能盡有孚光亨貞吉之義者
九五之君位乎天位以濟不先時
而起不後時而趨適其中故曰正此需所以涉大川
而利往則必有功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雲上於天萬物所需君子宴樂天下所需君子飲
食宴樂豈尸位素餐哉必施其澤於民而後已文
武燕朋友故舊成王燕羣臣嘉賓其飲食宴樂者
皆所以合其歡而盡其心也蓋無事而定交然後
有事則可以相助無難而好合然後有難可與共

濟此飲食宴樂之義

初九需于郊利用恆无咎象曰需于郊利用恆无咎未失常也

人情將有所爲必有所需三陽在下同心而進以五之援聖人不慮其不能濟而慮其憂於濟爲九五之援聖人不慮其不能濟而慮其憂於濟也故戒之曰利用恆無咎利用恆者處之若無也夫可濟而不濟則爲失時未可濟而求濟則爲躁進郊者遠於險之地也雖去險尚遠而先事以待之此需于郊之義也惟先事以爲之備而又能鎮靜持重以乘時雍容暇豫以應變酬酢有裕而不

失其常何至於犯難而行哉蓋初九以剛健之材
遇險難未能遽進而郊以待之可謂臨事而懼
先事而防者矣惟處之方作而需于郊若無而不失其常所以成
其功於後日也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
小有言以中吉終也

沙近水而能制水九二剛中近險而能制險二陽
上進陰據其位猶未退聽雖小有言君子不之恤
也蓋君子寧受小人之怒而不寧貽國家之患九
二以剛居中優游寬衍而得制險之道今雖有言

終必獲吉故君子於此要其終不計其始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謹不敗也

泥者水之瀕九三與坎爲鄰故稱泥之瀕險之地與三陽相須以濟險寇我之來之下坎爲盜故有寇盜之象致如春秋致師之致

九三居瀕災難在外而能敬謹於內合由已致亦臨事而懼之意象言剛健而不陷正指三陽同心協力庶可保其不敗不言有功僅言不敗

不敗者乾體剛健尤戒躁進苟不敬謹以待之一

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晁錯之削七國庾亮之召蘇
峻未必皆非而幾至顛躓寡謀徒致
寇至而不知敬謹之義乎

六四需于血順以聽也

六四一陰居三陽之上以阻其進然三陽與九五
同心相需以濟險非六四之所能阻也及三陽並
進一陰不足以敵之而爲之所傷然後下從初九
順以聽乎君子之命故雖有需于血之傷而不至
於大凶血者陰之傷也蓋小人失勢然後聽命於
君子雖得志而不害乎小人此爻曲盡君子

小人之情狀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九五倚三陽之助成濟險之功能以飲食宴樂固結羣賢之心而不昵比平六四之一陰其爲貞吉之志相投以道相與交孚無間可知矣君臣上下以志相投以道相與交孚無間如鹿鳴之燕羣臣嘉賓成王之燕及朋友非君臣上下酒淫佚之比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又酒所以養陰中正所以養陽食所以養陰中正所以養心九五位乎天位以應天下之求養於君安得人人而所俟需于酒食象天下之求養於君安得人人而

給之但以中正之德應天下之需而已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需卦二陰皆爲險者也四以君子爲可敬故安而入于穴穴者陰出自内所安也三陽相需上行有不速之象而上六類之所以待之是能棄小人之類以從君子豈不以吉敬以待之故雖以不仁而至於大失也蓋君子之心但得其終乎故需在高位而君子無已甚之心猶得以入于穴而未嘗有無小人之心但得其人固無兩立之勢而未嘗有無小人

不妨賢不擅命退處於無用之地使君子小人兩得其所而已是知小人各爲身謀故臨難不暇相救君子存心以恕雖得志不爲已甚此所以有君子小人之辨以上六之未大失校六四之需于血矣

坎下
乾上

需訟皆以乾坎爲體需則情親訟則情乖交不交之故乾坎之氣交通成和則爲需不交而爭造化且爾況於人乎屯必有蒙者因人之生而後教也需必有訟者因情之親而後乖也是

知易卦之序皆本造化自然之理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需訟卦辭皆首言有孚者需非孚則無功訟非孚則理窒者抑塞而無所伸惕者戒謹而有所懼得中吉終凶當人情乖爭之時得中而止則吉終極其事則凶利見大人以辨曲直不利涉大川則舟中之人皆敵國也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同患難以終利見大人以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能免於陷溺乎

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天下之情健而不險則不生訟險而不健則不能訟今坎也乾剛於上坎險於下上剛則有陵下之心險則有陷上之意險而遇健訟之所由起也訟有孚窒惕中吉者九五一剛自乾而來得中而不過如人之訟以剛而來得中則止而不狃於爭矣君子之於小人中國之於夷狄小而刑獄大而甲兵皆訟也訟無曲直怙終必凶國無小大好戰必危故老子以佳兵爲不詳之器者知訟之不可成也五大人尚中正之理以聽天下之訟故利見

大人以平其曲直若以此而涉險難則人情乖違
互相擠軋必淪于深淵而後已何所利哉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天下之情其終於乖者未有不始於同者乾位乎亥
坎位乎子乾坎同宮其本同也及其行則天上浮
而水就下天西傾而水東注動輒相違而不相合
君子觀天水違行之象則知訟之所由起故作事
謀始則可以息爭訟之端是知天水終違所以有
訟作事謀始所以無訟也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

長也雖小有言其辨明也

在易他卦初與四二與五三與上皆相應處訟之時人情乖隔則向之相應者反而爲訟矣初六材卑質柔不勝其位不能訟者也九四特剛陵已初不得已一與之辨不永其所事但小有言而已當訟之時雖小有言而不永其事豈不以吉終乎終吉固異乎終凶然猶待辨而後明不若不爭而自勝之爲愈也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九二以剛爲險之主二以剛爲險之主二九五以剛爲健之主二者角立而在下訟上非惟力不能勝義亦不克也其不相下所以有訟然乾爲君而在下訟上自下訟上則過患之至自已取之易窴而去之蓋九二以臣訟君則人之逃已亦無足怪目疾曰眚無謂邑人之逃已爲所見之不明也九二剛來而文於坤坤爲邑人三百戶懼禍患及故歸而其邑人皆逋逃已爲土爲邑邑邑人三百戶本乾體之所有而九二特以剛爲險以爭之理既不順勢又不敵此邑人所以逋窴也

也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象曰或從上吉也

凡訟皆生於貪貪則不足於舊故無涯之欲何時而饜不安分守已以食其舊德必貪人之功以爲已功冒人所有以爲已有倖得躁求以至於訟六三柔居剛材不勝位爭不能訟者也故處訟之時不能食其所素有而爭爲勝舊德者先人之餘人以爭訟爲能已以不爭爲勝舊德者先人之餘澤也上九以剛陵已乃能食其所素有而不與之爭貞者固守其正也厲者惕若自危也斯可保其

以吉終矣至於或從王事則不敢貪天之功以爲已有無所成者不以成功自居也從上則異於訟上終吉則異於終凶六三一爻在他卦則爲不中不正在訟則爲不爭善勝易之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也如此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二與五皆爲敵自下訟上勢不順也四與初爲敵情理不直也故皆有不克訟之辭況初之辨剛陵下理雖欲以剛陵之亦無與之爭者苟知其理

之不克反而安於義命之常一變其好爭陵下之舊習而安夫此理之正則吉矣四之恃剛以陵下本有失也能安貞則不失矣

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九五大人爲聽訟之主崇至仁以銷獷戾之習尚中正以公聽斷之衡善者聞風而自化惡者見非而不爲文王遜畔遜路之俗成而訟息於虞芮豈非無訟之道乎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上九以剛處上健訟之極六三從上而不爭故上
九則以訟而受其服或錫者或者之辭所錫與非以
義得之也得以不義失之亦然故終朝之間而奪
之者三鞶帶如左傳莊公二十一年鄭伯享王王
以后之鞶鑒之遺服也鄭氏注云鞶帶而以鑒爲飾今
西方羌胡爲然古之遺服也鄭伯有功於王而後
王以此賜之所以旌其功今鞶帶不出於君錫而
出於或錫也不以功受而以訟受命服以章有德
九四特剛陵下苟能安貞猶可獲吉上九以訟受

服雖或三褫僅不足敬惟九二自下訟上犯義命之大戒禍患之至皆所自取何所逃於天地之間哉

坎下
坤上

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卦上體坤互體亦坤坤爲衆衆不謂之師可師法也九二以一陽統五陰爲卦之主自律而下有五人爲伍之象初六一陰在後有後殿二至上有五人爲伍之象積伍而卒旅軍師而兵法所由起是之象積伍兩以至於萬自有成象故聖人聖而寓於卦畫之

間

師貞丈人吉无咎

師以貞爲本丈人老成有德者之稱九二坎中之陽爲卦主之象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老成有德律度所自出人君任之人以帥師則有吉而無咎矣

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師衆也貞正也不恃其衆而恃其正以我之正而正人之不正則民心歸往而可以王矣剛中而應

行險而順者九二剛中之將有應於六五之君則其委任必專坎爲險坤爲順出民於萬死中非險乎然行險而順乎民心雖以此毒民民從之者知其毒我者乃所以全乎我也如一生之詩說以使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毒則民之從也可知毒如東山以壽攻毒孟子曰若藥弗瞑眩疾弗瘳瞑眩所以瘳其疾故雖毒天下而民從之也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地中有水見地不見水在兵寓於民見民不見兵此

古者井田之法寓兵於農之象容民畜衆者容其
民於無事之時而畜其衆以爲有事之備也又容
民如地中有水含容而無不包蓄衆如水之在地
中藴蓄而不可見
中藴蓄而不可見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也凶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出以陰居陽不正也師以貞爲本故於此明師
度而後出師使師出而不以律雖善戰猶凶況不
善乎如程不識軍行必正部曲擊刀斗而所向輒無
犯李廣極簡易無紀律雖號飛將軍而所向輒無

功蓋善戰者有時而敗紀律法度所以保其不敗也律謂正其紀律使坐作進退皆有常法周禮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若師有功則左執律蓋示其師出以律之意初六師之始故言出師之法上六師之終故言賞功之道所謂初上者本末也於此可見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九二以一陽統四陰在下有五人爲伍之象此伍師之道當以閫外之權寄之兩軍師所從起也行於下

大將九二雖處人三之位實爲一卦之主蓋處大將之任不可以不剛剛而至於過則貪功倖勝殘民以逞非保國之將也吉九二剛得其中可進則進不必其退或攻或守皆不失其中斯可以吉而無咎如楚子玉剛而無禮所以有城濮之敗人君能任夫在師中吉之賢乃所以承上天寵綏四方之意王三錫命于剛中之賢是乃所以懷保萬邦之民也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輿衆也尸主也將貴專而不貴衆若不專任賢將

而以衆主之則政出多門號令不一兵雖未戰而敗徵已見矣其能有功乎春秋以師無功爲敗績如遷延之役邲之戰皆以輿尸取凶是也

剛處九二之上如或任之使衆主其事適以取凶而已

六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老子曰君子居則貴其左用兵則貴其右者以勇士爲車右則左爲不用明矣春秋謂師再宿爲次於無用之地也用兵與其躁進以取敗寧若左次而無咎六四陰柔無剛果之材然以陰

居陰亦有貞正之義左次而不輕動雖無非常可喜之功亦不至於失其常度春秋鄋瞞侵魯臧孫許求公治之功亦不至於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使鞏朔韓穿帥師七覆于敖前故上軍敗則持重而左次雖未有功亦可保其無咎夫帥師而左次類於逗遛而不進疑有咎也然勢未可進而舍止焉乃古四左次雖未失其故常又何咎之有九二在行師中吉無咎六五之次也

抑九二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師貴乎有將貴乎專制執言者奉辭伐罪也古者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所以除民害也興師以討有罪則禽者罪人斯得也六五陰柔之君慮其擇將之不一精任將之不精任將之不一則政出多門號令不一取敗既使大將帥師又使偏裨衆主之則進退之中若使諸將衆主之則其任使不當矣春秋郯之敗由任使不當也而退得進退之中吉見而可進知難而退可以中行者九二在師中吉見而可進知難而退可以中行者九二在師中吉見而可進知難而退可以中行者九二在師

輿尸所以無功也長子指九二而言弟子指六三而言聖人於二爻既明示其吉凶之戒復於六五總言長子帥師弟子輿尸之義益人君之出師自任將帥之外無餘事故詳複言之使知懼也自二至四互體震震爲長子坎爲中男有弟子之象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當用師之後人君策勳而命賞大者開國而爲侯小者承家而爲大夫豈容小人得厠其間亂生乎如用之而有功必爲他日亂邦之本武王大

封皆錫予善人晉荀吳寧不伐鼓而不使餽閒倫

坤下
坎上

有功旣濟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師以斎衆比以聯民古者兵民一致居則爲比閭

族黨出則爲伍兩軍師故比與師反對師以行險

比以安居下體坤互體坤亦坤四方有土之君北面

以比于一人之象九五南面而立奄有坤土上六

昏迷獨後其君安得不凶一陽統四陰於上亦有

五家爲比之象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比之所以吉者必擇元永貞之君而比之斯可無咎以吉者也如周禮蠶之原蒙之初筮再筮也如周禮蠶之原筮在乎詳審元永貞者體元居正而有常者也原筮而得元永貞之君以比之斯可無咎不寧之方莫不來比以求安一夫獨後則凶又易以夫象君人臣而後其君安得不凶後漢建武二十三年初哀牢夷未嘗交通中國其王賢栗遣兵擊鹿茅鹿茅人弱爲所禽獲於是南風飄起水爲逆流哀牢衆溺死夜虎復出而食之餘衆驚賢栗曰我曹入邊塞自古有之今攻鹿茅輒被天誅中

國其有聖帝乎天祐助之何其明也後四歲賢栗
等遂率種人詣降求内屬此不寧方來也光武初
興公孫述據蜀隗囂據隴底其後皆爲漢所滅此
象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
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比之所以吉者如輔車相依脣齒相附在下者莫
不順從天下所以原筮元永貞之君而比之者以
其能制義於上故不寧之方去彼之天而爲下所比下知其德之可

親而比之此上下所以相應也一夫獨後則凶
象曰地上有水比之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水能親親地地不能自親親乎水君能親民民不能自
親乎人君此地上有水比之象先王德澤欲其下
流恩波欲其滲漉衆建萬國使之絲繩牽聯總合
乎上一人之勢不能徧親乎天下之民故親諸侯
而使之推君德澤以致之民是則親諸侯乃所以
親民也易大象凡言先王者皆推原其始而言之
古者大封以建萬國大賓以親諸侯比以一陽統
四陰有五家爲比之象積比閭族黨州鄉而建邦

設都此萬國所由建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象曰比
之初六有他吉也
君子之於天下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初六本
無應於二然處比之時惟義是比何拘乎應但來
其有孚者而比之六二中正有孚者也初六由近
而比之捨六四之應而近比乎二若有咎也以
無咎始雖陰虛由能比中正之賢斯有以致盈缶
之實缶者虛中有容之器也初六近比乎二以比乎五是他人之應

亦爲己之應他人之善亦爲己之善此爲有他吉也象舉比之初六而言者以初六處比之時不拘於應所以有他吉也

六二比之自内貞吉象曰比之自内亦不自失也

比不拘乎應六二以正應自内而比乎五若私而非私也蓋九五以中正之德爲天下所比六二雖自内而比之亦爲正而獲吉夫拘正應而比之若自失也雖有應而不失其中正故亦不自失

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六三拘應而比上六無首之凶是比之非其人也

亦可傷矣傷之一字凶悔吝不足以盡之
六四外比之貞吉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四之應本在初然初六不內拘初六之應而外比乎九五之賢若非
正乃所以爲正蓋陰虛不足比也能撙義而
從乎上何吉如之六三不中不正不能比賢六四
雖柔而正故能撙賢而比之蓋惟賢在下而順
者雖有賢不比也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象曰顯比
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

中也

顯比者其德顯著爲天下所比顯比而不私其應
如昭我周王見休之意民之順從者聽之其不從
者不强也三驅者王田則說驅逆之車驅逆而來者不殺周禮王田
迎我而來者向順之心也故前禽義所
者舍其逆我而取其有向順之前禽義所
當失邑人雖近而不私於告誡位猶居也九五居
上示以正中之德如日之方中四方萬里莫不咸
仰舍逆取順則前禽在所當失邑人不誡則近者
無所泄所以使天下而歸之中也又位正中也謂

九五處於上不私六二之正應不豢邇不忘遠正得其處於中而無輕重厚薄之私也

上六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君爲元首上六處一卦之上而後其君是無首也安得不凶如禹之防風氏周之商奄四國皆比之無首者也其能有終乎

乾坤定上下

巽上下

乾坤肇判屯象物之始生蒙象人之幼穉需以濟難訟以息爭師以用衆比以聯之分立矣需以濟難訟以息爭師以用衆比以聯之然無禮義則上下亂故小畜民而畜之典王之業成矣然無禮義則上下亂故小畜

明事君之義履以定尊卑之禮自乾坤而後凡十
卦然後經綸之業成十卦三百八十四爻以正
陽皆以剛制人主之非心耶念然不若六四以正
道柔行巽入於其心所以□畜君之義而為一卦
之主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小畜以臣畜君大畜以君畜臣以小畜大故以小
畜名卦孟子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人臣能
畜君而納之於善道此小畜所以亨也密雲不雨
自我西郊以象君臣之情未通故膏澤不下於民

密雲所以致雨也今爲兌偏於陰而未交乎陽所以不雨必進也西郊爲兌則陰陽交通成和雲行雨施而膏澤下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於民矣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卦以六四爲主六四以正道而居大臣之位上下五陽皆有求應之心此小畜之義也然異而不健則懦而不能强諫宮之奇是也健而不巽則剛復犯上鬻拳舟是也必健以犯顏而巽以入

之剛以有守而中以濟之然後畜君之志行矣此臣之志所以亨也密雲不雨以其自我西郊也畜君所以亨也君子貴其往而交乎乾乾位西偏於陰安能致雨貴其往而交乎陽和則雨矣占雨之法乾爲天門巽爲地戶陰也朝看東南東南巽位爲地戶陰也故雨暮看西北西北乾位爲天門陽也暮屬陰而西北有雲是陰氣之乎陽有雲是陽氣交乎陰也故雨若夫密雲自我西郊而不交乎陽則豈能成致雨之功故曰密雲不雨尚往也往則進而交乎乾陰陽交通君臣道合膏澤下於民矣若夫自

西郊則其施猶未行亦與人臣自專之意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傳曰大虛無礙大氣舉之此風行天上之義蓋虛
氣生風故風行天上是天爲風所畜也以天之剛
健而爲風之柔巽所畜象君子有剛健之資當懿
美之以文德驟括其身於道德之中則不盛氣以
陵物不悖戾以犯上而剛健者於是乎全矣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初九以陽居陽象人臣以剛正之道畜君於其始
也當非心邪念之未萌而復之於道使過咎之不

形畜君之義於是爲善格君心之非是也

九二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牽復者非心邪念之已萌牽之而使復猶不失爲畜君之善蓋牽復而在中則無過剛不巽之嫌猶不至於自失也若牽復而過其中則非惟不能納其君於善道且將有失如太甲既立不明桐宮思憂而能處仁遷義是也比初九則大吉有閒矣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九三過行不中强以繩墨法度節制其君徒健而不巽則諫行不中强以繩墨法度節制其君徒健而不巽則諫之不入如輿之說輻則不能載上而行夫妻側目而相視則不能正其室家乾伏坤坤爲大輿自三至五互體離伏坎坎爲夫離爲婦爲目巽爲多白眼有夫妻反目之象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六四一陰爲卦之主而交孚無間然後傷我者去而惕懼者出矣斯可以免咎血者陰之傷也離伏坎坎爲血卦上君使之君臣之間志同道合則諫行言聽而膏澤

下於民矣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九五推誠以交孚其臣攣如者視爲一體也鄰如欽四鄰之鄰以其近乎人主其交孚無間故道義之宜皆臣鄰之書所謂欽四鄰者由其交孚無間故道義之宜皆臣鄰之以其鄰者由其交孚無間故道義之宜皆臣鄰之助使臣鄰之德資之以進矣同體謂之攣如異體謂之交如此其別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積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當畜君之功未成則以往爲尚及畜君之功既成則以征爲凶上九處一卦之上畜君之道也如范蠡扁舟五湖張良從赤松子遊之類於此而不知止則必危而前功盡廢矣君子於此所尚者用德以載其君推數之極玩物之理不可復進進則以疑取凶畜君之義雖貞亦危況不貞乎

月幾望猶可保其盈若既望則敵日而虧矣君子君之義終矣

履卦自乾而來以九三變而爲六三則乾變而爲
履所謂禮由陰作也故履爲禮而以履
九五乾君有虎之象由初至四自後而見
虎尾之危初九剛而守正居易以俟命
得中履道以安常爻皆無履虎尾之辭
不正履虎尾見咥九四以剛處柔履危而知懼上
九周旋無虧而元吉在上可不謹於禮乎
履虎尾不咥人亨

彖曰履柔履剛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初九素履往無咎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九五夬履貞厲

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危能以禮包周身之防則雖蹈危機而不陷矣
象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
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聖人制禮以和柔天下之心凡天下至剛者皆爲
禮所屈此柔履剛說應健之義也故在下者安於
下而在上者安於上而有不可犯有不敢校之心
之勢上下之分一定而無犯禮之思雖履虎尾而
不見其剛皆不過乎中正雖履帝位之尊而不爲
不見咥所以亨也使後爲君而居尊以臨下動皆由
禮則其剛皆不過乎中正雖履帝位之尊而不爲
尊位之所疚此其德所以光明也又人之應世不

出於柔必出於剛人以剛健陵我而我以柔說應
之是雖履虎尾而不咥人亨若夫以剛應物而不
過乎中正雖履帝位之尊而不爲其所病而其德
愈光明盛大而不可揜六十四卦惟此言帝位者
所以辨上下之分也乾健也疚病也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上天則極其尊下地則極其畏極其畏自天子之尊以至
於一命之士猶天尊地畏之遠邈然其畏之界之遼邈然其下猶有輿
臺皂隸之屬於地之下猶有澤於畏之中猶有極
其卑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履之辨分其嚴若此

故象言天澤而不言天地也君子觀
之辨而定民志使之安其分而無
尾咥人之患矣

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行獨行
願也

初九以剛守正動皆由禮安於義人
其分守又焉往而有咎哉獨行願者
願乎膏梁令聞廣譽施諸身而不
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

九二以剛得中所履在道而無行險徼倖之心所以有坦坦之安而無履虎之危爻亦無履虎尾之辭幽人貞吉者守其志節而不爲勢利之所移安於幽獨而不爲紛華之所誘久幽而不改其操斯能貞固而獲吉中不自亂者在我有一定之守而不冒没於富貴貪慕乎利祿人能安分守道如此又安有履虎尾之危哉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

六三以柔履剛而無中正之守不能以說而應乎
乾果於犯上勇於作亂有兌之九五剛嚴在上有虎之威
六三自後而履其尾不度德量力而有覬覦之念
猶人之眇其目而自謂能視不知其明者幾何跛
其足而自謂能履不知其行者幾何此所以履虎
尾而不免咥人之凶六三處諸侯之位赴赴武夫
爲天子干城可也欲爲大君不可爲其才柔而志
則剛好勇而無禮昧說而應乎乾之義或問六三
爲卦之主象辭吉兩爻辭凶何也蓋象總言乎柔
履剛之義爻指言六三之行險徼倖而不能盡乎

此理之爻象之辭互相發明自二至四互體有離離爲目爲牝爲股兌爲折之有眇能視之象自三至五互體有巽巽爲股兌爲折之有跛能履之象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九四以剛履柔居近君之位處人臣所難處之地故謂之嬰龍鱗易象以履虎尾同此意也文王嘗體此以免商紂之難蓋有犯無隱者人臣事君之志然視此若蹈虎尾涉春水之危愬愬者恐懼安之意故始雖危懼終必獲吉而事君之志不行矣

九五夬履貞厲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履錯對爲夬故其義旁通履以辨分上下以定
而此言夬履九五剛中正而履帝位帶病蓋貞則有不敢
民志貴乎剛果而有決使不知貞厲則有不敢
位之所病蓋貞則有不敢自私之意厲則有不敢
自安之心以此履帝位之尊斯不爲所疚而其德
有以當其位矣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履德之基也人之操履由下而至於上視所履於己考其
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履九二履道進至於上視所履於己考其

祥於天則其旋元吉可知旋者周旋無虧也必元
吉在上而後大有慶使九仞之山虧於一簣吾未
保其往也

周易上經傳卷第一

迪功郎福州福清縣尉李　舜舉　校正
迪功郎漳州龍溪縣尉李　熙績　編集

周易上經傳卷第二

宋　清源李　中正　伯謙　撰

䷊ 坤乾 下上

泰否雖有數而保泰之功實由聖人之言扳芽彙征二言中道用人四五君相同心以下賢三與上致無往不復與城復于隍之戒而大象復以財成輔相之功望人君後天地以成其能乾坤後閱十卦而後繼之以泰泰一變而爲否所謂十年成之而不足一朝毀之而有餘則保泰亨之治念亂居安思危乎

泰小往大來吉亨

大者小之主常欲小者之化而天下皆君子小者
大之賊常欲大者之去而天下皆小人故小者不
往則大者不來君子小人無竝立之理故也先言
往後言來者以在內爲主也吉者福也亨者嘉之
會也小往大來則天下之福而亨嘉之會自是始
矣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
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
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之際者蓋君子小人常對立於天下君子不能無小人亦猶陽之不能無陰也但能分別其類使君子在内據用事之權小人在外處無用之地君子小人不得以害君子君子小人而小人常以制小人而小人不得其所斯所以泰通而治矣

兩得其所斯所以泰通而治矣

以左右民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宜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六十四卦陰陽得其正而交泰而盡財成輔相之道者惟在泰一卦則天地交泰后之爲言後也聖人後天地而明聖人之能事也后之爲言後也聖人後天

先天地之理以全天地不全之功故於泰於復皆言后財與裁通古文多通用天地之道或太過則裁制輔相者蓋欲以其有餘天地之宜或不及則輔相其不足所以裁制輔相者蓋欲以左右斯民而歸之中也左之於其左則不偏於陽右之於其右則不偏於陰陰陽無所偏勝則斯民得以全其受中以生者矣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拔之於山林而薦之於宗廟然獲用者少而不用者常多故此爻以拔茅象君子之得時而類進鄭少梅曰稿於山林者茅之

分也蓋薦於宗廟者茅之幸也君子有潔白之德能爲可用而不能使人必其用亦有幸不幸存焉耳

初九一陽居卦之始進之象然天下之事非獨力所能濟必有君子始進與之同心協力以成泰亨之功志在外者謂三陽俱志於外以建立事功而不復如考槃之在澗自三至五互體震爲雷引其類而進進與之同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當泰亨之時君臣上下皆以中爲用有皇極之君

必有皇極之臣以大中之道收拾天下人材而用之苟不協極不罹咎亦自無一不在乎幷包兼容之內故荒穢不治者吾不責其荒而取其肆暴虎馮河者吾不畏其銳而喜其敢遠者不以踈而棄近者不以黨而私此其用人也一本乎大公之道而得尚乎中行之主少功其光大也宜矣聖人於九二之爻發明皇極用中之意蓋三陽引類而進此君子道長之時若夫小人之有材者其還可沮抑而不用乎是雖小人之有材者亦以公心而用之

斯有以壞其植散其羣益堅其爲君子之心則泰
亨之義治庶可長保矣此作易者之深意也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
有福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聖人得保泰之心常先事而爲之慮不待已至而後
圖之謹堅氷於泉寒之初懼有凶於剛長之日蓋
不欲苟一日之安而常爲萬世之慮也泰之九三
治之盛時也常人處此以爲畏
故當三陰之將復恭天下無有
平而不陂往而不復之理非艱貞其守則無以保

泰亨之功艱如周公之無逸也貞如成王之守成也如是則可以無咎而勿恤矣其孚于此則于以享泰亨之治而有福天地際者九三居天地交際之故聖人於此致無往不復之戒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中心願也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

翩翩者疾飛而下之貌六四處大臣之位謙恭以下賢故能用六四六五之君體不富者不自恃其道德之富也六五之君體帝乙歸妹之禮以下賢士君心同心不待告戒而後孚失實如

有若無實若虛之義君臣皆虛心以下賢而忘其
中之所有故曰皆失實不戒以孚者出於中心之
所願初又何待於戒而後孚乎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
也
六五以柔中之君而下從九二剛中之臣如帝乙
歸妹以王姬而下嫁於諸侯由尊以降卑自上而
下下之義也帝乙商紂之父也京房易傳載湯歸
妹之辭曰無以天子之貴而棄諸侯無以天子之
富而驕諸侯自成湯咸至于帝乙莫不體歸妹之

禮以下賢故能保商祀六百載亨泰之祉以獲
元吉小人之效不幸帝乙一傳而紂不能守商家執謙
下賢之禮棄賢殺諫比干剖心箕子囚奴故泰亨
之治一變而爲否作易聖人於六五之爻明帝乙
歸妹之義中以行願者與六二正應以皇極之道
用人不拘一格而行其致泰之願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象曰城復于
隍其命亂也
泰極必否循環之理也聖人推原其致否之由坤
土在上猶累土而爲城今頹於以下培城復于之象

也坤爲衆坤體將毀衆散民流勿用師之象也城復于隍則無金城湯池故曰勿用師雖有衆無所用之憑則雖軍不能受甲豈非勿用師之象乎城成而不修必圮而爲隍泰極而過中必反而爲否雖用師何益自邑告命則禮樂征伐不在天子而在大夫貞固不知變者之道也命亂則權移於下聖人推原泰變爲否之端皆自夫命亂者始

泰否雖有交不交之異而乾坤之體則純全而不
變恒天地有不動者存故不爲否泰所移人無不
動者存故爲否泰所易聖賢能得天地之不動者
斯可以
否之匪人一窮逼而玩否亡往小來
泰所以反而爲否者由用非其人以致之蓋治生
乎君子亂生乎小人卦不曰否而曰否之匪人則
其傷之之意可知小人得志常有不利君子之心
然君子當小人將爲不利之時惟固守其正斯可
以免於否恒貞者君子所恃以處乎否者也不利

作一桓雖讀謂時有不利而君子則無往而不貞匡人桓雖欲害孔子而孔子之聖則未嘗爲所害商紂特消長之常數爾君子惟貞夫一以待之而已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乃數之常至於上下不交而不修乎德

宗在奉天嘗引桑道茂之言而李泌言君相不當
言命正恐其諉之天數而忽人事而不修也天下
無邦者無綱紀文章責在君相而不在天數無邦
四夷交侵中國背叛小人在位君子在野不有君
子其能國乎否泰反其類故大小之往來陰陽之
柔剛君子小人之內外其辭反對不同曰內健外
而曰內柔外剛者內健外順以一身之泰而言內
柔外剛以小人之情狀而言聖人特借健順柔剛
以形容之爾內小人而外君子則小人在內而執
其權君子在外而居無用之地小人之道安得不

長君子之道安得不消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人之一身上下之氣不交非人道也況天地之氣
不交則其閉塞可知人能忍天下不可忍之窮斯
可辟天下不可辟之禍此儉德辟難之意不可榮
以祿則以義榮可也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象曰拔茅茹貞吉志在君
也
時乎而泰則拔茅而彙征征者進也時乎而否則
拔茅而彙貞貞者正固而自守也故否泰皆以拔

茅爲喻時有否泰君子無時而不吉此聖賢所以
玩否泰也若夫小人則利於否不利於泰而君子
之貞則安有不吉哉蓋無貞固自守之節則終於
否有貞固自守之節則可以吉其否也大抵貞則
貞固自守於否塞之時乃所以全其志節於事君
之日亦貞固自守之節斯可以吉其否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
也
君子處否之時能包小人而容之則小人亦承君
子而順之故君子小人各得其所而不相害則小

人在否而亨矣然大人固在否而亨亦何嘗亂於小人之羣哉唐李鄴輿監軍吐突承璀互相敬憚其後承璀非惟不中傷之且引之入相此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之義及李鄴至京師耻由宦者進固稱疾不拜此不亂羣也

觀之君子生於否之時抑何其不幸也

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小人當否而處高位其所以爲恃祿保身計者無非爲可羞可愧之行自以爲榮而不知其包藏羞愧千萬世之下則其榮也適所以爲羞也陳子

昂作大事之問爲二張滌溺器當時爲之以爲榮莫甚矣由今觀之榮耶羞耶小人德不當其位與患得患失之心重顧亦何所不至哉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上六命亂則泰反而爲否九四有命則否反而爲泰蓋君相造命而不言命人君之命即天之命也

命出於上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是之謂有命如是則舉天下之善類皆麗于祉福矣疇類也離麗也

天下之否則變否爲泰之志行矣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繫于苞桑象曰大人吉位正當也

九五有休美之德以息天下之否此大人之所以吉深戒前日否塞之爲可憂故其亡其亡之念不容釋管仲告桓公曰願君無忘在莒時唐太宗謂魏證曰公不得忘鮑叔牙之爲人也蓋人復病則死國復傾則亡否則亡否初休息漸以致泰豈可不戒其所遭之否而生慢易之心乎當以其亡在念不一而足而固其根本必如桑之苞可以固頹圮之其址苞者叢生也如是而後天下國家爲可保商高

宗漢光武之中興蓋知其亡之戒唐元宗憲宗忽之以致胡雛官者之亂休否之吉以其位正德當也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否極則泰上九否之極天運終矣人情厭矣物理窮則必反故否將傾而爲泰如決積水而傾之其勢甚順莫之能禦始也否極必求所以傾否之道則其先之否者乃所以致後日之喜也然否終則傾安有長久而不返乎此又聖人致戒之深意

人道尚同而閉塞之能無否乎否之者由用匪其
人而至於天地亦不交同人者由一氣之同推而
至於天地同人所以救否塞之患也
天輕清上浮而火性炎上此天火以氣同也天以
太陽下照人得之而爲火此天之所以與人同也
天之高高在上其道猶且下濟況人為萬物之生斯世其
可孤立以與人異乎乾坤而下至同人大有然後
其卦具離體所以明二七之火數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同人之道貴乎廣不貴乎狹貴乎公不貴乎私人

有求而同乎我則其同也以私而不以公
人于野則無所不同矣故妻孥之言多以私
田夫野叟之言苟有當乎理而契乎心至於
身而不能違是同人于野亨之義也人心苟同何
險阻之不濟若夫小人惟用其私意故所惡者雖
是而異所比者雖非而同蓋其心不正也故同人
之道惟利君子貞
象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
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
子正也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大凡剛則好異柔則尚同然柔而不得中則其與
人同者安知其非私六二柔得位於下而能得中
以應乎乾乾天也天人之理本同然無而無間能同
乎人斯能同乎天矣以卦體言之乾居上三十六
爻則同乎乾乾是猶二人之出處語默雖不同而其
心無不同也同人之理惟其無所私則有于野之
亨惟其無所異則有涉川之利同人天為一矣天無心與人同而人不
行與天為一矣天無心與人同而人不能異乎天
同人而至是然後為同人之至文明者見而

不可揜文明而以健行之則其輝光盛大日新而
不已中正而應者以吾心之中正而應人心之中正
此所以爲君子之正謂之君子正者非狥一偏之
見以爲君子爲能盡天下至正之理惟君子所
雖極天下志慮之不同而皆有以通之斯君子正
以同乎人也後世國是之說一立自以爲是而是
非之說反紛然而起亦異乎乾之行與君子正者
矣同人大有卦反對同人於文明之德同
人於下大有如舜禹以文明之德同人如孔孟以文明
之德同而所遇之時異也他卦不申言名卦之義

惟同人之彖有曰同人同人曰之辭說者以同人
曰三字爲衍文不知君子出而與人同其義甚大
故彖特申言其義自彖曰至曰同人是一段又自
同人曰至惟君子能通天下之志是一段又自
文言皆重複其辭蓋三才有不盡之蘊故聖人必
申言以盡其義是知同人曰三字乃文言同人之類
也不可以衍文視之又六二柔得位於下推其中
正之理雖應乎天而無愧而況於人乎同人之
以其無所求於人則有于野之享以其無所異於
人則有涉川之利如此則非惟可以盡乎人之所

爲抑可以盡乎天之所爲也
知乾之所行本於至誠而不息則知天之所爲本
於至公而不私文明以健合乾離二體而言之也
中正而應合二五兩爻而言之也蓋文明而不健
則物或蔽之中正而不應則物或間之雖有同者
寡矣能盡二者以同乎人然後爲君子之正君子
之所同然雖不求以通乎天下之志而無難通之理
矣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天光下逮火氣炎上此天火所以同也天
下照人得之而爲火此天與火所以同乎人也類
族辨物者物之性有不同固不强之使同君子觀
天火之同於不同之中有至同者存人聯其類而
同其欲則志通物分其形而同其生則性遂是使
人物各得其同也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子
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類族辨物乃以不同同之
故曰不同之同之謂大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六二一陰爲卦之主諸陽皆有求比之心初九以

陽居陽以正道而居同人之始不求同於五惟同人于門而已同人于門則合志同方營道同術惟義所在是出門而與人同也如孔門更相稱譽而天下後世未嘗議之以其道義之同而非私也又門所以別內外入乎門則有限隔出乎門則千萬里之所從始也初居卦始心無系應出門而同人則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出門而同乎人無往而不同矣夫不拘其應則無親疎厚薄之別出門同人又誰咎哉初動成艮爲門有出門同人於宗吝象曰出門同人于宗道也

三畫之卦乾七變成離離七變成乾乾離同宗宗
者本其所自出也六二中正天下之
五陽皆有求比之心二徒知應五之爲同而不知
推中正以逼天下之志之爲同則其所同者狹矣
各有狹陋之意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

六二上應九五中且正也九三離體之極炎上不
已欲求同乎二而不可得必欲攻五而間之故伏
戎於莽以伺五之隙升其高陵以窺二之動然五

以剛居尊而三之勢不敵二以中直相應而三之理不順雖有剛强之志猶歷三歲之久而三歲不興則行將安入也聖人謂其伏戎而不興者以其所敵者九五以剛居尊而不可攻也至於三歲不興則行將安入哉蓐在下謂居上卦之下也陵在上謂居下卦之上也小人多忌而好勝非特喜人之同乎已見君子之道同乎已氣合必欲排而間之蓋不排其異已者不能使人同乎已也漢黨錮唐朋黨之禍莫不由此嗚呼極小人之情態於此爻見之離爲戈兵有戎之象自三至五凡歷三爻有三歲象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四遠於二猶隔九三之墉四剛而不中必欲強六二以陵二復恃已既乘三之剛以同乎已既困而不可攻五而卒弗克攻者二遠而不可致五尊而不可屈矣猶以弗克攻而三四乃欲攘而間之二五以中正相應而三四乃欲攘而間之敵也於義屈矣猶以弗克攻而吉者以剛居柔既困而知反於則也則者義命之常能安於義命猶可變凶而為吉三四刼人以同己也然人心非可刼而使之同也故二爻皆不言同人

九五同人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九五不取君位君位不可以同人也
人之涉世必與人同然人道多端其所同者皆出
於私而不出於公故六爻以强人之同已與攻人
之異已者象之五之應二位中而理直二五以中
直相應而三四猶欲以私間之能無不平之心乎
其先以正理爲所鬱抑則號咷以鳴其不平不平
之極必至於用大師以與之爭及其既戰則中正
者勝而非理者不勝然後克其敵已者而中直始

得以相遇勢均力敵故言相克六二離體離爲甲
胃戈兵上九同人于郊无悔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上九同人于郊志未得也九五乾體乾爲金大師之象
人之情有所同者必有所異同人之名立則愛惡
相攻而吉凶生六二爲卦之主上九獨遠於二而
不求以得强同之故有同人于郊之象國外曰郊上
九同人于郊不拘應於六二是同人于郊而可以無悔矣猶曰志未得者蓋由同人
于郊以至于野由同人于野以至於宗通天下然後
爲得其志上九以陽居陰不正也不正安可以通

天下之志欲其得同人之正而後可聖人於此言志未得者深有望於同人能盡君子之正也

䷍ 乾下離上 大有

大有者同人之反而比之變也比以一陽統五陰而居尊故率土之君皆非面而朝大有以一陰宗五陽而得位故繼天之後明以南面而立此比之九五所以爲顯比之君而大有六五所以爲文明之主也然比必畜衆而後興王故先師云同而物歸故先同人而後大有蓋比者劍

業用武之時而大有者繼體守文之世也比之封
序當一六水數坎經綸於始故爲締創之主也
卦序當二七火數離向明而治故爲守成之主也
大有元亨

大有之卦一陰居尊而有五陽其所有者大也故
曰大有大非自大也以得賢爲大也有非自有也
以衆賢皆爲我有也故
自元亨者體元而亨也君道主
仁而大有體元以宅尊其有不亨乎六五以仁守
位離明當天而上下五陽皆宗之此舜禹之有天

下也陽爲大爲君子皆爲所有人
君於此復何爲哉守位以仁配天地大德曰生而
已
象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
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大有之六五卽同人之六二然以謙柔之德得至
尊之位則異乎同人之得位矣居皇極之大中則
異乎同人之上下應之者以彖之大而天人皆應
有其大而天人時偕行守位而以仁遏惡而

揚善所以體元而亨也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火在天上大明當天之象也日暮慝作羣陰旣盛則妖禽薄狐得夜而爲之祥及天將旦清風發羣陰旣伏善惡類分昭然白黑之不可欺故君子於此奮乾乾之斷炳離之明嚴惡者遏絕而使之不萌善者顯揚而使之不蔽如舜辨詠濟惡之族舉濟美之賢則惡者遏而善者信矣夫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則遏惡揚善非順天休命而何哉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
也

初九有剛正之才當人君有賢之時然五雖得位而與初不相應是無交於上也豈不有害聖人謂無交之害非初九之咎也愈難進愈無咎之辭指大有初九言之者謂初九之才本非有害也特以無交爲害爾故爻皆無凶悔吝之辭以是知無交之害其害大君子知無交之害而苟合之害爲尤害則無交之害君子不爲不害而苟合之害小苟合之害其害大君子知無交之害而苟合之害爲尤害則無交之害君子不爲不害而苟合之害小苟合之害其害大君子知無交之害也況九四非姤賢之佐六五非棄賢之主豈終

以無交而不用哉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
者無上下之交也以孔子之聖無交之害且若此
況大有初九乎然孔子何嘗以無交而枉道以狥
人也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
敗也
以大有謙柔之君而委任乎九二剛中之臣則二
之責重矣必大車以載而後可大車者乾伏坤坤
爲大輿厚德以載物以是副六五委任責成之意
斯可以有攸往而無咎積中不敗者惟剛足以任

重而不敗惟中足以趍時而有行苟德薄力小而欲當天下之重任則必如書之臭厥載詩之棄爾輔者矣其能厚積於中而不敗乎夫不度德而敗事與食焉而怠其事則一故大車以載有攸往而後無咎是知人臣任君之事者必如是而後可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如晉侯定襄王其功足以亨乎天子天子命之爲侯伯之類九三剛正之賢其功足以亨于天子而

無驕傲之心若小人則弗克當此時恃功專恣適
以爲害也後世小人之有功於國者不安爲臣之
分如桓温之邀求九錫反以取滅亡之禍小人之
九四匪其彭无咎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晳也
矣後世小人之恃功專恣者可不戒哉
處盛大富有之時非謙不能保之況居多懼之地
乎詩言彭彭爲盛盛多之貌九四居四陽之首率諸
陽與六之俱進以剛明之才處甚盛之地可謂彭然
其盛矣然太盛者臣道之所忌必匪其彭而不居

其盛然後可以無咎九四居近君之位特立而無
外交雖以初九之賢亦不與之應蓋大臣當秉至
公以服天下不可狥私以害天下之公如是則雖
以臣道處太盛之地而不見其盛正以其能匿其
彭而不專也初九無交於大有之時斯能無咎
時則爲有害九四匪其彭於太盛之時斯能無咎
易之趍時適變者如此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
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六五體謙虛之德以有天下之賢以至誠感人而

孚自中交以至順接物而威自肅所以吉也夫有至
信以感發人之心志則天帝委霍光以周公之事昭
其防備則不怒而威武莫不言而信尚簡易而徹者
烈付孔明以托孤之任至有嗣子不才君可自取
之言而二臣終不負其所托焉用防之以爲備哉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乾之成卦變九五而六五則爲大有然乾之上九
以亢極而有悔大有上吉而吉無不利
利蓋六五厥孚交如所謂履信也履信於上則得
乎人之助居尊用柔所謂思順也思順於上則得

乎天之助上九道尊而德貴則置之於賓師所謂尚賢也尚賢於上則得乎賢之助所以履尊極之位而無尤極之悔也故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既曰吉又曰無不利者任賢以享天下之福則舉天下無不利也凡易之理泰極必否益極必決惟大有之上以謙虛尚賢而吉故象特指大有上吉而言之或問此六五九則要其終獲福之效也

五爲成卦之主而上九則要其終獲福之效也

以乾之九三變坤之六三則爲謙蓋坤本在下無

高而能降伏於地之下高而能降豈
非謙乎大有以五陽宗一陰謙以五陰宗一陽人
君執柔居尊以有大物人臣以剛處畏而有大功
君臣兩盡其道此大有故受以謙也
謙亨君子有終

人能謙恭無往不亨謙恭出於中心之誠故始乎
如是終乎如是若夫小人驕矜自滿始以驕飾而
自欺終以滿假而取敗此謙亭惟君子能有終也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

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天之運也以氣爲主而行其用在下用不下濟則獨陽無陰不能成光明之德故赫赫發乎地此下濟而光明之也地之處卑以形爲主然體不執卑則以陰于陽無以致上行之用此卑而上行之也故天之虧盈日月可見地之流變陵谷可見鬼神害福吉凶可見人道好惡損益可見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道虧盈而流謙也高明鬼瞰正直神與鬼神害盈而福謙也高明鬼瞰正直神與鬼神害盈而福

謙也自後人先自下人高人道惡盈而好謙也天地人鬼皆貴乎謙所謂一謙而四益也德愈謙愈尊而光身愈卑愈不可踰所以爲君子之終也又在上而謙則如克遜而光被在下而謙則如日月無得而踰自古君子所以有終者謙也驕盈滿假其能有終乎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地中有山其形甚隱寓至高於至卑之象也禹之導山自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正義曰逾于河勢相望越河而東言山勢不

絕從山而渡河也此地地中有山之象君子體乾之象隱己之所長於無能之地裒人之有餘以益已之不足稱量人物之親疎小大而平其所施此謙所以爲得禮之中也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初六以陰居陽謙之象也又處一卦之下謙之至也故曰謙謙之以濟者衆雖用之以濟難又吉也故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者致畀以防其驕吝之況平易之地乎畀以自牧者致畀以防其驕吝之況平易之地乎畀二至四互體坎初應四有涉川之象謙與中

乎卦無坎體皆以虛而有涉川之辭

六二鳴謙貞吉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六二居中得正積謙德於中而發見於外所謂聲聞弗彰者也故曰鳴謙中心之誠然而非僞爲也自三至五互體震震爲善鳴故二上皆有鳴謙之象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九三以一陽爲卦之主上爲君所任下爲民所歸乃韜晦於衆柔之中退止於三陰之下所謂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者也豈不有終之吉乎夫以賢

陵人未有能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以功下人則人有不心悅而誠服乎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而無驕吝之心雖管蔡流言不能爲之害此勞謙君子所以有終吉也坤爲衆萬民之象自二至四互體坎坎爲勞卦三居坎中故有勞謙之象君子有終與卦辭不易與坤之六三爻辭亦旁通九三自坤六三變也六四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撝與麾同有揮却之義六四上承謙虛之君下乘勞謙之臣亦難乎自處矣今以柔居柔體坤之順

上無自專之志下無恩賢之心君臣上下無不利之而不若無所措其手足四愈撝却謙抑以將盡事上事是君爲容悅也非持祿養交以自固特盡君臣之則而已坤爲柄艮爲鬼指自下執之有撝却大臣之象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六五之君謙虛挹損不居其聖故曰不富凡有興作皆歸功於臣鄰如文王治内治外之道既已竝舉而歸之於先後疏附奔走禦侮之力謙冲如此

而人猶不服則利用侵伐而無不利矣夫侵伐危事也而此言利用又言無不利則其不服者固無所逃矣若夫以驕矜而用之於侵伐則喪師殄民又何利之有文王伐崇祖莒皆謙之極而征不服也寧有不利哉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上六之鳴異乎六二之鳴也六二鳴於內所謂鼓鐘于宮聲聞于外也上六鳴於外所謂物不得其平則鳴也處謙之極而人不服以是而志未得則

不平而鳴宜矣然行有不得反求諸已邑國者已
私之象也征邑國者克已之私也與其鳴謙而不
平乎物孰若以是武克而施之治己亦猶禹之伐
苗而益以滿招損謙受益爲戒遂班師而敷文德
自反於謙之極所以爲君子之終也

震上 坤下

記曰樂由陽來禮由陰作坤卦六四之閉塞以乾
陽變之則爲和乾卦九三之重剛以坤陰變之則
爲中禮樂之中和出於陰陽之變化古人以聲屬
陽蓋通謂是也

豫利建侯行師

有大而惟中有所得而能謙順者爲能
樂此豫所以次謙也謙有豫備之義有說豫之義
有猶豫之義蓋事不先定何以能說說豫之意生故豫之
□□□□不斷則猶豫之一字含三義
當天下說豫之時宜衆建諸侯以爲藩屏故以建
侯爲利行師以征不庭故以行師爲利秦既併六
國身爲皇帝而子弟爲匹夫故一夫作難而七廟
墮是不知建侯之爲備也銷鋒鏑鑄以爲金人十
二是不知行師之爲備也凡易五陰一陽之卦多

言行師故坤上坎下而爲師卦謙言可用行師豫言利建侯行師復言王用三驅田亦師之義皆以一陽統五陰也至純坤之卦無陽統之統則有戰野之象古今帝王用兵其權皆出於一至春秋無義戰戰國之君糜爛其民由純陰用事而無陽以爲之主也然豫必兼建侯而言者古者天子出征以討有罪特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卒諸侯之兵以征不庭建侯行師雖曰二義其實一也震上坤下有長子帥師之象卦乃爲豫而不爲師者以震爲長子出可以守社稷分土而

治故有建侯之象諸侯有土地有人民社稷兵師
卒業皆在其中此建侯行師之義也
象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
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
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
矣哉
九四一剛爲卦之主而五陰皆應之則其志行可
知矣常人之情剛應而志行則易至於拂理安能
成說豫之功惟九四之剛應志行必順理而動此
說豫之所由致也聖人復推夫豫順以動之義雖

天地之大亦不外是而況建侯行師乎建侯以統
衆行師以禁暴自有國言之則爲甚大自天地言
之抑猶有大於此者天地以順動亘古窮今而無
所息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而未嘗有毫釐
之過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而未嘗有晷刻之
差故坎乾之行始於坎歷艮震而左旋坤之行始於
離歷巽兌而右轉日月會于辜牛之初萬物始終
乎艮是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者然也日月
過則分至啟閉各得其序弦望晦朔不忒者然也震東
方之卦主仁坤爲衆爲順

聖人體天地順動以爲本順而施之故法說而
不用刑措而不犯斯民皆循理而行則刑罰清簡
而其心服矣豫之時義大矣哉者豫之順動止於
一時而推廣其理則舉天地聖人不能違故以大
矣哉皆贊之易凡言大矣哉皆贊美不盡之意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
配祖考
雷出地奮所以宣布天地生物之和聖人作樂所
以象祖宗澤及生民之意古者作樂以象德故六
變而天神降八變而地示出九變而人鬼享此言

上帝祖考而不及地示者舉天神則地示不言可知祭義曰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又曰禘有樂而嘗無樂以見先王之作樂無非因雷聲之發收也

初六鳴豫凶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初以陰居陽處豫之時而以不正行之是不以順動特九四之應拂理而行之凶可知矣初六以陰居下不待九四之唱反欲以陰唱陽自下唱上動輒違理如此四不之應則志窮而凶不亦宜乎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九四一陽爲卦之主五陰皆有求應之心惟六二中正有守上不爲六三豫之間不諂不瀆介然如石之不移非見幾之明者能如是乎其所以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由能處靜以觀動也故曰不終日貞吉貞固不俟終日者由能處靜以觀動也故曰不終日貞吉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初六與九四本有正應但其動不順理不當也

之應況於六三不中不正本無應於四而睢盱以視之以求其應乎盱者不正而上視之貌遲者遲疑有待而不決之意六三不中不正求既知其有悔猶遲疑而不退能無重悔乎四是原其致悔之由不當其位故故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九四以一陽統五陰爲卦之主說豫之功皆由已致此大有得之象也人臣忌太盛其心豈能無疑哉當去其自疑之心總合羣材以翊載其上盍簪

所以總髮冠所以恃爲固人主之於天下猶首之
有冠冕也九四總合衆陰以載其上故有盍簪之
象若成王幼冲天下所由以豫者周公也遠則四
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公獨以身任之而不疑成
王亦終不疑周公故能大得志而行道於天下
六五貞疾恒不死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
未亡也
六五陰柔於上九四剛介於下貞疾之象然美疢
鴆毒不可有貞疾良藥不可無孟子曰入則無法
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常亡然後知生於

憂患而六五陰柔耽於安樂也六五爲疾非五之病乃五之福也恭中者大本臣以貞死於位爲疾非五之病乃五之福也恭中者大本也其本不亡則壽考而不喪震爲反生故曰不死

唐元宗寧用韓休之直瘠已以肥天下貞疾不死之驗也及罷九齡相林甫而天寶之亂乃生於宴安之餘則有天下國家者其可無貞疾之臣常以言豫者六二中正之臣常以

哉豫卦六五六二不言豫者六二中正之臣常以逸豫戒其君如周公作無逸以戒成王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所以致說豫成有渝无咎由見幾於始所以敗說豫之

功者由昏冥於終上六陰晦處豫之極而冥豫
習成人君養尊公卿養侯昏冥日甚恬不自覺此
風既成則天下之亂當自是始惟知變其昏冥之
習斯可無咎苟昏冥於上而不知變何可長哉

䷏ 震下 兌上

卻康節曰否將極處必成隨否上九之剛來而隨
二陰於內初六之柔往而隨二陽於外二三得初
之剛而隨以動四五得上之柔而隨以說六爻莫
不各有所隨要皆以正而吉隨以震兌成卦春爲
陽中雷始發聲秋爲陰中雷始收聲雷聲之收發

皆得乎陰陽之中君子之隨時必盡時中之義
隨元亨利貞无咎
隨之大亨必利乎貞然後無咎故不言利貞无咎
則不足以爲正故隨之爲義有隨乎人者有爲人
所隨者要皆不可以不正聖人隨天下之時而天
下皆說隨之堯舜隨時而揖遜湯武隨時而征伐
伊周隨時而致君孔孟隨時而說教無非時中之
義使處湯武之時而欲爲堯舜之揖遜處伊周之
時而欲爲孔孟之設教可謂之正而免於咎哉
象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

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否卦上九之剛來而下二三之柔則變否塞之患

爲說隨之功此所以動而必說說而必隨也夫天

下之所以隨時者隨其時常是以中爲是聖人之動無非

中故天下隨之蓋時無常是以中爲是聖人動得

其中天下是之是之斯隨之矣故時所當隨天下

莫不說隨天下人心雖不同而所以隨時則無不

同小而言之出作入息春耕秋斂大而言之質文

迭變禮樂因革無非時而動以

先之故天下莫不說隨之矣非隨聖人之

時也聖人第因其時也隨

天下之時也聖人即不免於隨天下之時
有不隨聖人之時乎隨時之義大矣哉有贊明不
盡之意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人皆知動之爲隨不知成動之終始者皆本
於靜雷之於歲事也盡一歲發生之功而後養於
澤養者所以致來日之用君子之行事也亦
然窮一日之功業而後嚮晦入宴息嚮晦宴息所
以致來日之用蓋靜而息所以養其動也其動也利自處者厚則其及物者博此周公
安則其動也利自處者厚則其及物者博此周公

存我所以厚蒼生也夫身者道德之宅精神者一
身之本君子以道德爲已任而動息寢處者皆在
失其時哉夫人之戕賊其身勞弊其精神者皆在
於嚮晦入宴息之後故終日乾乾至夕猶惕惕若
宴息身其有不安乎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象曰官有渝從正吉
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初九之剛自否上九來下乎柔故變否塞而爲說
隨是得隨時知變之義矣

亦與之無窮苟昵於比已之陰拘於九四之應則

溺於私而失隨時之正夫九五以大中至正之道爲隨時之主卦雖有三陽君子當知其所擇官主也渝變也必變其所主而不拘於九四之應出門而交則有隨時之功自二至四互體艮爲門出艮之門上交乎五之象也夫變其所主若非正也乃以從正而吉上交乎五似有失也然出門交有功則實不失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德無常師主善爲師時無常是以中爲是九五以大中至正之道爲隨時之主六爻之間隨之者吉

違之者凶以道之所存也六二有應於五當隨時之際設非其應猶當擇義以從之況欲捨九五之正應而下比於曖近之初九乎初九陽明知擇義而昵比於私故以係小子失丈夫戒之蓋隨必以正苟有所係則溺於私而失其正況從正則遠邪從非則違是邪正是非無兩立之理苟係情於初九之小子則失應於九五之丈夫兼與而使之知所擇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象曰係丈夫

志舍下也

六二近比初九之陽而不隨九五中正之君是係小子而失丈夫也六三係九五之丈夫而失初九之小子故於隨時有求而得猶必貞固以守然後其志不惑而能舍下以從上聖人於六二六三兩爻以丈夫小子互言之欲其知所擇也他卦六三不中正而凶在隨則取其性陽明能知所擇故與之以有求而得居貞而利也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九五爲隨時之主而九四有獲於下雖貞亦凶況不貞乎必推誠以交乎五使君不我疑而我之所施爲皆在乎道以明乎已之不專然後可以免咎蓋隨有獲於義爲凶惟推誠存道以明其所獲之功皆爲君而不爲已使上下曉然知其無所私則何咎之有哉周公制禮作樂退而就曲阜之封伊尹告歸而陳戒于德皆明其功之不爲已也

九五孚于嘉吉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九五以大中至正之道爲隨時之主而有嘉德之賢斯與之交孚而無間則吉不拘於六二之應惟在有嘉德之賢

矣位正中也如需位乎天位以正中也之義位猶
居也故書堯舜之揖遜則有皐夔稷契之馬
征伐則有伊呂周召之佐人君惟推誠以交乎于
嘉德之賢而無私昵之心則隨時之功成矣但處
以正中之理則得隨時之義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象曰拘係之
上窮也
文王得隨時之義能以剛下衆故民心說隨之紂
之失其民久矣慮文王得民心而拘之羑里然拘
係之愈急而民心愛戴愈深是拘係之乃從維之

也文王反用此以亨于西山岐山在西上體兌兌
正西山故曰西山岐山在西上而窮可知
矣

䷑ 巽下艮上

卽康節曰泰若甚時須至蠱以泰初上兩爻相易
則泰變而爲蠱蠱再變而爲漸三變而爲否也一變而
爲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可不豫防夫蠱壞之萌於女惑男風落山皆爲蠱夫

Ⅲ受蠱而壞穀化蠱而飛少男爲長女所惑艮木爲巽風所撼非蠱壞之象乎然亂極則治弊極則新天下之治如環無端除亂補弊則蠱極之中有元亨之理安可坐視而不恤必涉險履危以救之自三至五互體震震爲甲甲者事之始先甲三日自癸逆數而至辛辛者取其有作新之意後甲三日自乙順數而至丁丁者取其有丁寧之意況蠱爲事之壞而有事於營爲則先甲令之三日而示之作新之意於先後甲令之三日而示丁寧之意於後甲屬木木主仁方有事之始而播令於下可

不以仁爲之本乎

象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

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剛上而柔下指卦變而言巽而止指致蠱而言元亨而天下治此飾蠱之道也利涉大川此有爲之亨而天下治之令也夫蠱自泰變泰通時也先甲後甲此有爲之時也欲反而爲否塞初九之剛往于上則變坤爲之極終則變乾而爲巽坤變爲艮則艮上六之柔來于下則變乾爲巽自西南而之東北變西南之平夷爲東北之險阻

此數所以入乎蹇乾變爲巽則自西北而之東南則陽之極變而爲陰之生則向之泰卦逼者寧不爲日後盡剛上而柔下此巽而止者乃致盡之由也夫人君巽而止則優柔不斷而不復有爲人臣巽而止則玩歲惕日而不知有爲天下巽而止則風俗頹弊而不能有爲此盡壞之形崩於泰亨之盛時駸駸日入於其中而不自知則巽而止之一言有國有家者可不以是爲戒乎有體致盡有由則餙是盡者豈無其道哉此所以

繼之以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元者仁也亨者通也
君無以仁乎民則鰥寡憔悴何自而能伸當大壞極弊之
逼乎下則疾苦鬱抑何自而能通雖否猶可以爲泰況蠱壞
時仁政既行下情既通雖否猶可以爲泰況蠱壞
之後不可復治乎利涉大川往有事者將享天下
之大利其初必涉天下之至危蠱也者乃君子有爲之時
其初必涉天下之大害將履天下之至安
而非無事之日也必當涉大川往有事者將享天下
無事則宴安苟且始於蠱而終於否安能有涉乎
故器欲常用體欲常勞天下欲常事事則不弊而

治今日之事事由前日不事事以致之將欲救時之弊必涉大害犯至危往而有所從事於飾蠱之道則蔑不濟矣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也事至於蠱事之終也苟飾始天行也故蠱非創始也事至於蠱事之終也苟三日而丁寧於後甲之後而不知作新故曰終則有始非人爲使然蓋天有六之運行猶且如環無端纔至於終又始於甲天之運行猶且如是況蠱弊之後而不以振民育德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

彭帝錫易歌曰木落風吹又生子承父弊蠱因名木落風吹有蠱之象飭其蠱而作新之則子有復生之理振其民而使之成就非大有所施爲拯救則無以變蠱壞之習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夫一洪水之變聖人所以振作其民且如此況於俗亂失世敗壞而不有以振作涵養之乎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

意承考也

蠱自泰變乾爲父坤爲母今變而爲蠱以象父母
敗壞於前爲人子者必當幹其蠱弊使壞者復全
敗者復起斯可謂有子矣既有幹蠱之子則親不
陷於不義而考可以無咎然改父之道始若危厲
要其終而言之則安有不善者哉故吉夫弊者欲
修蠱者欲去以迹觀之疑若不順於父而意則承
父也書曰子弗祇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意承考
者改也之心也祭義曰烹熟羶薌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
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皆願然曰幸哉有子如

此所謂孝也已彭曰蔡侯善掩前人過正謂此也

巽伏震震爲長子有子之象考之象蠱巽宮歸魂卦有子承考之象

位有子之卦有子承考之象父往而居上子繼父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彭曰九二以陽剛之才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應陰故言幹母之性安於無事而惡於有爲是蠱壞之深而幹之尤難者惟巽而入之以善道則不害義不傷恩而得剛中之道矣夫貞固足以幹事而九二不可貞者懼其剛過也剛而過豈幹母之道哉呂后王諸呂武后廢中宗陳平

狄仁傑未嘗面折廷爭所謂不可貞者也而安劉氏者平也非幹母不可貞之義乎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初六幹父之蠱則一然或終吉或有悔者初六巽順而承意九三過剛以責善從道而不從君小悔不從命豈能無小悔哉然不至於大咎者以迹而言始若過剛以心而言終亦何咎匡章得罪於父出妻屏子終身養其設心以爲不若是

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而已矣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見吝

爲子之道與其柔而裕父寧以剛而幹父蓋以剛幹父始雖有悔終能寘其父於無過之地以柔裕父適以增長其失而陷父於不義故戒之以往必見吝往未得者幹蠱可也增其過不可也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象曰幹父之蠱用譽承以德也

蠱不取君位君位不可蠱也箟魯哀公問於孔子曰何謂成親子曰君子人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

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爲君子也是爲
成其親之名也豈非幹父用譽之道乎蓋父有過
而子有德則子之德足以顯其親舜有瞽禹有鯀
其惡彰矣然舜禹以大德受命聲名洋溢乎天下
而天下不罪瞽鯀之惡皆頌舜禹之德非用譽承
以德之義乎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上九當蠱壞之極知風俗之頹弊非一日所能振
起故處無位之地而高不事之心此制行可以矯俗如
伯夷叔齊聞其風者百世爲之興起若無意於幹

蠱而實有補於風教故聖人高其節而謂其志可則五爻爲王四承之上九居五爻之上獨有無所承故有不事王侯之象

䷒ 兌下坤上

四陽五陽之卦其勢足以臨人矣而不謂之臨者剛長之勢未有艾也故有二陽在內反謂之臨者剛長之勢未有艾也故有臨人之實此聖人設卦之意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二陽爲臨臨其勢日伸大者之亨以其正也然至于八月則有臨人之勢者其可恃有凶其消亦不久

哉八月者自一陽之長至於二陰之生其數纔八
月爾復言七日所以幸陽來之速臨言八月所以
冀陽消之遲亦進陽退陰之意

彖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
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浸而長則有臨人之勢說而順則無所拂乎人之
心剛得中則人心無不應矣大者日亨以其正也
足以見天之道矣然大亨以正雖天道之當然而
八月有凶亦天數之不久則處臨人之時者當尙
消息盈虛而不失其正則起乎數而不囿乎數而

與天爲一矣蓋數雖有消長之殊而天之
天且古窮今而不泯易於臨之彖言天之
望於臨人之君子也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
澤上有地者隄岸之象也隄岸所以臨乎澤高而
不厚則有潰裂四出之憂厚而能容則有藏疾納
汙之量君子觀象則略有盡之勢而思無窮之教
晉有堯之遺風齊魯有聖賢之化教思無窮之效
於此可見教思無窮則仁聲之入人也深容保民
無疆則仁政之覆天下也大易不以天澤爲臨而

以地澤爲臨其義蓋取諸此教思無窮者要之於
勢位不行之日然後知君子之所以教雖八月有
凶奚患哉

初九咸臨貞吉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初九盡正道於臨人之始既足以感動乎人心故
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其志一於行正豈不足以
盡臨人之時而無心於感人雖有臨人之勢處之若無其志一於行正所以吉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四陰在上二陽在下陰盛足以勝陽而陽長亦足

以制陰而君子未嘗特其有日伸之勢以與之角一以無心感之所以吉無不利也無不利者非惟君子之利而小人亦無不蒙其利也無不利而小人雖未順乎君子之命而君子未嘗有忿疾之心處心之仁也又初九之感人心九二剛中六三雖以感乎君之道以此見君子處心之仁也又初九之感人心九二臨六五相應又有以感乎君之心故爻皆曰咸務九二雖見信於君而不知臨之君不徧物以爲知而感乎君之心故爻皆曰咸當言必獻其可而未嘗有忿疾之心以感人心九二務九二雖見信於君不阿意以求容故事必求其順乎君之命所以吉而無不利者由其從道而不從命也

與坤元稱至略同蓋六四坤體也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聰明睿智足以有臨此君人之道也古之聖人威加四海而屈於其下知兼天下而聽於其臣故遠者效其謀近者通厥聰以此臨下何知如之蓋知者無不知而其所以知無不知者不偏物以爲知而陽有臨人之實德而五能任之以爲知臨也使其察察以爲明規規以臨下之以中也豈大君之宜哉行中者不過乎察而行之以中也事得其宜莫過乎中大君者奄有四海爲天下君

也坤伏乾乾爲君六五體柔而應乎剛所以爲大
君之宜得爲君之宜則吉
上六敦臨吉无咎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内也

下關

周易上經傳卷第三

宋　清源李　中正　伯謙　撰

䷖ 震下離上

臨言教觀言化至於教化不足然後威之以刑獄豈聖人之本心哉聖人將以化小人爲君子而已噬嗑之卦梗不率者有以治此大觀之後故受之以噬嗑噬嗑也噬嗑以震離成卦離爲禮伏坎爲法然噬嗑與賁皆具離體一以明刑法一以修禮文何也蓋禮者刑之反而坎者離之變也禮刑相爲表裏於此可見

噬嗑亨利用獄

洪範八政食貨爲先大傳曰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故頤中有物然後成養人之功聖人聚民莫先理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此噬嗑而亨所以利用獄也飲食人之大欲則必爭爭則爲之平其曲直是知用獄豈聖人之本心特利於噬嗑之時爾

象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頤中有物則身得其養如噬腊肉噬乾胏噬乾肉
皆頤中有物也必噬而亨也卦三亨三彖
自否而來初六升而爲離九五降而爲震則剛柔
噬嗑而動明之象否泰二卦全乾坤之體故噬
分布有動而明之象否泰皆以分言之除惡之道以用獄爲利用獄
噬與賁皆以分言之除惡之道以用獄爲利用獄
之道以動明爲本動則有威明則有決以此用獄
斯得其情蓋一於剛則無以盡其情一於柔則無
以濟其決今剛柔既分以象是非曲直之既判則
動而用獄所以明有罪也雷象其動電象其明遽
然而至截然而下雷電既合天威始章而有罪者

無所逃矣柔得中而上行者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用獄豈聖人之本心心以仁柔爲本然柔不得中必有太過不及之失六五六二皆柔得其中也聖人於兩柔中之爻特取剛柔相濟兩得其中者謂六五居上司用獄之事六二以柔居剛上行者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用獄豈聖人之本心心以仁柔爲本然柔不得中必有太過不及之失六五六二皆柔得其中也聖人於兩柔中之爻特取剛柔相濟兩得其中者謂六五居上司用獄之事六二以柔居剛而又在下非可施之於用獄也噬嗑不取君位用獄之類爾古人用獄皆有哀矜不忍期于無刑之意故以六居五雖不當位然柔而得中剛柔相濟

利用獄也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

噬嗑先動而後明罪未著也故不言折獄致刑豐先明而後動罪已著也故不止於明罰勑法聖人法電之明以明罰使之見而知懼法雷之動以勑法使之聞而震驚法所以垂後世故以先王言之刑所以制小人故以君子言之此噬嗑與豐之象所以異也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屨所以受足校所以械其足屨校者足之械也校

其足而至於滅趾其慘甚矣而曰無咎者制惡於
初使之不行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卦以初
上二爻象受刑其中四爻象用獄初九象制惡於
宥何遽至於滅其趾乎甚矣罪大然小罪輕刑固宜寬
所以深愛之也乃聖人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象曰
滅趾刖也滅鼻則也六
失今柔而中正必無用刑之
抵于法所乘者剛有以致之也初九之剛在下而

六二乘之故有乘剛之象自二至四互體艮爲
以艮爲鳥獸之肉遇毒小吝无咎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鳥獸全體乾之爲腊聖人未嘗以刑毒民荷罪與
法均則不以毒民而廢法將以治强校不率之屬
如腊肉之難噬雖遇毒民之事猶將爲之故雖小
吝而無大咎位不當者柔不得中故有小吝之辭
九四噬乾胏得金失利艱貞吉象曰利艱貞吉未光
也
胏者肉之附骨至堅强難噬而又乾之猶甚於腊

肉九四一剛乃噬中有物者也在訟爲難聽之訟
在獄爲難決之獄噬乾胏而得金矢象治難決之
獄而得其情古者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示
無私曲也不直者入其矢而使之自反則民訟禁
矣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聽于朝示其不
變也不實者入其金所以懲其不信也則民獄禁
矣九四折獄而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記曰刑者
侀也侀成也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
尤當以艱貞爲利也蓋艱則有不忍用刑之意貞
則有不濫用刑之心惟利艱貞斯可獲吉未光者

用獄非盛世事未能使之
吉亦何
六五噬乾
也

六五以柔居剛用獄貴乎剛柔得中太剛則縱失有罪象曰柔得中而上行黃者
非辜不剛則濫及
中也金者剛也用獄以柔為本而以剛濟之然
後為得其當六二亦柔中
乾肉易於腊肉剛中異於
指六五言之貞厲無咎者貞則有不濫之意厲則

有不安之心斯可以無用獄之過而當其情矣故曰得當也

上九何校滅耳凶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初象惡之終故滅趾以止其行上象惡之終故滅耳聰不明乎理耳以廢其聰以向也之聰而今則不明乎理

䷔ 離下艮上

噬嗑以刑獄禁暴賁以禮文化成禮刑之用相爲表裏道化不足然後威之以刑刑法既勑而復飾之以禮文以見用獄非聖人之得已而慎變上六之修明庶政此乃聖人之本心也卦自泰變上六之

柔來而文在下之二剛九二之剛上而文在上之
二柔故泰變而爲否
賁亨小利有攸往
爲治之道必以禮文賁飾然後聲明文物禮樂法
度燦然具舉此致飾而亨之義也夫禮有本有文
賁雖尚文之時然不以文勝本故小利有攸往多
質而少文則文足以致飾不足以病本何往而不
利哉
象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
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

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柔來文剛則一柔不足以勝二剛本有餘而文不
足故亨分剛上而文柔則一剛不足以勝二柔故
小利有攸往欲其不以文病本也觀天之文日行
遲而月行速柔來而文剛故亨分日之剛上而文
月之柔日月合朔會于辰舍苟陰柔太勝則日斯
食之矣此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
此以卦變言之爲君止於仁爲臣止於敬責飭之
道至於文明而止不可過也故禮勝則離樂勝則
流此合離艮之義而言之觀天之文柔來剛上日

往月來則一寒一暑而四時之變化可以察觀人之文明則君仁臣敬父慈子孝而天下化成可以知以象言之離爲日艮爲月艮爲小石春秋隕石于宋五傳言隕星也邵堯夫經世書亦以石配星則艮爲星可知是知易與天地準窮之而益深測之而益遠求之六畫中有無窮之義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山下有火日在山下陰晦其明而不用有文明以止之象艮屬寅寅屬木生火而其明尚隱藏於其中君子觀賁之象則用其文以修明庶政而不敢

耀其光明於折獄恐其察見淵魚而入於苛細矣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下卦三爻象賢者以禮義賁其身初九體文明以止之義審仕止久速之宜時未可仕則寧舍車而徒若非賁也而乃所以賁其趾使不由其道而進則慶封之車美可鑑及以爲喪身之具安知夫賁其趾孰甚焉鄙夷至孔子行去齊接淅而行是舍車而徒也而賁其趾孰甚焉鄙夷至孔子之生意或然也

六二賁其須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六二有文明
乘文明
起治功伊
此賁其須
者也如髭
多矣當有
九三賁如濡如
九三有剛明
永貞而不
屈故終莫之

其禮義之于檐忠信之甲胄

六四賁如皤如匪寇婚媾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賁之君相求賢以興賁飭文明之治苟在下之賢有潔白之德莫不求之以爲國之光華凡賁如皤如者皆白馬翰如以求之白馬所以象其潔白之德也翰如迅疾之象也如皎皎白馬賁然來思詩人亦以此比其潔白之德六四與九三無應而求之非以其寇也乃欲求婚媾也六四當其位而見疑於九三者以其無應也然易之爲義陰陽雖無應

有以近而相比六四有求賢之誠雖無應而求
不害乎此心之公始雖見疑而終則無尤也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象曰六五之吉有
喜也
六五之君以人文化成天下必受賁于丘園之賢
者丘園賢者所居之地也如湯幣三聘伊尹高宗
審象求說于傅巖以賁飾其國家非束帛戔戔果
何以致之彼賢者始樂於丘園而無賁然來思之
意故吝終於幡然而改以應上之聘故人君有得
賢之喜六五之吉者謂其謙虛以求賢斯有是喜

也

上九白賁无咎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五聲本於寂五味本於淡五色本於質質文之在天下隨時而遷賁飾迭救忠之弊也質而言也質文上九處賁飾之極而以質質爲尚者欲反本以救其弊也文不勝質末必救以文上九處賁飾之極而以質質爲尚者欲反本以救其弊也文不勝質末必白賁在上然後爲得其志不病本斯可無咎故必白賁无咎上猶言極也

䷖ 坤下艮上

剝者五陰消陽而剝去之觀之卦畫剝爛之象可

知剝之一字蓋有傷之之意陽氣剝去猶人之衣服雖剝而形體固存及一陽剝盡而復之剝去者復完矣剝之全卦有牀之象故爻以剝牀爲言六三一陰獨應君子故不言剝陽庶五陰於下有廬之象而陰必剝去之故不言剝牀而言剝廬剝及其廬則其禍已極而小人無所庇也

剝不利有攸往

凡易於陰長之卦皆爲君子地不爲小人設自三陰長於否聖人已言其不利矣今進而至於五陰

之剝陽美盡惡殫寧復有所往哉四德皆無但言
象曰剝剝有攸往可不謹哉
不利有攸往可不謹哉
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剝猶小人之形體爲人所剝故曰剝剝也小人得志
而陰能剝陽柔能變剛如此故不利有攸往以小
人之道長也君子於此當順其勢而止之如孔子
驟亡以見陽貨絃歌以解匡人之圍觀在卦有順
而止之象則可知矣故君子尚消息盈虛之數則
知其消極必息盈極必虛乃天運之常亦何必強

於有攸往哉

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聖人不與陰之剝陽故大象不言之而取厚下安宅之義天下之理高以附下爲基山附於地則下者高者不危山譬之民也人君欲厚其居上而安則下其可不厚哉剝之大象不言厚下蓋下可厚也不可剝也猶損下而言懲忿窒欲忿欲可損也不可損之大象不言損下不可損也與此象略同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身所安也文言曰貞固足以幹事是貞乃狀狀之在狀狀所安在是無正理也不言滅貞而言蔑貞以正理終不可泯滅特小人蔑視之以爲天數終於剝下將盡爲小人而無君子故自下而剝上猶狀所以安身而欲剝其足也不知剝狀以足縱君子之身無所安君子既去小人其能獨存乎聖人於此不言剝君子而但言滅下下既滅則上不安其意深矣

六二剝狀以辨蔑貞凶象曰剝狀以辨未有與也

狀所以安身狀既剝則身不安無智愚皆知之而
世之人君每不審者蓋小人將以剝君子必先致
其堅白之辨以與君子爭使其說既驗則小人得
肆其欺以誣君子故重言蔑貞凶所以甚小人之
禍也未有與者六二與六五爲應上下皆陰柔而
無君子以爲之與也若夫有君子之與則其禍不
至如是之烈矣

六三剝之无咎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五陰皆以剝陽爲心惟六三有應於上九故處剝
之中而無咎無咎者不得罪於天下也六三當小

人爲剝之時獨能失上下之四陰與上九
應猶東漢呂强處宦者之中獨上疏言宦官之專
權所以獨免於咎失上下與未有與者異矣
六四剝牀以膚凶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被服者牀之膚也剝牀以及膚則切近甚矣六四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
也
剝不取君位君位不可剝也五陰皆有剝陽之意爲
然五陰一陽之卦其駢首而進亦有比陽之心

君子計當以女子小人待之故上九以一陽貫五陰如柳之貫魚而以宮人寵之使小人各得其欲而無害君子之意斯可以終無咎也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乾位乎亥爲木果上九變則爲坤當建亥之日而乾位於此是碩果有不食之理也夫陰之剝陽至此盡矣疑若世無君子而小人可以肆志矣然上九一陽雖已剝盡復於坤下猶果之碩者得土而復生碩果者陽種也黃鐘爲陽之種君子以象君子

既剝盡反得坤之輿而復安小人剝去君子乃自剝其廬而身無所庇於君子者多矣今君子雖已剝去小人亦終何所用哉

震下坤上

六陰剝盡一陽復生爲萬物之種子太元以中首準復曰陽氣潛以萌於黃鐘之宮而物有生位不言而信也復氣潛萌於黃鐘之宮信無不在其中言陽之一字有失而復得之辭觀其卦名則其喜可知也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

攸往
剝不言利而復言亨則喜懼之意可知冬至夜半一陽之氣萌于黃鐘舉天地之間萬物皆有生意一君子進則非惟君子之道長而朝廷之所以亨也當綱法度之修舉皆自是始矣此復之所以消也雖五陽在上而不可以不戒至復之長也雖一陽在下而不失其所亨蓋當其方消也五陽不足及其既長也一用而有餘則復之一字存而不寓其喜之之意乎由入無疾者剝極成坤則陰出而升今一陽來復於陽入而伏坤極成震則

陰出陽入之交而以順行非羣陰之所能疾也朋來無咎者一陽雖復其氣尚微羣陰浸消其勢猶盛朋來者自一陽之來進而爲臨爲泰爲大壯以至於六陽之極非羣陰之所能勝也物極而必反其勢有必至陽往而必復其幾爲甚微惟能順反復之道則陰消陽長不期而自知出入者不期而自復矣是知出入之道自姤之初六變而爲復之初九凡歷七卦六爻然後陰極而陽生故曰七日臨言八月者所以幸其來之速陰陽之運其數十二而用周故天有

十二次地有十二州日有十二辰歲有十二月日
時之運至七而復其數則均陽復則萬物得以正
其性君子進則天下得以遂其性則有攸往而利
可勝言哉

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
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
其見天地之心乎

一陽來復陽剛已反雖曰道長動以順行是以當
出入无疾而無有爲之者六陽之交而無有爲之
出入无疾朋來可保其無疾乎今

數之方長雖疾之不可
數有消長陰尚能反則陽豈不能復哉陰陽之數
自一至七而必變蓋天
之運行如此易於剝言不
利有攸往以柔之變剛
浸長彼往以復言利有攸
亂之後民反易治桀紂
孔孟使澆漓不返則乾
而有一陽來復天地之
動於地中爲生生之本
復於吾心爲萬善之本
此在人天地之心也推而

廣之附剝陽剛之長君子之進此天地之心也則陰之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
省方
雷在地中動之始也方動之始而未達必安靜以
養之則出地而奮在天而壯矣先王於一陽始至
之日閉關而不出止商旅而不行省方巡狩之禮
一切不舉蓋不敢先時而動以干天地之和所以
養其微而順其長也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象曰不遠之復以脩身也

剝以一陽方出乎坤復以一陽遂入乎坤不遠復
之象也天地之運一息不停聖人於此得復善之
端故以為君子脩身之法非心邪念紛既消則善端
德性遂長此不遠而復何至於悔哉祇猶抵也元
者本也吉者善也能不遠復則本然之善不喪君
子之脩身特去其不善而善者自復如顏子有不
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夫子故以是歡美也
六二休復吉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六二視初九之善猶已之善其心休然故曰休
復吉初九得乾之元於四端爲仁六二下之故曰

六三頻復之厲義无咎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

六三以陰居陽不中不正以陰柔之資處躁動之極屢失屢復不能自固於操舍存亡之間可謂危矣然知震而無咎猶愈於迷而不復者雖危何咎

哉昔高紹順謂呂布曰將軍舉動不肯詳思遇有失得動輒言誤誤豈可數乎然六三屢失屢復故雖危而無咎呂布誤不反雖欲厲無咎其可得乎

六四中行獨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六四處五陰之中獨能應初九之陽是中行而獨

復也初九不遠復二近之則爲下仁
從道孟子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中庸曰脩
身以道脩道以仁初九脩身則合道也與仁矣六四
應之是從道也剝與復反對六四一爻在剝則失
上下之四陰以應君子在復則於五陰之中行以
六五敦復无悔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敦者厚也聖人全生厚之至也蓋有失則有悔無失亦無悔六五
斯爲厚之性周旋反復無往不厚
全生厚之性則其受中以生者不喪其惟動稽諸中

而不失則何悔之有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
至于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上六闇闇在上冥迷不知反故曰迷復凶天災
人眚既已竝至而用之行師要其終必有大敗上
六非君位何至於以其國君凶蓋初九以一陽統
衆陰雖微而在下有君之道上六處五陰之上狃
於剝極成坤之餘猶有無陽之心非惟不受統於
一陽且欲行師以與之戰初九不遠之復以脩其
身如苗民逆命則班師振旅而敷文德上六處一

卦之上爻既不下仁又不從道反恃坤衆悍然用行師以與之爭抑不知陰豈有統陽之理況消長之勢不敵乎非惟不以身免必以其國與君凶矣國君者諸侯之象也雖至于十年天地之數既終猶不克征以其所爲皆反君道也

☳震下
☷坤上

剝爛之後而復其性卽天之命也陽動於地之下而爲復靜中之動性之體也震動於天之下則爲無妄動中之動誠之用也知無妄之動以天斯可以盡性而至於命矣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乾備四德而無妄亦備四德無妄者天之德而此以正爲本蓋乾者天之道則無不正而人道匪正則有眚而不利有攸往矣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無妄自遯變初九一剛自外而來爲主於內以卦言之則爲外以體言之則爲乾乾天也人之一性所謂無妄者無非渾渾乎天理天理一失則妄斯

爲主今復其性則不妄矣不妄則本然之剛自外而來爲主於內剛非在外也自外卦乾體下於內則不然則剛自外來不幾於妄乎剛既爲主於內本然之天理不喪其動以天則其健也孰禦剛得其中則物無不應所以大亨者由其剛而以正也故大亨以正乃天所以命我者其或匪正是棄天之命也行矣惡得無眚既曰匪正有眚何所往而利哉無妄之往何之矣謂不求加乎其天也若求加乎天則妄矣此天命所以不祐也天命之不祐皆自已求之也行矣哉言其不可行也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雷自陰中而收聲萬物與之而俱入自陽中發聲而行乎天下萬物亦與之而俱出物之一入一出視雷之行非其時則妄行矣而物亦不與之俱奮對時育物如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虞人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非惟析因夷隕之得其宜于邦舉趾之順其序雖鳥獸鼃黽昆蟲之微莫不遂其生此對時育物之義茂對之而洋洋乎發育萬物也

初九无妄往吉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初九一卦之主所謂剛自外來爲主於內者也以剛爲卦之主所謂剛居正動罔不吉何所往而不得其志故曰無妄之往得志也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不耕穫則無以成其美不菑畬則無以去其惡六二居中得正然耕穫菑畬之功不加則荒蕪之患則利有攸往以從事於耕穫菑畬以耨情田開性地則天理

日泯人智偶日滋又何富之有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也

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關子明曰無妄而災者災也有妄而災則其所也

非災之也六三以陰居陽不正也而又不中見初

之往而吉二攸往而利遂欲妄行以求妄得何異

於行人之以妄而得牛者乎夫理之眞妄難明而

事之得失易見不可因其偶得偶失遂謂妄者可

以倖福無妄者未必無災譬之行人得牛而邑人

受災見其得遂謂之福見其失因謂之災不知行

人所得者牛而所失者無妄也邑人所受者災而所全者無妄也邑人所同舍之金則不疑之災止於償金而其所得在於無妄君子寧不幸而受無妄之災不僥倖以得有妄之牛牛既爲行人之得則邑人之災非所自取特安之若命而已何愧焉盡此然後爲窮理盡性六三不中不正故爲無妄之牛此明其義

於此爻發明其義

九四可貞无咎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人能知其不正而反於正則可貞矣四雖不正體乾之剛養而無害其所謂正者固存也故曰可貞

貞者性之固有在乎操舍存亡之間知可貞之無咎則匪正爲有眚矣
咎則匪正爲有眚矣由不正而反之於正則反身而誠而本然者不喪又天理乃固有之也
而誠而本然者不喪又天理乃固有之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象曰无妄之疾勿藥不可試也
人之疾求去邪妄而復其正或損益其
有餘不足以適其平此治有妄之疾者然也若夫
無妄之疾則以不治治之蓋疾以無妄而得我以
有妄攻之則反害其正惟以不治治之斯可勿藥
而有喜天下之理不安其天而以人爲勝之者皆
妄也九五以剛健之資備中正之德聖人慮其扶

剛健之資舉天下事事物物紛更而膠擾之則適
以啟妄而致疾譬人之四肢和平而寒暑燥濕偶
侵之不過調和其血氣以俟其自定或者乃欲攻
之以決裂所未嘗試之藥祗益其疾爾甚則妄在疾從而藥之則妄在藥以妄治妄天
遇疾則妄在藥以妄治妄天
理滅矣漢武帝承富庶之餘當天下廓然無事內
大畧舉天下之事莫不求快吾意變法易令好大
則疾禮文之多闕外則疾夷狄之未賓自恃雄才
喜功窮兵黷武凡以試吾之藥也而其毒
滋多矣夫子有疾康子饋藥而不敢嘗深得夫無

妄之藥不可試也之義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象曰无妄之行窮而應不中正也
上九以陽居陰不正也處剛健之極不中而應則雖以無妄
之六三則人僞滋而天理喪矣如是則雖以無妄
行且有眚而無攸利非無妄之行果有眚也蓋其
平時所行不正及其既窮而後以無妄行則其一
日之勉强未能掩其平日不正之愆也夫始以不
正而有眚終以既窮而後取災始而有眚其所自爲
也終而有災非天災也亦其所自取也易爲性命
之書正性命者乾也盡性至命者無妄也然象特

言天之命也而於性則未嘗言蓋卦爻之
人之一性渾乎天理者皆正也安得有妄六爻之
間正則吉不正則有眚六十四卦皆窮理盡性而
無妄則盡性至命矣可他求哉

☳震下☶艮上

封有小畜有大畜小畜以臣畜君大畜以君畜臣
小畜六四以柔正而異入於君心故君臣交孚而
引君於當道大畜六五執謙守柔以止天下之健
故聖賢相逢而合志以行道茲小畜大畜之異也

大畜九三言良馬六四言童牛六五言豶豕皆所
以象其止健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畜有三義以畜止言之畜建也以蘊畜言之畜賢也義雖不同皆以利貞爲本
也以畜養言之畜賢使之皆願立於朝而不食於其家將以
人君養賢使之共濟其事功
與之共濟其事功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
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大畜之以篤實其輝光著見

猶日新而不已則其德盛矣以是盛德又尊尚剛德之賢寘之於上而謙虛以下之所以能止其健以與之大正其國家也使賢者不食於其家則偏得天下之賢而用之故能亨天下之福而與之宏濟乎艱難乃所以荅天祐生賢之意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莫大於天而山畜之則所蓄者大矣蓋天之體雖不在山之中而天之氣何嘗不畜聚於山使天氣不在山之中則其壞朽而崩矣安能亘古而不移

生物而不息哉以象言之自一陽子至於三陽寅
成三畫之乾艮位於寅豈非天在山中之象君子
以一心之微而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所謂卷
之不盈一握舒之能滿六合也

初九有厲利不犯災也

下體乾取畜德爲義蓋天下
惟剛健之材爲可用而不能止其健則不足以爲
用初九剛健有可用之材使恃材而輕躁以求用
則必有危必利乎已而後免利已非不用也蓋信
養蘊蓄須其材全德備而後勞其

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

知其有厲而利已則不犯災矣

九二輿說輹象曰輿說輹中无尤也

輹與輻不同蓋輻所以實轂輿說輻則車敗而不可行輹所以繫軸輿說輹則俟其可行而後行

卦曰大畜時也可進則進可止則止乃所謂時苟明乎時中之義何尤之有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象曰利有攸往合志也

乾爲良馬卦備乾體多矣獨此言良馬者九三在

良馬之材而遇天衢之亨其志逐逐然未嘗不一日千里然有材非難而止健爲難必知難而後利蓋艱則難進易退貞則進進必以正當自爲謀曰良馬固能行矣其於輿衛果閑習乎否則慮其有覆轍之虞苟閑習於未用之先斯利有攸往於見用之日矣上合志者九三有良馬之才而遇上九天衢之亨所謂道同志合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有喜也

六四元吉有喜象曰六四童牛之牿元吉象曰牛能耕而角能觸大臣將以收拾天下之材不可以能抵觸而廢之必有以制其抵觸而收其用觸

者可拘以楅衡牿者楅衡之類而制抵觸之具也
童牛未角而預制其抵觸之患所以全其本然之
善故曰元吉君子能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
六五豶豕之牙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天下豪傑之材其蹢躅難制之氣有甚於豕之豶
突人君將以制其蹢躅難制之患如豕之豶必有
以殺其勢如世俗所謂閹豬則其勢弱而牙不能
爲害所以吉也童牛之牿者制惡在乎未萌豶豕
之牙者除惡貴乎務本舉天下豪傑難制之材皆
有以去其驕蹇不馴之氣豈非天下國家之福乎

六四六五皆以謙柔而止天下之謙故以此象之

上九何天之衢亨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上九之賢見尊於上則賢者道泰而天衢之亨自我而致故以天衢之亨爲已任使有厲者得以信於上說輗者得以承其上逐逐者得以聘其材於上此天衢之亨而道所以大行也又何如字何天之衢也

三至五互體震震爲大塗在乾體之上天之衢也

震下
艮上

六十四卦惟乾坤坎離頤大過中孚小過無反對

頤卦二陽外周四陰中虛有頤頰之象上止而下
動有頤養之象頤養之象頤肖離爲龜全卦有龜之
象龜以氣爲養不求養於人此養正之義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頤者養也養正則吉欲知所養之正不正必自其
求口實而觀之本中虛飲食自外而實之人之所
養鮮不爲口實所移故觀頤必自求口實者始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
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
之時大矣哉

觀頤者觀其所養也所養不在飲食而在道義自
求口實者觀其口實之所自來伊尹非其道義祿
以天下弗顧孟子不以萬鍾之錄餒其浩然之氣
聖堅之養正者如此杜欽說理義養正之養畜於司馬小人之自養者如此故說
成倅受書以養體此謹言語以養口節飲食以養體此養正也
以養心供養安肥甘以養口體此自養也
便嬖以養安肥甘以養口體此自養也
以養正爲先則內重而外輕矣天地
而外重觀夫人之所輕重則其所養可知
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極所養之大者皆不

外乎正天地以一氣之正而養萬物故萬物皆得
由其道聖人以一心之正而養乎賢故推是心之正之義大矣哉有贊明
而致之民頤之時無非養正之意
不盡之言語節飲食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謹言語節飲食
艮屬寅仲春雷乃發聲在艮寅之下是雷之發聲
必以其時也君子體此則時然後言不時不食益
言語自頤而出飲食自頤而入不知謹節則失養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象曰觀我朵頤亦不足
正之義卦以艮震成體上止而下動有頤之象

貴也

人之所養鮮不爲嗜欲所誘者故於初頤之全卦有龜之象龜之靈者咽息不食以元氣爲養而不志於物以爲養故可以禦大寒去大飢可以長生而不死人之靈貴卽龜之靈也如舍爾之靈龜以觀我之朶頤者動口而嚼也

六二顚頤拂經于丘頤征凶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中也養不中六二居可推之以養人反從欲求養於

上九是顚頤而拂養正之經也上九艮體在我之中正而于丘頤以求養於人則人賤之而未必如象六二舍在我之中正而求養於人則人賤之而未必如必凶蓋以不正而求養於人則人賤之而未必如其所求故其征凶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戒以征必有凶行則失其類也如守其中正而不求養於人何凶之有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六二可以養人而反求養於人則顚頤而拂養正之經也上九艮體在我之中正而于丘頤以求養於人則人賤之而未必如象六二舍在我之中正而求養於人則人賤之而未必如必凶蓋以不正而求養於人則人賤之而未必如其所求故其征凶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戒以征必有凶行則失其類也如守其中正而不求養於人何凶之有

六三當資人以爲養而反欲養人則拂頤而悖其養之道大悖也

六二可以養人而反求養於人則顚頤而拂養正之經也上九艮體在我之中正而于丘頤以求養於人則人賤之而未必如象六二舍在我之中正而求養於人則人賤之而未必如必凶蓋以不正而求養於人則人賤之而未必如其所求故其征凶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戒以征必有凶行則失其類也如守其中正而不求養於人何凶之有

六三不中不正幸而有由頤之應於上不資之爲

養而欲以其不中不正者養人豈不拂頤之經而
有必然之凶乎雖至於十年天地之數一周亦不
可用而無攸利其悖理傷道大矣六三拂頤如四
公子養士之類
六四顛頤吉虎視耽耽其欲逐逐无咎象曰顛頤之
吉上施光也
六四以正自養而曰顛頤何也居大臣之位制祿
以養賢而復資賢以養德故曰顛頤陸希聲曰虎
低首而視遠耽耽者視遠也欲逐逐者未滿也六
四樂善如貪猶虎視之耽耽而其欲常未滿故以

顚頤而蓍人也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君者養人也六五陰虛以君而求養於臣是拂頤之經也靜而養德則吉動而涉難則不可居猶守也守貞而吉順以從上九賁師之敎斯有以養成其德若拂經而未嘗拂也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卦之主其道甚尊而事則危知其危而不自安則上九得其志與民由之故曰由頤處賁師之任爲一

雖危而吉存我所以厚蓍生故曰大有慶頤卦初上二陽皆養人者也而初九剛正而不正而曰由頤厲吉益剛正而不能養則凶上九雖貞亦凶不正而知自危則以厲而吉六五之德不足故不可涉大川上九之德有餘故利涉大川易之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如此

䷛ 巽下兌上

大過自大壯而變上六一陰下居乎初則大壯變爲大過矣大壯四陽在下有棟宇隆壯之象二陰在上有棟宇雖隆

本末已撓能拯其弱斯復壯矣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前人有大過人之失而其棟已撓後人有大過人之失而其棟已撓利有攸往亨

之材而其衰復興必有所往而振起之則撓者亨

矣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撓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

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四陽倍於二陰有大過之材得大過之時斯能成

大過之功大禹之拯溺周公之東征皆大過其常

者也夫立非大過其常則不足以有

為此大過所以爲大者過也大過之時剛以過爲中不過則非中也過而中乃時中之義然剛過矣不巽而說以行之則卑於時而拂於衆是謂過矣非中也處大過之時將猶治沈痾之疾必攻之以暝眩之藥自其藥病而言之則謂之過自其病愈而言之則謂之中巽而說行所以成大過人之功然當大過之時則其功業大矣哉非大過之時則不可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澤以養木今滅乎木大過之象也然澤雖暫滅乎

木而木有聳壑昂霄之材舟楫濟川之用非澤所
能滅也君子獨立不懼則舟楫濟川者有所施遯
世無悶懼則聳壑昂霄者無所屈進而在我之志遯
下之衰靡獨立不懼也退而窮居則遂在我之志遯
世無悶也伊尹之相湯伐桀耕莘樂堯道皆大過之
事可謂獨立不懼遯世無悶者矣或問獨立不懼
挺然有立固可以拯弱扶衰而遯世無悶則獨善
其身何以成大過人之功蓋存我所以厚蒼生安
家所以寧天下遯之初六往居乎上則變爲大過
故言遯世無悶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茅雖薄物而有潔白之德可用於宗廟以藉用祭祀初六陰柔在下寧過於謹如藉用白茅則無所失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兌爲澤巽爲木澤中之木楊也九二居巽之中巽東南之卦氣正枯楊生稊之時稊者木之穉也物雖枯而衰復生猶棟已撓而衰復拯九二剛過而

衰老夫女妻非相與之時也今欲得男則過以相與而有生育之功巽伏震震爲長男故寧過以主器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九三棟撓凶象曰棟撓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剛過而不中則拂衆能無太剛則折之患乎子玉剛而無禮趙旃請以車濟之類是也不可以有輔者恃材退則不肯求進能進則不足成輔助之功退人豈不反以致棟撓之凶棟折榱崩身且不免其能有輔哉

九四棟隆之吉有他吝象曰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

九四剛柔相濟而無剛過不中之患如剛
復隆國既衰而復興
之重如有一毫之私尤當公爾忘私以
下者毋拘於初六陰柔之應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象曰枯楊
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剛居尊位當大過之時下無其應乃上比於上六
之陰柔何以能濟雖無大過以終其身亦無善政
以復其國此無咎無譽也楊生稊則有滋濟川之用
生華而不實安有可久之義哉九五資上六之陰

柔以成功如老婦士夫僅可醜而已豈有生育之
理乎德宗之播遷而用盧杞使顏真卿有朝廷豈
堪再壞之歎初六九二過以相與僅能成功而九
五上六復不度德量力而敗之如人大病復之復病雖獲
暫安元氣已去矣何可久哉初與二五與上本非
其應然當大過之時皆當過以相與但女妻有生育
之功老婦無生育之理所以有生稊生荑之異
上六過涉之凶不可咎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無舟涉水是謂過涉夫深則厲淺則揭欲其量深
淺之宜也上六陰柔不量其力而過以與九五濟

國家之難何異無舟涉水哉故不量力而過涉然
以滅頂而取凶滅頂者沒其頂也凶無咎者爲身
計則畏憚爲國計則忠故雖凶而不可咎
坎坎上下
棟撓之後坎難以習坎次之坎者陽陷於
陰險之中也然陽動於中必出乎險非能終陷之
也故卦不名陷而名坎八卦皆無複名惟坎加一
習字以象君子習坎則出乎坎小人習坎則入乎
坎故皆以習言之坎以一陽動乎二陰之中有水
行乎坎險之象水之流行盈坎而進千曲萬折避

礙而通必至于海無一朝之或止水之習坎如此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天下之物習坎而有孚者莫如水潮候往來且古

窮今不失其信此有孚之象也君子體此而行乎

坎險之中當以誠信爲本守是誠信以出乎險如

水之有出險其心之亨則終有出險惟其習坎故外雖有險惟其

之期心亨如文王拘於羑里而從容演易孔子圍

於匡而絃歌不衰象日以殺舜爲事而在床琴有

不憂周公被流言而不失其所以聖所以

險也行有尚者水之流行坎險可出心之亨通險

難可夷蓋陷於險而此心
窮則必出乎險矣東坡曰所遇有險易
於行是水之心也物之窒我者有盡而是心無已
終必勝之心也故水至柔而能勝物者不以力爭而心
爭也

象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
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
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
之時用大
矣哉

坎險在前不一而止故曰重險水流乎重險而不

盈未能出乎險也然水之習坎不以重險
遂止行乎坎險之中如潮候之往來亘古窮今未
嘗失其信維心亨則在險難而不窮乃以剛中則
處險難而不變行有尚則當以志於行爲尚苟能
志於行而不止則往必有功有志竟成事其懷安實
敗名正謂此也故處險之中則必求所以出乎險
在險之外則必求所用乎險險非惟水也天以
不可升爲險地以山川丘陵爲險王公不言所險
者合天地以設險也名分等制以象天險合天地之險而用之則當用險之時
塞以象地險合天地之險而用之則當用險之時

而其用大矣孰能踰之哉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水洊至而有極以不窮坎雖重而終必出乎險也常德行則夷險可以一致習教事則安危可以一以貫之初不能無陷而習教事則常易以知險行險則不能陷有尚往有功也若夫小人在險變其所守行險則有尚往有功也若夫小人在險變其所守行險則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水之習也習坎而入于坎窞之中
其能出險乎初六陰柔不正居於下流失其出坎
之道自昜得不凶出坎則有功入坎則失道初六失
道則凶三歲象小人習坎於
始必罹咎於終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九二在險之中故曰有險所求僅可小得而未足
成功以其處乎險中而未出也此爻象周公遭變
成王未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象曰來之坎

坎終无功也

來謂自下而來之謂自上而往來坎也之於來之坎坎之中人情之所危而行險徼倖之小人雖行險於坎坎之中終亦何功之有人且枕而安焉茅入于坎窞之底故戒其勿用葢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以周公之聖當王室多難之際且不免有疑況下於周公者乎酒所以通誠而合歡一樽之酒副之以簋盛物不足而誠有餘用缶則朴素而尚質虛中

而有容用是朴素之器而納之於牖牖者開明之
處也象其以是誠實之理自其心開明者而導達
之則前日之乖隔不通終於無咎初焉尚疑則其志不行
有難而後者至是始釋然矣故始雖
合則剛柔交際此爻象二公問諸史與百執事然
後知周公以忠獲戾
九五坎不盈祇平无咎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此水之志于行也九五在坎
險之中象水之流而不盈祇既平而已平險而未
能出險則猶在乎險中而其功未大也象成王雖

感悟而不疑周公亦僅能無咎故曰祇既平無咎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象曰上六失
道凶三歲也
初六習坎至於上六則惡積不可揜罪大不可解
係之以徽纆寘之于叢棘古者大司寇斷獄于棘
木之下至于三歲不得其凶可知凶三歲者言其
凶不過乎三歲也初六六三象管蔡啓殷周公居東三年而罪
取其凶皆有入于坎窞之辭周公居東三年而罪
人斯得凶三歲之象也

離 離 上 下

希夷龍圖傳曰乾付正性於坎坤付正性於離故坎離在天爲日月在五行爲水火在人爲耳目心腎伏羲先天之易乾南而坤北離東而坎西文王後天之易乾南而坤北離東而兌西此坎離所以非震東而坎離所以首乾坤終坎離也

代天地之用而上經所以首乾坤終坎離也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離麗也物不獨立必有所麗陰麗乎陽柔麗乎剛

不可以不正不正則流於邪必利貞而亨離爲火其性炎上必畜以至柔牝牛者毋牛也取其順中之順以畜制夫炎上之性所謂高明柔克也

象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日月麗乎天故能垂象而著明百穀草木麗乎土故能根荄而華實六二之君有重明之德必麗乎正然後可以化成天下六二之柔必麗乎中正之君然後亨是以畜牝牛吉也或問以畜牝牛吉非正也至於六五之中未始非正而正者未必中則無不正而正者未必也而六五之中未始非正也至於六二本乎中正復以柔麗乎中正其亨可知矣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文王有明德武王復繼以明德繼之父作於前子
述之於後是父子之明兩作也成王緝熙于光明
周公以明德相之是君臣之明兩作也故以明德繼明照于四方此象周之所以興
皆有明德故能繼明以照四方此象日履錯然敬之无咎也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履錯然者所履之德可觀然文質彬彬錯然而可觀
者人所忌有是錯然斯能無咎
周公之才美而無驕吝孔子之仁智而尤溫良皆所以避咎也

不安其數之當然順其時之適至不鼓缶而歌必
至大耋之年雖嗟無及矣故何可久此象周家明
德將興紂處日昃之離而不知退也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九四離體之陽其性炎上不能畜之以牝牛突如
其來如犯上之分而干君之明故焚死棄如皆所
自取蓋以臣干君則何所容於天地之間此象管
蔡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成王初疑周公而終感寤故出涕沱若戚嗟若向非後日之感寤其能吉乎疑心既釋然後君臣乃以明德相附麗故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又涕沱戚嗟於離明甚盛之時齎咨涕洟於萃聚既極之日聖人憂治世而危明主每每如此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管蔡挾武庚以撼周室故周公以王命出征而有嘉美之功折首謂殲厥渠魁獲匪其醜謂脅從罔治所以出征欲其免咎也故王用出征非得已也

所以正邦也

周易上經傳卷第三

迪功郎福清縣尉李　舜舉　校正
迪功郎龍溪縣尉李　熙績　編集

周易下經傳卷第四

艮下兌上

宋 清源李 中正 伯謙 撰

上經首乾坤天地定位也下經主咸恒夫婦之道也上經終坎離水火相濟也下經終既濟定也咸恒相薄也上經終坎離之純水火相射也下經終既濟之雜水火相逮也咸之全體象身與物接而相向六爻皆近取身而言之上卦三爻象乎人之感下卦三爻象乎待感而應感或出於有心與夫不待感而應皆有凶悔吝之辭

咸亨利貞取女吉

咸者感也不謂之感而謂之咸者交感之道以無心爲貴人道有心所感多不貞故聖人以咸名卦取其無心之感也感而出於無心則所感者貞矣安得而不吉咸貴乎貞不貞則邪妄非所爲感也咸以二少相感故有取女之象古者取女之禮男先下女若男未下女而女先求男則非貞矣何吉之有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

情可見也矣

兌爲少女乘也艮爲少男剛也今男下於女則柔兌爲少女乘也艮爲少男剛也今男下於女則柔則升而上剛者降而下然後陰陽二氣感應以相與蓋天氣下降而後地氣上騰卽男下女之義止而說感人之道當止而後說止而不亂婚姻之禮自問名納采以說則離於說而不止則亂於說而不說止而不亂婚姻之禮自問名納采以至於親迎皆以男下女爲先若不待父母國人皆賤之此咸之亨利乎貞必如之吉也聖人以心感而天下和平然咸旣□取女之吉也聖人以心感而天下和平然咸旣感而萬物化生聖人以心感人以推廣乎咸感之義天地以氣

感之以心感何也蓋無心者
無私心而曰聖人猶以心感何也聖人之心惟一於
而未始出於正故雖以心感心
情男不下女則不得乎夫婦之情聖人不下下則
不得乎萬物之情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
矣然則天地萬物之情何如哉曰貞而已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山處於高澤處於卑然山澤之氣不感則氣何以
通君子不虛以受人則下何由盡蓋無心則虛虛
則能容有心則滿滿則不復受麻衣以艮爲鼻鼻

口相通乃山澤通氣之象說卦以艮爲指與兌口
不相通恐經文舛誤以意推之也
初六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咸卦六爻皆近取諸身最下爲拇拇之上爲腓腓
之上爲股股之上爲心心之上爲脢脢之上爲輔
頰舌咸之爲道虛其中而感於外靜於此而應於
彼大傳曰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
天下之故咸六爻各圍於一體以私相應非所謂
無心之感者拇足之大指也初六志於應四然四
處大臣之位初六陰柔微而在下不待其感而欲

動以從之不知下體以艮止爲義止而後說感而後應今乃以一拇指之微而動欲先人志在於外不能自守以待上之求不知一拇雖動於下未能有行豈足致感通之效哉不言凶悔吝者猶未著也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拇聽於腓腓聽於股蓋腓在股之下拇之上也股未動而腓已感則凶惟止於下待感而動雖凶而居猶可吉順上而動則不害乎咸感之正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

在隨人所執下也

九三居艮體之上近取諸身則其股也當止於下而不動今乃欲動而求說於上當知執其隨上之義而不可以先動往則必有不咎若夫亦不處也則紛紛然妄動矣蓋其志在隨人所執者當下豈容先上而動乎凡人妄動皆由於股故聖人於此明執下之義欲其知所止也互體巽巽爲股又有乾乾健行苟能執其隨如艮之止則安有妄動哉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象曰貞吉悔亡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九四居股之上脢之下心所在也然不曰心何也感人之道當無所容其心然後爲貞人之心然後爲貞人能無感使其未感者貞也既感者亦貞也或感或未感皆不失其貞則吉可全而悔可亡矣九四所處不正未能免思爲之累而憧憧往來於一心之間許叔重以憧憧爲意不定之貌九四非其朋則思不以大公至正感人而私其應是我之朋則思豈知夫咸感之義當感而感不憧憧以感不思也豈應而應不屑屑以求應也乃何思何慮之理天地之間所感者非人也當感而應不屑以求應也乃何思何慮之能盡虛已

聽之可也而欲以心思感之憧憧然不定蓋九四於未感之先以不正之害爲心害宜其憧憧往來敝於私而不能充乎光大之域也泰之九二朋亡則以光大宜矣

九五咸其脢无悔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王弼謂脢在心之上口之下無心之地也九五中正而無心於感人何悔之有子夏易傳曰在脊曰脢心也蓋謂心之向物欲其如脊之向物則何悔之有易於艮明知止之義則取其背於咸明交

感之情則取其脢是知天下凡出於有心者皆未
上六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也故曰咸其脢志末也
馬融曰輔上頰也虞翻曰耳目之間爲輔頰舌象曰咸
者頰舌之所依頰舌者言語之所由出感人之道
心且無有況於言語之間不能無心於感人而
乃欲感人於言語頰舌之間不能無心於感人而
滕揚其口說安足以動人哉輔一也在感則爲滕
口說在艮則爲言有序動靜之分也滕其頰而在
外以空言感人則人誰我信艮其輔而得中所謂

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也其悔亡宜矣

䷟ 巽下震上

長男在上長女在下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故爲常久之義蓋下女者權時之宜辨分者居室之道男女夫婦人道之始故以恒次咸

恆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首必可恒而後能亨恒而能亨然後無咎所以無咎而利貞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者久而不厭也

彖曰恆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恆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

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
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
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恒者久也恒久之道始乎辨分分定則可恒矣震
爲長男剛者在上巽爲長女柔者在下男女居室
人之大倫大倫既明斯可恒久然分辨矣而情不
相與雖暫猶不可恒於恒乎蓋柔上而剛下不可
以爲恒剛上柔下而不相與亦不可以爲恒恒與
風相與者雷動風行一以聲震一以氣感若不相
而不巽巽而不動動巽不相應皆不可以爲恒雷

謀而其鼓舞萬物則未嘗不相與然相與而不異
動則天下自不期而化成使聖人體此而爲恒也
如處事而各得其當用人而各當其材豈非恒久
之道乎此恒亨無咎利貞久於其道也道惟利正
所以可久使或不正雖一日不可況於久乎恒久
而不已貞觀者也得天下而能久照貞明者也四時
變化陰陽代謝故能久於其道
則天下自不期而化成聖人體此而恒也四時
久成者於變之中而不失其恒所以爲恒也聖人
久於其道則化成使久非其道則民厭倦之不服

豈能化成哉蓋久非其道不可恒也道不能久則不恒非也惟於其道則變於變之中而不失其恒亦如四時之寒暑推移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天地萬物之情何如哉曰貞而已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雷之聲風之披拂從律呂之序於至變之中而不易方也不易乎義理之當然爾

過不及之失故其悔可亡也益中則無有不正而正則可恒矣然不可恒未必適中如夷清惠和未始不正若夫大子聖之時則恒其德无所容也

九三不以陽居陰正也正則可恒矣然剛過而不中是剛不得其恒也又處巽之極是巽不得其恒也

九三以陽居陰正也正則可恒矣然剛過而不中是剛不得其恒也又處巽之極是巽不得其恒也又皆不得其恒則其德之不恒或靜或躁或剛或巽皆不得其恒則其德之不恒可知矣孔子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九三不恒之羞三恒若是而處乎九二久中君子之上不恒之羞三

不自覺而九二承之反爲之蓋猶貞固而不知變
豈不部吝矣哉夫巫醫卜祝雖賤亦有恒職九三
不恒其德亦不可作巫醫之賤則其無所容可知
矣益之上九立心無恒與九三不恒其德皆處巽
之極其窮爲躁卦是以不恒也
九四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解之六四田獲三狐剛得其中也巽之六四田獲
三品亦柔得其正也今九二四以陽居陰不得其正不
恒也而久攄大臣之位則其動而無功可知矣田
獵所以從禽得禽所以象其有功四久非其位則

安得舍哉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以六五居五在他卦則爲勢謙守柔在恒則爲君柔臣剛其義各分倒置權柄下移蓋原於此蓋從以柔爲恒是爲夫而從婦道也君能制命爲義若以制命之義而從妾婦之道則倡之在臣和之在君名分倒置權柄下移蓋原於此蓋從婦人之道欲無凶得乎

上六振恒凶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安靜之極不可以不振作然以振作爲恒
煩擾而已不恒也上六處震之極而以振爲恒
則其振亦已不恒也益恒而不振則有委靡
之患以振爲恒則有煩擾之者適以擾之也益恒而不振則有委靡
適以喪其功而已故曰振恒在上大無功也

☳艮下
☳震上

上經乾坤而下凡十卦三而後繼之以泰否出於陰
陽消長之數而非人所能爲也下經咸恒之後即
繼以遯壯蓋遯與大壯乃君子小人之進退出於
人之所爲而非天也觀其名卦則其義可知

遯亨小利貞

君子得志澤加乎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故身雖遯而道未嘗不亨小者於此則得志而利君子於遯而道未嘗不亨小者於此則得志而利作一讀貞作一讀說者謂此則貞固而自守小利作一讀貞作一讀說者謂當遯之時二陰雖長正道猶存雖不利於大有所爲尚利乎小有所正道猶存雖不利於大有所爲尚利乎小有所正救豈知苟有可正救之理則君子無遯世之心矣夫二陽方長猶戒有凶況二陰已長而不知遯去其得爲見幾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一陰爲姤亂之始兆未可遯也二陰方長而遯去之是以遯
成不得遯也三陰爲否亂之已
九五之剛當乎其位而與六二之柔有應似可有
爲也然時乎而遯君子不以其當位而應遂爲所
牽係當知與時行也之義蓋時乎而遯雖有應而
去之彌忌以君子當失志之時不可恃得志之小
人以爲已之援也小者之利而在我之貞以陰之
浸長進則爲否也當遯之時則知遯之義爲甚大
蓋今日之遯所以全其壯於後日也不明其義之
大矣哉則不見幾而作矣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山之勢雖欲上陵然天處乎至高非山之所能陵也
君子當遯之時當見幾而作高居遠引如天之不
可及而不仁疾之已甚乃作於小人不必疾惡之也惟嚴以待之而已
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義不惡而亂也此不惡之義不惡
則小人不得而近身嚴則小人不得而近
以屈吾道孔子之於季氏陽貨得不惡而嚴之義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
也
初對上而言則爲遯尾據初言則爲難首當遯之

時宜外不宜內宜先不宜後初六居內體之下最在遯之後君子不幸而居羣小之間不知先遯而居其後危道也既知其後危不往而亂於小人之羣則何災之有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

黃中也牛順也革變也二陰浸長君子當固守中順之道而知變斯莫之勝說矣莫之勝說猶言不亦說是知遯而亨者如此固志者自固其遯世之志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二陰上進志於消陽然陰陽相求者相求之物九三以艮體之陽止而係乎二陰聖人以爲當遯世之日而有係戀之心濡滯而不能去則不止於遯尾之危蓋遯則後時而去係遯至於有疾則憊矣凡人之避難惟超然遠引然後能害令以君子而係小人以陽而係陰則小人得以乘邪牽制之能無疾憊危厲者乎臣妾者小人之親近而在下者但以臣妾畜之而不任以

大事斯免於小人之害矣剝六五曰以宮人寵遯
六二曰畜臣妾吉位雖不同其義則一說者以不
可大事遂謂猶可小事有所正救不知此言但爲九
三而設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好進惡退者人之常情君子於此而好遯其好惡
豈與人異哉蓋進不得志以行道則必退而隱居
以求其志是予之所好也君子既好遯而吉小人
安得而不否乎昔孔子行而季桓子自嘆魯之衰
弱是君子好遯而小人否也夫否與遯皆君子道

消之時然否之小人吉而大人否遯亨遯之義正相反然否之君子雖亨遯之小人既消君子無往而不吉小人適以自剝其廬而無所庇則君子得時與而安小人適以自剝君子及小人亦何必有無君子之心哉

九五嘉遯貞吉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亨者嘉之會處遯而亨於此貞固自守則百嘉皆會於我之本心得矣故曰以正志也遯九五不取君位君不可遯也

上九肥遯无不利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上九遯世無悶優游自得處遯而肥者也肥有綽裕之意蓋其心無系累進退在我超然遠舉動在衆先如鴻飛冥弋人何慕何不利之有無所疑者他人進退未決之際而斷然有遯世之心故曰無所疑揚子曰山雌之肥其意得乎蓋本諸此

䷋ 乾上 震下

大壯者遯之反對前日之遯所以養今日之壯人惟不能無悶於遯世之日必不能利貞於大壯之

時矣三陰三陽其數適中則謂之泰者通而治之四陽二陰不謂之泰而謂之大壯者非惟消長之數已不侔而其强弱盛衰之形亦不敵矣君子得時而益盛猶雷在天而益神所以爲大壯之象也

大壯利貞

四陽得勢而在內二陰失勢而在外所以爲大者之壯然大者之壯豈容有一之不正哉貞之一字屯蹇困遯與大壯不易其辭以此見時雖有變而君子之貞則不變也大壯一卦自利貞之外無他

辭則知大壯而利貞所以全其壯也
象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
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陽爲大爲君子大壯者大者壯也以乾
之剛體震
已壯矣豈可恃其壯而用之故大者之壯必利乎
貞蓋大者正也天下之理惟大故壯不大矣壯惟
正故大不正矣大惟天下之至正爲能極天下之
至大故以正而大則壯以剛用壯則危正而大雖
天地之情可見而況於人乎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雷在地中則爲復出地上而奮則爲豫行乎天下則爲無妄今以天威動乎天上其爲壯也孰大於此夫雷在天上固大壯矣然當其在天上之時寧有一之不正乎君子於此則非禮弗履所以全其壯也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壯也

大壯一卦凡言大壯者乃君子之壯獨言壯者乃小人之壯初九處壯之初不守正履禮以全其壯而輕舉妄動以恃其壯則往必有凶然既曰征凶

又曰有孚何也蓋初九以陽居陽大者之正固足以取信於人矣如不知以靜而養其壯則向之有孚于人者至是而窮矣漢鉤黨之禍唐甘露之事非其孚之不足以取信也惟犯壯于趾之戒恃其孚而有以喪其孚也

九二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凡爻陰陽失位鮮有吉者惟大壯四陽交以陽居陰之爲美蓋處壯之時不患其不壯惟慮無心全其壯九二以陽居陰本有不正之失反以貞而獲吉者能以中道自全斯不失

其正矣大壯者九二以剛居柔六五不言壯
以柔居剛不用壯也故不言壯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象
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九三以剛居剛過於剛而用壯者也天下之理革
剛而用壯者小人之壯用罔者君子之壯用
堅則兵利城成則衝生特壯以與物爭未有不爲
所勝者夫用壯者小人之壯用罔者君子之壯用
壯者處壯而用其壯者也用罔者處壯而不有其
壯也壯而用之以罔則不怒之威甚於芒刺剛處剛
以禮甚於芒刺剛處剛者貞也亦危道也四陽在

下如羣羊狠而上進二陰在上如藩籬羊象三所應者上也而志欲去之大壯肖兌故有羊象三所應者上也而志欲去之力以去之二陰也夫陽長而壯陰之就盡之窮陰哉以壯陽觸窮陰其勢若易然陽壯則輕敵陰窮則謀深以壯陽觸窮陰正也危道也君子不爲也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不羸尚往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理至於自然而然乃君子之壯而天地正大之理也九四當二陰之消下引三陽之進其壯孰能

禦之道惟以剛處柔不過於壯斯能免失正之悔如是則蕃廡籬自決其角不贏壯于大輿其行益健輹所以運輿輹壯則其進孰禦蓋九四乃震體之陽不用其壯故能上決二陰而不贏其角下援三陽而不敗其行宜其尚往而克壯其羊于易无悔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六五喪羊狠戾之氣于和易之域安得有悔以陽居陰不當位也在大壯之時反以喪羊而無悔易之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如此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咎不長也

陰窮於上知君子有不怨之心則其毒不甚

貴乎君子者爲其能以正處壯則剛長乃終而陰

窮自去今乃若羝羊之觸藩蹙進不已於其正大

不容禦之時而反有不能退不能遂之憂不艱危

以全其壯果何所利哉由其始謀之不詳審則其

終之不能退不能遂也宜矣苟艱危其思慮猶可

變觸藩之羸而爲吉而其咎亦不長矣

晉象人臣以明晉而上遇大明之君故有是寵錫
之蕃禮命之原周自后稷公劉大王王季歷虞夏
商以來皆有明德而遇大明之君故其德愈顯其
命愈隆以至於有天下此象周之所以興典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晉象人臣升進故不言四德康侯卽成王康周公
之德故有褒崇之意錫馬以備其物三接以盡其
禮傳言王命晉侯爲侯伯受策以出出入三覲此
晝日三接也書言平王錫晉文侯馬四匹於明盛
之時講殊禮之禮言錫馬蕃庶則他物可知

象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
是以康侯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晉象人臣以明德進用明出地上如月之初升必
麗乎大陽而後明人臣有明德必麗乎大明而後
著蓋日月本無光承日而光臣雖有明德承君益明故
必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後能上行也大有象大
明當天則言火在天上與明出地者異矣茲所以
爲君臣之辨人臣之德既彰人君康其德而命之
爲侯伯必極賜予之盛盡禮命之隆所以錫馬蕃
庶晝日三接也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照明德

明出地上與明入地中相反明入地中則其明已傷明出地上則其明益進君子於此當自昭明德以結知於明主毋韜藏隱晦而不見於用也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三陰之上欲其皆附乎巳初六雖有應於四而無附之之心故當晉如摧如之時而有摧如之意貞固自守以茲獲吉其守正不阿如此雖名實未孚

於上下而進退之際綽綽然有餘裕未受命者不
枉道以從狥人故於人皆急進之時獨行正而未受
命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象曰受茲
介福以中正也

六五大明之君六二以順而麗明柔進上行而曰
晉如愁如者二欲應五而四抑其進惟固守其貞
而不移豈惟獲吉必受茲介福于其陰柔之君王
母指六五而言之然六二介然自守
以中正而致之也介大也助也又六二介然自守

而受福于其王母如豫之介石亦在六二之中正
六三衆允悔亡象曰衆允悔亡能以陰居陽疑有悔也然居順之極而在下二
陰俱欲上麗乎大明之主三能推誠以信乎女與
之並進非如九四之蔽主嫉賢故衆皆信之宜其
悔可亡而其志得以上通于其君也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三陰柔順自下而麗乎大明九四獨以一陽阻之
如子朝子帶董卓桓溫之類晉晝也鼠晝伏夜動
畏人故也九四憑城依社貞固不變得□□□□

□□□凶惟九四以貪而厲才有餘而德不足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象曰失得勿恤往
有慶也
易以陰陽失位爲悔六五以陰居陽本有失正之
悔而乃亡者三陰上進而麗乎大明是其得
悔而其旨得進乃其失也然六五之
失未必不爲福九四之得未必不爲禍六五大明
之君智高而見遠或失或得泰然勿恤不吉寧有不
念慮則悔斯可亡矣如此則何往而不利哉六二本以中正而麗乎大明非
九四之所能

間也往而應之則有會聚之慶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六五悔亡執謙守柔虛已以應物而上九欲特剛以陵之以陵物伐邑者也維可用之以伐邑角者在上而陵者自治而克已也如此則雖可特剛猶可變爲吉無咎吝者以其善補過也若貞固不變則各維可用之於克已不可特剛以陵人以

其道未光也晉者乾之遊魂姤者乾一世卦上九皆取上窮

之義

䷣ 離下坤上

明夷者晉之反文王當殷之末世以免於難此明夷之義易之封爻多假明於闇世賢以明理如高宗伐鬼方帝乙歸妹皆此類也

明夷利艱貞

離下離明也而爲臣坤闇也而爲君闇者在下此明之所以傷也日入地中明夷在上明者在下此明之所以傷也猶聖賢以明德遭亂非艱貞以處此則

不免明夷卦序第三十六三十六者乾策數之窮
窮則必變乾有君象明傷可知故不言艱以致謹則
害於邪而非所以全身不貞以自守則合乎汙而
非所以遠害必艱危其思慮堅白其志節然後可
以免於難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
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
之
履與明夷二卦皆文王所體以免商紂之難故卦
皆有危懼之辭文王之明爲紂所傷故有明入地

中之象然明入地中特晦於一時爾豈可息哉文
王有明德則內文明矣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
殷則外柔順矣雖有文明之德而不自耀體柔順
於外以蒙大難而不失其聖是文王以此道而處昏闇之時也以艱貞為
利而晦其明於闇世箕子以庶兄之親居父師之任雖被囚奴之辱身罹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體
此以立長之德盡明夷之朝也蓋文王體全卦
之義故以此繫之箕子體六五一爻之義得艱貞
之道故以利艱貞繫之文王在外而勢疎箕子在

內而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

明出地上陰柔在下皆資吾之明則其明不得而

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

入地中陰彖在上皆傷吾之明則其明可以進

不晦蒞衆當用明今乃用晦蒞衆當用明今乃用晦則無以全

其明也用晦而明亦暫焉爾豈可息哉不謂之日

入地中者日雖入地豈爲所傷

但夷其明爾前明既夷後明繼作此文王有明德

所以繼商而興也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

主人有言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明爲所傷去之宜速故曰明夷于飛離爲飛鳥鳥
飛而舉其翼必見縻矣垂其翼所以示不飛之形
也方其未去則垂其翼緩之至示不疑也及其既
去則三日不食惡之至懼不免也其所以有攸往
者以明夷之主與之有言此君子于行義在所不
食也此爻有微子去之象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象曰六二之吉順
以則也
六二之明爲王所傷然適自傷其左股而已比于

者紂父師殷肱之任忠謀而死則紂之罪不可赦
商之亡不可救故武王用拯焉而伐之師直爲壯
故曰以臣伐君其勢似逆順天應人其理實順以則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獲其大首不可疾貞象曰南狩之
志乃大得也
九三之吉實順以則也
九三處諸侯之位以至明克至闇有武王伐紂之
象曰南狩者南面而征也君爲元首不曰元首而曰
獲其大首者紂獨夫不足謂之元首也疾速
也武王伐商雖出民於塗炭然猶觀政于商須暇

之五年惟紂罔有悛心而後大正于商茲
貞之義也南狩之志雖大得亦豈武王之幸哉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象曰入于左
腹獲明夷之心意也
坤爲腹六四明夷之大臣以左道入其君之心腹
飛廉惡來之屬也既以不正之道獲其心意于出
門庭而施之天下如好殺戮則以殺戮入好驕淫
則以驕淫入既入其腹必得其心意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疾
箕子之貞不利於明夷之時矣而曰利貞者何也

益箕子雖佯狂爲奴然其貞者未始不利也故比
干諫而死貞而不利微子去之利而不貞明夷之
利貞惟箕子而已五爲君位而言箕子者紂雖在
上而三綱淪九法斁再叙彝倫在於箕子此箕子
之明所以不可息也箕子之明旣不可息故皇極
之道萬世不泯明夷六五不取君位以皇極爲主
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初登于天照于地象曰初登于天後入于地失則也

晦而明者用晦以全其明也不明晦者積其不明
以至於晦冥也初登于天謂紂在位之初如日之在

天後入于地謂後之失道如日之入地故初登于
天其明猶足以照四國及其後也昧比于淫邪至於
昏闇則入于地而失爲君之則矣

☲離 下
☴巽 上

二女同居有家人之象長少有序有女正之象風
火相生其化嚴明有家正之象正家之道女正爲
先家人有二南正始之道象周之所以興
家人利女貞
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乎女貞故家人
義惟女貞而已

象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
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兄兄
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家人之卦先言女正位乎內而後言男正位乎外
蓋女不正位乎內則不足以為家故禮內外不通乞假男女不同椸枷
井不共溫浴不通寢席不通衣裳內言不出外言不入其所以嚴內外之
限者至矣皆以防瀆亂也故男女正非特在人者
為然實天地之大義乾統三男而長男代父首出
以致用坤統三女而長女代母

作成而代終女正位乎內也九五剛嚴父之象也
六四柔正以承九五母慈而俱曰嚴君者治家以嚴爲本也九五剛嚴在上父父也
六二柔順在下子子也長女在上中女在下兄兄弟弟也互體坎坎爲夫而處上內卦離爲婦婦也此禮之所謂六順也六二以柔正而主於內則女之位無不正九五以剛正而主於外則男之位無不正六二婦順故取乎柔九五父嚴故取乎剛內外不相瀆則尊卑之分嚴則家正家正則國治國治則天下定故曰正家而天

下定矣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大凡火烈則風盛風自火出象一家之風化自內

而出其嚴明之盛如風火相生不可嚮邇此齊家

所以風天下也齊家之道自言行始物則遍此猶

物恒猶與恒之恒言有物則不妄發行有恒則不

妄動此脩身齊家之要

初九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初九剛正以閑有家於始治家之道防之以法度

則於放辟邪侈不爲敎之以禮義則尊卑長幼不

案斯不至於有敗家之悔然防閑之道當於其志未變之初辨之宜早也若其志已變雖閑無及矣魯威王不能制其妻莊公不能防其母卒以敗家亂國皆不能閑之於其始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六二順巽中正婦貞之象婦人無遂事居中正飲食而已孟子之母曰往就汝室有閨門之修而無境外之志男姑絺衰而已故有饋主饋之外無上有制義之夫則婦人之職自居中主饋之外無一敢專遂謂專其事也六二之吉以順巽不專而

盡婦道也易言順以巽
師漸六四言人臣之事君家人六二言婦之事舅
姑其義則一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象曰家人嗃
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嗃嗃者風自火出之聲離巽相薄之氣所以象治
家剛嚴之貌嘻嘻者笑樂不中節也九三剛過其
中傷於嚴急有家人嗃嗃之聲雖曰悔厲而家道
正所以吉也若乃婦子嘻嘻笑樂無度法度壞而
倫理亂矣蓋嗃嗃若過於嚴而要其終則未爲失

嘻嘻則始未見其害而終必至於失治家之禮節
所以有客也
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六四柔正上承九五之剛夫婦相正則家肥矣處
家之大吉莫大於此順在位如禮運所謂父子篤兄
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在位順則安其分而不相
瀆循其序而不相亂禮言家肥國肥天下肥而繼
之以是謂大順卽此意也家人一卦六爻陰陽皆
正初上以剛閑於終始有順在位之象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九五父道也父爲家之君王有父之尊家有國之道假至也盡其道之謂至推一家之治極而至於爲天下法可以勿憾乎天下之不治矣故吉張氏西銘曰乾稱父坤稱母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幼孤所以幼其幼凡天下疲癃殘疾煢獨鰥寡吾兄弟顛連而無告者也聖人推此心而廣之則薄海內外皆吾赤子血氣之屬莫不尊親是人君有愛天下之心而天下亦有尊君戴上之心此交相愛之義也天下之事惟盡其道而無所不用其極斯可以勿憂豐亨有盡道之王故曰勿憂宜於王假

有家乎家國一致故豐言勿憂而此言勿恤也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上九剛嚴於上正心誠意以率下故不怒之威甚於鈇鉞閑有家之道王此而終所以吉也威如之威嚴非在鞭朴之不弛苟其身不正而專威嚴父子相夷則惡矣大學曰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皆反身之謂也

家人以順而富睽以疑而乖周公無可疑之迹而
成王以睽乖而疑周公管蔡之於周公兄弟也同居
之義也及管蔡流言而周公遭變成王不免於疑
周公而君臣情睽矣及其極睽而通則成
王終於不疑而周公得以合志而行道此睽所以
次家人
睽小事吉
當睽之時上下乖隔內外不通若夫有疑惟小有所從事則
其心愈疑惟小有所從事於此則其疑漸釋至於
睽極而通矣

象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
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
吉也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
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離火炎上兌澤潤下其理必睽二女之志亦各有
行其情必睽火澤不相交而異其用二女不相比
而離其歸此卦所以爲睽也然澤與火固睽矣亦
可以有所從事於治睽之道以兌之說麗乎離之
明則疑心釋六五之柔進上行得其中道以應乎
剛則君臣之志合是小有所從事而吉也聖人因

治睽之功而復推廣乎用睽之理故天位乎上地位乎下此天地之睽也然生育長養而其事則同男位乎外女位乎內此男女之睽也然男願有室女願有家而其志則通如彼柝楫末則俯而首則仰如彼舟楫楫則退而舟則進此萬物之睽也然相與以致用而其事則類處乎睽之時而明乎睽之用固有不可勝窮者故曰大矣哉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澤與火遇則相息所以爲革不遇則相違所以爲睽言異而同所以成濟睽之功象言同而異所

以明用睽之理離凡二女始於同居其本同也及其終也一動而上一動而下則氣類不投而睽矣然物各有性也奚必强同哉故君子於此則同於其道而用異於其事同以不相與而異以相濟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初九剛正本無悔而處睽離之時則未免有悔及以辟咎也

睽極而通則其悔亡矣故馬者吾所乘不當睽而睽惡人者吾所惡當睽而不睽此所以爲睽也然本同者不得不同故喪馬雖勿逐而自復本異者不

得不異故見惡人祇以辟咎而已孔子之親交有
時而散然皆心說誠服而其道未嘗不行見陽貨
則矚亡以免一時之咎而其志未嘗不睽見所不
願見敬所不足敬以睽乖之時然也至睽極而遍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二五本相應陰陽本相求又以說而麗乎明然處
睽之時或者閒之反以疑而睽如周公之於成王
焉管蔡流言成王不免於疑周公不免於懼非委
曲以通則不合而且有咎咎矣巷象委曲之塗始於

委曲終於遇主若失道而未始失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象曰見
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六三與上九本有應然當睽之時則以疑而致睽
輿所以載上而上九疑三不附已則見輿曳而不
行牛所以服箱然上九疑三之叛已則見牛掣而
不受制六三任理而行其人天也雖不當位非所
招之咎也上九疑忌之甚且欲加之以劓刑故無
初然事久必定睽極必通三本應已初無可疑之
迹故有終原其所以然由其所遇者上九之剛也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九四與初九本相應然兩剛不相得故以疑而睽與離離則孤必當往而與之遇交孚而無間斯可以无咎無咎者夫以義率人者也初九雖在下然能盡剛正之義有元夫之象九四苟與之遇則睽者合非惟无咎而治睽之志於是行矣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六五陰柔而剛果不足故以疑而致睽離之悔今

其悔可亡者由其覺悟於終也益九二剛中自守有應於五乃六五之宗臣當其以疑而致睽猶人之自噬其膚然五雖以疑致睽而九二卒君臣聚會之慶此成王之迹苟往而與之合則有譽而觀之乃頤中有物之疑周公之象自二至上合爻而觀之乃有噬膚之辭

象故有噬膚之辭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孤出於睽而生於疑疑生於心而形於見上九處睽之極六三本無可疑與已應特所處不當其

位爾而上九所以疑之者不一見六三乘九二之剛則以爲負塗之豕疑其穢之甚也見九四在六三之上則以六三爲載鬼之車疑其怪之尤也其先之疑則張弧而禦之其後既通則說弧而應之方其禦之也則以爲寇乃其既通也則知其非寇乃其既交而有乃已之婚媾也苟往而與之和則陰陽既交而渙然冰釋矣

䷃ 艮上 坎下

睽離之後蹇難必生如成王疑周公管蔡扶武庚

以撼周而成王以未堪家多難爲言此蹇難生於
睽離之後也然坎爲中男有經綸之才艮爲少男
有止險之功與二女同居者異矣故在蹇有出蹇
之道而終成解難之功也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蹇蹇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蹇蹇上坎下艮前有險而後有
阻故曰蹇坤位西南平夷之方艮位東北阻絕之
隅聖人將以出天下之蹇必先得平夷寬大之道
乃能有濟蹇卦四陰二陽陰柔不能出蹇者
九五中正之君九三剛正之賢而已九五九三皆

濟蹇之大人貞固守正故能出蹇而之吉苟坐
而困於阻絕之地豈能有所利哉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
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
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蹇難也屯亦難也屯動乎險中而蹇則險在前而
已蹇險在前也需剛健而不陷蹇險在前也需亦險在
見險而能止當蹇之時冒險而進則有乘危取禍
之機今艮體居內見險能止非知者不能也夫遇
險而止則爲蒙見險能止則爲知然知者當有出

險之道豈終止於此而已哉東北艮位西南坤方若處東北是止於險阻之地其道必窮當利西南寬大之道以紓難則往爲得其中大人者陰柔所特以出蹇故利見而往則有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卦六爻自二至上陰陽各當其位當蹇之時用材各當其位則得正而吉而可以正邦矣苟在我有經綸之才在人有當位之實當蹇之時而有以濟乎蹇則蹇之時其用豈不甚大矣哉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脩德

山有險而水在上何蹇如之孟子曰行有不得者

皆反求諸已乃反身脩德之意

初六往蹇來譽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蹇難之時坎險在前未可往也若不待時而遽往以求出蹇之功增其蹇爾故四爻皆以往爲蹇而初六陰柔最遠於五而無應於四獨能體艮之德止而有待則見幾之明而其知足稱也故曰來譽見險而止惟知變者能之遇蹇之始量力而動以待九三來反於內爲已之助然後相與成濟蹇之功最能反身脩德者也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四爻以往蹇爲戒而二五獨無之蓋九五濟蹇之
大人而六二與五中正相應乃同心濟蹇之臣也
故雖處於蹇而不辭寧知有我躬之故哉蓋六二
爲王之臣任王之事九五所恃以爲腹心之助當
以身許國豈宜以往來置念慮之間如是而後可
以終其身於無尤之地蓋一節不謹終身爲累爲
王之臣而不能終於無尤始雖守節亦不足尚也
不謹其終安能保其終安能保其始之義哉
九三往蹇來反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九三一陽處下卦之上在內二陰恃之以爲安故

以來反爲喜夫見患不避此王臣蹇蹇之節九三
以陽剛之才而來反以避往蹇之難則濟蹇之責
將誰任之蓋三之來反待時而動合二陰之取以
固在內之勢非遇難畏避而辭濟蹇之責者也喜
者陰陽相求之情

六四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六四陰柔不才不足以濟蹇往則益
入於險中不若來而連上下之二陽上連九五剛
中之君下連九三碩德之賢與之協心濟蹇則材
當其位而得其實不敢過分以求功苟不明夫當

位實也之義非有折足覆餗之憂必有過涉滅頂
之患也
九五大蹇朋來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六爻惟二五無往蹇之辭五爲蹇之主二
爲濟蹇之臣而又以中正相應於大蹇之中而有
朋來之助故曰朋來九五得六二之朋以剛柔之
中德相節故用人處事各當而無失則濟蹇之功
成矣又上卦坎互體亦坎是大蹇朋來也而九五
以中道節之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

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九五尊而有位足以濟難九三其德碩大與五同功此其才德能濟天下之蹇上六志有餘而才不足雖當蹇極之時往猶有蹇來而下應於三近比於五則有碩大之功利見大人謂五也志在內謂五以剛居尊故以貴言之

☶坎 ☳震 上下

蹇難之極勢必解散六五陰柔之君爲三孤所惑致蹇難者指初六六三上上而言也所以能解散者九二之功成王爲管蔡之罪所以能解散者

霍叔所惑也周公東征而罪人斯得所謂藏器待
時者也觀之卦畫其象可知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解者蹇難解散之時也坤位西南者寬大之道而除其虐政無攸往謂不
方故利乎以寬大之道而除其虐政無攸往謂不
可過乎此也其來復吉者復先王之舊政而無事
乎變更則民心安而不擾有攸往夙吉者斯民憔
悴於虐政急於除虐救亂故有攸往而以夙爲吉
也武王克商未及下車乃反商政政猶舊而萬姓
說服此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

象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時大矣哉

解散也蹇難所以解也蹇難所以解散者在乎險以動動而免乎險此解利西南往得衆也解功所以成也解利西南者人君體寬大之德以行緩天下之難往則以寬而得衆其來復吉者先王舊政莫不得中當蹇難之時法度抗弊紀綱廢弛刑罰峻忌復先王之政則事事物物莫不得中矣當此之時民心思出於塗炭以求解倒懸久

矣聖人之心切於救民如救焚如拯溺可不盡有攸往風吉之義乎蓋有攸往風吉則無往必有功矣非惟聖人之解難爲然也天地之大亦莫不然也雷聲一震則掃天地之妖氛甘澤一沛則滌羣陰之淹滯雖百果草木之微莫不俱有生意則解之時豈不爲大矣哉地之間若西南一也蹇言無所往象言往有功何也或問利西南體寬大之德以解天下之難不可過乎此故無所往猶當推寬大之德以結斯民之心而不可止乎此故往則有功也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雷雨作則蹇難解散故赦過宥罪所以見天地之仁過出於偶然故赦以赦過宥罪所以廣天地之仁過出於偶然使新罪恐其或罹故寛之而使改二者雖有輕重一本於忠厚而已

初六无咎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初六與六三上六之三陰皆蠱惑其君之心故作難者二君子也就三陰爻而言之上六君側小人也解難在不赦故以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象之六三上特上六之小人下陵九二之

君子故以負且乘致寇至言之初六知小人之可
醜而君子之可貴拾二陰之類而應九四之君子
如東漢呂强身爲宦官而上疏排宦官故於三陰
之中最爲無咎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
也
田所以去害狐穴居而隱伏邪媚而蠱惑之物也
解有三陰象三狐狐者蠱也象小人執邪道以蠱
惑其君之心九二剛中爲五之應挾坎之弓張震
之矢射而獲之使小人不得以蠱其君猶田之去

害而大獲得黃矢象其得中直之道以貞正而獲
吉六五陰柔之君剛斷不足此九二所以獲三狐
而成功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
我致戎又誰咎也
六三負且乘之小人恃上六君側小人而與之爲應
上慢乎九四而下暴乎九二之君子小人情態每
每如此九二君子以解難爲已責必殺之無赦爻
言致寇至者由已致之貞吝固不改豈不吝哉蓋負
而且乘亦可醜也寇戎之至自已致之又誰咎乎

九二非宼自六三言之則爲宼戎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拇微而在下指初六而言九四居大臣之位當以
至公爲心不可私初六之應必解而去之凡君子
之類至斯與之交孚然後足以當大臣之任蓋不
如是則未當於其位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象曰君子有解小
人退也
作難者小人也解難者君子也六五陰柔之主爲
三陰所惑以致天下之蹇難君子解而散之而天

下之難以紓故此爻不言人君但言君子維有解吉蓋君子維有解之際有以見其處心之仁也但使其不能妨賢不害治未嘗盡小人之類而殺之則君子之心有孚于小人矣使之自謂吾儕有負於天下自知其罪以聽君子之命則小人不期退而自退至此然後見君子天地之爲量也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隼鷙害之禽處高墉之上則有可取之機上六君子一旦得可爲之時可不乘機以取

之乎上六解之終難之極而事機之會也故一舉而功可成獲之無不利矣九四雖處公位而有未當之譏得黃矢而獲三狐者其惟九二乎蓋九二有坎之弓又得黃矢是弓矢者器也射隼于高墉之上是射之者人也解悖理傷道之尤者爾未嘗多殺以傷吾之仁也

☶兌下
☳艮上

上經首乾坤十卦而後至泰否下經首咸恒十卦而後至損益泰否者天之數故先泰而後否損益損自泰變損九三之

剛以先柔損若損之又損三陽皆升
三陰地益上則泰變而爲損若損之又損三陽皆降則又變爲否雖有數亦係
乎人之損益之損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
享
損裁節也損下益上而以損名者上雖益猶損也惟損得其道然後爲益孔子讀易
損則益損也惟損得其道然後爲益孔子讀易
至損卦曰夫子何嘆曰自損者必
益之自益者必決之吾是以嘆也夫損者損有餘
以補不足損文而用忠損奢而從儉損人欲以歸

天理皆損也損或過不及未至於有孚
必其有孚然後合時中之義今損得其道人皆信
之是以有孚未至於有孚元吉而後可貞者可以爲正也聖人當損
可用哉元吉則咎且不免損何
之時明損之用謂禮與其奢也寧儉必損而歸之
中故因損之時而發明之曰損之爲道何所用乎
惟誠敬存於中雖二簋可用之於享祀繁文可損
也誠敬其可損乎不損其敬而損其文則二簋奚
不用哉

象曰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

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
益柔有時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偕行
損下益上不可行也今而其道上行必使之知所
以損我者乃所以益我也則民信之而必有以當
下之所患然且不顧而爲之則其所利必有以補其所損
其所患利不足以當其所患益不足以補其所損
則損且有咎矣可以無咎惟元吉而後無咎深言
下之不可不可損也今損下以益上於損下之中而有
益下者存所以有是元吉也損下不可貞也惟元
吉無咎則可貞而利有攸往故有孚元吉無咎可

貞利有攸往者損之道二簋可用享者損之時享祀所以通誠意於神苟時乎而損如周禮不得已而行之文雖損而誠愈存末雖損災殺禮不喪亦何惡於損聖人又慮夫人謂禮文可盡損去故明二簋可用享之義文之與實相須而行不可闕也至於不得已而損之文可損而實不可損也亦當損之時而損然爾故曰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享二簋應有時一簋足以薦神者有時爾非可常也使非損之時而用二簋之享則失時中之義矣

蓋虛文太盛則爲蓋之過不可以不損實用既消

則爲損之過豈容復有所損哉夫損柔以益剛
理之常今乃損剛以益柔特有時而已損益
如其損剛不已三變則爲否故損剛益柔可暫而
不可常再損極必益盈極必虛亦與
時偕行而已又損下以益上使其道得以行於上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
山高而澤卑而瀦於下其勢常有餘澤卑而瀦於下其勢
常不足然山以有餘而殺瘦澤以不足而增肥是
損者益之地也君子知忿氣之上陵
如山之不可遏則懲之使去情欲之內動
如澤之

無厭則窒之使夷聖人以損之象而求之於性分之內則知損益之義即萬物一體之仁在下正忿慾交攻之際聖人以損下益上之用施之於懲忿窒慾之間其益孰大焉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已事謂既往也既往則不咎其去之宜速當斟酌損抑之無至於損之又損尚可以合夫睽離怨背者之志尚猶庶幾也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

也

人皆以損下爲利而九二獨守貞以爲利益貞之爲利也征者非利也征過乎正則凶夫損下以益乎上非惟予者既過也過乎正則凡有所損者皆非利大矣自貞之外凡有所損者非利也征者過也過乎正則凶夫損下以益乎上非惟予者既損而受之者反以盈而取虧則其益之者乃所以損之也九二中以爲志則得其正是弗損者乃所以益之也使不知夫中以爲志之義損之又損至於三陽既升則爲否矣則其益之者非所以損之乎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象曰一人

行三則疑也
損自泰來泰之三陽自下而上象三人行則損一人也三與上本居相應之地今復損之以益上是一人行則得其友也益自否來否之有餘以益彖之不足是損之以益上是一人行則得其友也蓋損一人之善而行之則專而不泛而求之三人則疑而不專安能有所益哉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答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疾可損也下不可損也以損下之心而施之於損其疾而使之速有喜乎損其疾而使之有喜然

後無損民之咎使遄有喜者非媚其民而使之速
有喜也損其疾如藥中其病不久而見其功故使
之速有喜又忿心上陵懲心內攻皆疾也懲其忿
使之去窒其慾使之無是損其疾也忿慾除則脫
然沈痾之去體豈不使速有喜哉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象曰六五元吉
自上祐也
六五執录以居尊隆謙以盡下雖不求益於人而
人益之或益之者得之以無心而益之者不一也
十朋之者近獻其謀遠遏厥聰皆樂告以善道人

助之也多益之來則天地鬼神皆助之雖卜之龜而龜亦不能違也非元吉乎自上祐者上九道尊德貴六五能致虛以求益屈已而下之其爲元吉非自天祐也乃自上祐也指上九言之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上九本泰之上六由其虛已以求益而九三損剛以益彖是上之虛已者弗損也乃所以益之也以是損下何咎之有乃以貞而獲吉也如是則利於有所往必得其臣以益上爲心而不以家爲念

九三損剛以益上故上反實而下反虛是得臣無家之象也則自損者弗損也乃所以益之也然後爲大得其志或問上九道尊德貴乃六五虛已以求益之人也又言得臣無家則上九亦君位邪曰上九一爻亦極六五致益之效而言之爾必六爻之義皆貫通然後可以言易

䷩ 震下巽上

益自否來損九四之剛以益初六之柔則否變而爲益異本乾也九四受坤之陰而爲巽則損上也爲益則巽以卦畫言之陽變爲陰則爲益陰變爲陽則

震本坤也初六受乾之陽而爲震則益下
下以益上君子以爲自損損上以益下君子以爲
自益式成卦之義如此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將享天下之大利必涉天下之大害將履天下之
至危此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之義卦震下巽上震上巽風之中此利涉大川
象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
川之象亦利有攸往
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

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損上益下若自損也而民說無疆則所損者小而
所益者大矣自上下若自貶也而其道大光則
所貶者小而其光者大矣九五六二君臣上下俱
以中正之理致益中正者無過不及也所以有慶
聖人將以致大利於天下雖涉大難而不辭則木
道乃行矣木道者仁道也震東方之木巽東南之
木俱有濟川之材巽又爲風以行之此木道乃行
之象震動於下所以致益然動不以巽則不能日
進益致益之道不可驟也以驟致益則有壞苗助

長之患雖天施地生不離乎益動而巽之常況於人乎益自否來九四本乾之陽下而交乎坤土則爲震天施地生之象也其益無方言其無有方所畛域之限如不言所利大矣哉之意凡益之道與時偕行則知向也損下非得已也亦有時而已時乎偕行豈膠於損下非得已時而已時乎而益聖人則與時偕行豈膠於損下非得已時而已時乎哉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雷得風則聲益彰風得雷則氣益振風雷不相悖故能鼓動萬物而成發生之功此所以爲益之象

也君子觀風雷之流形而萬物亦與之而露生故遷善改過惟恐其不及改過惟恐其或後如風雷鼓舞萬物至速而不可留風雷之益莫大於遷善改過風以散之則慘者舒雷以動之則蟄者奮此遷善改過之象也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聖人將以致大利於天下必大有所興作而後功以成故於致益之始利用爲大作然初九震體之陽躁於動也苟志於興作而銳於有爲則將以利

之適以害之必元吉然後無咎損言元吉無咎者下不厚事也在下可損也益言元吉無咎者下之民豈厚於從事哉古者役民歲不過三日知下不厚事之義也元吉無咎損言元吉無咎者下不厚事也在下不厚事者利不十者不變法功不百者不易業之意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益與損反對益之六二即損之六五故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之辭不易益不言元吉者六五君道故言永貞有終象故曰元有始之義也六二臣道故言永貞

之義也六五之吉在於造始六二之吉在於終成或益之十朋之人助之也天人兩助而能永貞以盡臣節雖王用之以享帝而格天心亦無不吉或益之則人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故曰自外來也或益之則人將輕天下莫不與之故曰自外來則人亦無不吉或益之自外來則人亦無不吉或益之自外來則人亦無不吉或益之

中則難貞以保之益過中則凶事以持之凶事若殺禮□樂以救荒衣布冠帛以撫衆益之用凶事乃所以益之也惟用凶事於中心之誠然而非僞者益反以損之也惟用凶事於中心之誠然而非僞處益方可無咎有爭者出於中心之誠然而非僞也恃其滿則溢痛自貶損則難從益雖貴於用凶事亦必得中而後可行告公用圭者以此致益之志告之大庭廣衆之公用圭者古人見君祀神皆用圭以達其誠今告公而用圭以其所事加其所使足見其誠於益下也益下維持國家而固有之也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六三過中欲其中行六四不及中亦欲中行益益下雖美意必得其中而後可行也此中正有慶之意告公如周公洪大詰治周禮大詢于衆庶一日詢二日詢國遷三日詢立君皆以國之大事而告之於公而民從雖遷國重事亦利用爲之依遷國者君依於國國依於民之情而遷國也遷國重事也不言於此者益自否變損上益下正在此爻六

四致益之大臣人君所賴以達其益下之志於民者也盤庚遷都登進厥民歷告爾百姓于朕志觀此則知古人遷國皆告其民以益下之志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象曰有孚惠心勿問元吉則異乎告公從以益志者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心勿問元吉則異乎告公從以益志者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大凡中正有慶不言而意已孚矣必問其所欲而後應其所求或三王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得勿問之道而盡元吉之善惠心者惠之以心皆實德而

非虛文故天下亦以誠感其德而不容言必如是而後可以大得其致益之志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上九滿假在上無自上下下之心無損上益下之假在上下下之心無損上益下之志不知益而不已決之者至及其危以動則民不與懼以語則民不聞以乎乎民一旦有忿而傷之者至矣原其所致之由皆自夫立心勿恒始使其立心而有恒必不至於危以動懼以語無交而求者矣

偏辭者心既無恒則言皆出於一偏而非至理之
公有利已之心而無益下之志故或擊之自外來
莫不自已求之也自外來者言遠近内外無不傷
之也

周易下經傳卷第四

迪功郎福清縣尉李　舜舉　校正
迪功郎龍溪縣尉李　熙績　編集

周易下經傳卷第五

宋　清源李　中正　伯謙　撰

䷩ 巽上震下

益極而不已必決一陰處五陽之上寧可久而不決哉然六陽既極一陰又生陰陽消長如環無端此始復之機而君子小人常對立於天下作易聖人所以深致意於此也

夫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卽戎利有攸往

夫以五陽之盛決一陰之窮其勢若甚易然號令不出於上則人未知君子之心而小人或加以不

順之名則反有以貽君子之禍漢黨錮唐甘露之事正坐此也春秋之法不待君命而誅人謂其惡於王者之庭使人君渙發大號以孚其下則一舉而功可成矣邑人知其所去者止於一小人之地也告自邑則邑人之叛是必揚其惡而不濫無辜則無有爲之助者又奚事卽戎以去一就盡之窮陰哉故不利卽戎而後利有攸往也

彖曰夫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卽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夫決也言必決之理剛決柔也言可決之勢然不
中存夫決之志而外示說和之形使陰窮謀深而
致毒於君子則所謂理與勢皆不足恃也夫以一
桑而乘五剛其罪固在所不赦必暴揚其罪惡於
王者之庭而孚發夫大號使人皆知小人得罪於
天下非君子於得志之時而疾之已甚也雖決去
之易而戒其心惕若危厲而不敢以自安則今之危
乃後日之光也即戎佳兵也小人之事也以五君
子去一小人何用即戎則所尚乃窮矣惟利有
即戎則所尚也一
非君子之所尚也

攸往於剛長乃終之時小人之勢不攻而自去蓋
六陽之象曰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則忌
象曰澤爲水所瀦必其上天以及乎物君子之所養必
澤爲水所瀦必其上天以及乎物君子之所養必
欲得志以加乎民施祿及下此君子所當爲之事
何足居之以爲德使君以爲德則忌之者至矣是
知澤以及物爲功既上於天不久則必□祿以及
下爲事苟居其德見忌則必危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大壯四陽則壯于前趾其勢愈
夬五陽則壯于前趾其勢愈

壯則其進愈銳趾在後而動欲在前初九
人有壯于前趾之象然位卑勢微而動欲先
其往而不勝則小人勢張而君子氣沮適以爲咎
爾爲咎者本非有咎也由其往不勝而爲咎也初
九壯于趾往征凶亦往不勝爲咎之意如漢之朱雲
以未見信之小臣一旦欲借尙方斬馬劒以斷張
禹之首狂躁如此其得免幸矣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惕危懼之貌號警戒之辭莫夜有戎勿恤象九二以陽居陰處得其
中其去小人也未嘗恃健決之剛內兢戰而外戒

嚴警懼於臨事之日惕號於莫夜之間雖有寇戎
可以勿恤矣如是而後爲得其中道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
咎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頄翟氏曰頄顴間骨王弼曰面體之閒豈不有凶若夫君
而其勇決之壯見于顏面之閒豈不有凶若夫君
子則不然中存夬夬之志而外示和說之形捨其
上下四陽之類而獨行以應之雖陰陽和而爲雨
若與之相遇濡以沫而實未嘗濡也俟夫小人安之
而不疑一有慍則亂庶遄沮矣如是則功成而無

後患此君子中存夫夫之志所以能終无咎也夫夫之至也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九四處大臣之地當決夫之任上六君側小人九四臀之无膚

五睚比之日久故九四以坐則不安若臀之无膚

以行則不果若足之次且必牽去夫上六體之

羊然後其悔爲可亡九五甘於上六兌口之佞聞

君子之言則不信使上六小人猶未去人君之側

則九四亦難乎處大臣之位矣故曰位不當是以

其行次且也聞言不信者以九五向也之聰今爲
小人所蔽而不明也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莧澤草應夫卦氣象上之窮陰其勢不能久乎今乃使與
云猶澤草而生於陸其能久乎
力夫夬以去之以見九五之君昵比小人置於身
側雖柔脆失據之物猶難於決去爲君者當中行
而無偏徇之私然後可以無咎夫君能中行而僅
可免咎者由其剛明果斷爲小人所惑也去一小
人斷不出於已而功乃成於衆君子則其中亦未

之隕漢之亡唐之滅舉君子之一言殲於一
手而國隨以亡有天下國家者可不以是爲戒哉

巽下
乾上

夫以五陽決一陰消於上而長於下此姤
夫也姤以一陰爲五陽所求又在下而遇之猶小
人選入乎君子始雖微弱終必難制此姤之柔遇
剛所以爲陽消陰之機也

姤女壯勿用取女

一陰始生四德皆無但以女壯勿用取女爲戒其
不與陰長之意可知矣蓋陽壯則正而大女壯則

邪而遇以一柔而遇五剛是女也其進不正其行
不順乘於止而說之義其可取乎夫陽長至於四
然後爲壯今一陰始生已可畏矣況女壯況一陰
古小人之禍於其至微固已畏荷君子不悟而
與之遇其禍可勝言哉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
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
大矣哉

姤之一陰志於消陽若喜其柔巽而與之遇則天
下之難自是構矣所以嚴不可與長之戒也聖人

因姤之柔以不正而遇剛故明夫剛遇中正之理
夫天地以一陰而遇陽是爲夏至二至者天地之
中也品物咸章則萬物皆相見九二以剛遇中正
之君賢聖相遇其道盛行於天下蓋二陰長而爲
遯則臣道亡矣五陰長而爲剝則君道消矣姤之
君臣相遇欲其長久而不至於消亡必以剛遇中
正而後可故天地相遇則有以致咸章之美剛遇
中正則有以致盛行之功於一陰始生之時而推
廣夫天地相遇與剛遇中正之義則甚大

象曰天下有風姤以施命誥四方
天不言以風而號令八風之序行則萬品之命施
矣此天下有風姤之象也姤上健下巽剛健以監
之柔巽以入之施命誥四方之象也五陽在上一
陰在下有君出五言以誥其臣民之象乾爲天巽
爲繩有綸綍自天而下之象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象曰
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初居卦下一陰始生無以制之則其勢浸長當五
陽之時而初昵於二貴乎以道制慾益堅

其所守而不爲所牽如繫于金柅之固則柔雖纏綿不可得而轉也金堅止也柅止也馬化云在車之下所以止輪者九二貞固以守則吉若有所往而與之遇則必見其凶初六一陰始生如六一制荀信其蹢躅難制於後當繫之于金柅以止之慮夫桑道之易以幸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魚陰類微而在下有民之象當五君一民之時則爲九二包而有之九二既爲民主四雖有應反以失其心遂

遠民而爲賓一遠民近民之分而賓主之義判矣
魚旣爲二所包則彼固有主安有及賓之義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象曰其行次且
未牽也
姤與夬反對姤之九三卽夬之九四故其爻辭旁
通姤之五陽背有求陰之心九三欲下比乎初六
之一陰爲九二所間隔故以坐則不安若臀之無
膚以行則不進若足之次且雖危而未爲所牽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其間隔於二而其行未爲所牽也

九二近民包有魚而无咎九四遠民包無魚而反以起凶聖人以无近民遠民之理於此兩爻反覆而言之則失民之禍其眞可畏也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杞者材之良指九二言之九五之君用九二之良材以包容其民必高其木大其蔭使下民之愚得所依附若以杞而包瓜使得施于喬木也含章者九五有章美之德含晦不耀求賢以爲用故天祐之爲生賢佐此有隕自天也夫含章不耀謙冲退

托乃所以爲正苟自
之念作非所以爲中
是乃不廢夫上天生賢之命也姤夏至氣應正瓜
巍之時巽爲木有杞梓之象
上九姤其角上窮吝也
姤遇也初六以一陰而遇五陽故勿用取女上九
以陽剛處卦之極不與物遇而動與物觸故上窮
而吝然猶勝於爲柔道牽者多矣故雖吝而無咎
必欲盡夫姤之義者非剛遇中正不能也姤本乾
宮一世卦晉亦乾宮遊魂卦上九皆有角象乾上

九不言角而言亢龍有悔其與物觸可知矣初六
乾變爲巽故龍亦變爲魚易之取象皆可類推
萃自遯變遯者聖賢遯世之日也聖賢豈終於遯
世哉以遯之初往而居上則遯變爲萃商之末世
以文王之聖猶晦其明而不用大公望隱於渭濱
一旦明良會聚相得益彰此周所以興典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
往
人情萃聚則亨通此萃所以亨也萬物盛多之時

可以備禮王者思天下萃聚之由盡其所以事宗
廟之禮極而至之故能以孝得萬國之歡心詩云
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蓋古之
建國左祖右社周之先祖后稷封邰公劉居豳大
王居岐文王都豐武王都鎬成王宅洛皆斯民萃
聚之時而建國之初必以假廟爲重假至也王假
有廟則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四海之內各以其職
來祭此利見大人亨由於正也損二篇可用享祭
凶年不奢萃用大牲吉祭豐年不儉時平而萃則
萬物盛多可以備禮故奉牲以告謂其民力之普

存奉盛以告謂其三時之不害祝史無愧辭祖考
象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
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萃聚而亨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之情無不順以說此萃聚之所由致君以剛中爲
主臣以柔中而應君臣之間聚精會神此萃聚
之所以□王者當萃聚之時不以天下奉乎已必
先盡假廟之禮以致其孝而享于鬼神備三牲魚

腊之奉極四海九州之美故能以孝得萬國之歡
心此利見大人而亨也聚以正者俾萬邦惟正之
供如斯可以利有攸往矣禹貢有常物九式有常曲如是而後用大牲
而吉斯可以利有攸往矣故聚必以正然後爲順
天命矣雖用大牲而使聚不以正則是違天之命矣故雖
祭神其我享乎聖人觀會通以行曲禮當萃聚之
時而用大牲非奢也禮所當然也故利於有攸往
盖天命聖人以大寶之位使之得以成聚人之功
則用大牲而吉者不忘其本也欲聚者人之情天
地萬物之情無以異於人之情觀其所聚而天地

萬物之情可見則閉塞離散非其情可
大人享聚以正也君臣萃聚之道萬物萃聚之情
豈容於不正不正而聚不能以終日其能盡順以
若今之見大人而以聚欲掊克媚說其君之心者
說剛中而應之義乎象言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利未見而害已至又安有亨通之理哉
澤有隄防則可瀦水而潤乎物澤無隄則
地而有潰裂四出之憂故聚而無隄則民生心必
除時戎器以戒不虞晉武帝既平吳而講議去兵尋

致五胡之亂唐元宗當開元之盛而廢府兵一旦
胡雛猝起六軍不能受甲馳戈不虞人
主可不於萃聚之時而致其謹乎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
咎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九五大人聚以正而亨初六以陰居陽不正也而
應於不正而合未有久而不正而不正而聚
離者故雖有孚而不終由其拘於應以不正而聚
於九四不知捨九四而萃於亨以正之九五豈不
乃亂於乃萃之道若號咷以悔其失一握手爲笑

以盡其歡君臣之間聚精會神以道相投以氣相
許可以勿恤其有爭不終矣夫往而應五若有咎
也乃可以免咎如其乃亂於乃萃之時由其志亂
而不知所以免咎如其乃利用禴象曰引吉无咎
六二引吉无咎中正引君於當道故有吉而無咎
也
六二以中正引君於當道故有吉而無咎當萬物
盛多之時人主求得欲從而心志廣六二推誠信
以交爭其君如禴雖薄祭而利用享中未變者人
臣引君以當道必於其志未變之初則其用力爲

甚易蓋人主一心而攻之者衆一爲外物所誘則先入者爲主安能引之於當道哉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六三陰柔無高遠之見萃聚之時已過中而不備乎不虞一旦變生倉卒必至於有所無及之嗟果何所利哉如往而應上則知變而爲防猶可以無咎不免於吝而已蓋上六處巳謙巽當萃聚之極其始之小吝而爲安而上六有齎咨涕洟不能安於上人方恃之以爲安而上六有齎咨涕洟不能安於上所以保萃聚之功而無過中之失也

九四大吉无咎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九四德不當位而欲以一陽萃三陰於下得無僭
君之嫌乎必有大功斯可補過苟無大吉何止有
咎而已哉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象曰萃有位志
未光也
九五得位臣民皆萃之雖可無咎然匪以孚于
人者必其體元以居正永久而不變則其位可保
而亡匪孚之悔矣如其萃有位而元永貞者有未
盡焉則志猶未光大也

上六賚咨涕洟无咎象曰賚咨涕洟未安上也

離既重矣涕洟沱戚嗟萃既極矣賚咨涕洟乃可無咎聖人知聚極必散而防禍亂之萌寧敢一日安於其上哉

䷬ 巽下坤上

地中生木象周家以木德王積功累仁以有天下聚極必升故次於萃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升者自下而進乎上由卑以至於高如木得土始雖甚微終有大亨之理六五陰柔天下未見其德

則不能無憂然其德巽而順有以大慰乎民心用是見其爲大德之人則其本也斯可以勿恤矣聚人南面而聽天下五南面而至於尊位此南征之吉也

而進至於尊位此南征之吉也

象曰彖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大凡剛則能外柔則不能自立今六五之柔以時而升巽而順剛則能外柔則不能自立今六五之柔以時至於尊位者巽而順之德無所拂於人心而剛中之賢莫不應之其大亨者以正也天下用此以見大德之人非惟可以無憂將舉天下無不蒙

其福慶矣古者天子諸侯皆南面而立升之南征
由諸侯以至於爲天子而其志行矣象周家積德
累仁非一日文王由西伯受命而爲天子也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地中生木長日加益而不知此升之象也巽木在
坤土之中及其孚甲而出則觸仁陵破磽确而無
窒礙順之長也君子惟其順於德積小以至大由
初六允升大吉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初六陰柔位卑體巽無應於上若無可升之理惟

能推其誠以允而升乃爲大吉之大也孟子曰獲乎上
有道不信於友弗獲乎上矣初六始信乎友故終
能合志於上

九二孚乃利用禴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九二剛中之德上應彖中之君猶人之事神也苟
有由中而可通九二之孚則物雖薄而可通乎有以感
通其君如禴祭之薄在誠而不在物君臣志同道
合所以有喜升與萃反對故孚乃利用禴之辭旁
通

九三升虛邑象曰升虛邑无所疑

九三在下卦之上巽木將出乎土若升虛邑無所
窒礙故無所疑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
事也
大王居豳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反有以
興周家八百年之業方其去豳居岐若有咎也而
反以致吉蓋事昆夷惟順也邑于岐亦順也周家之
興其惟順事乎
六五貞吉升階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貞固守柔以此致吉天位不可階而升以貞固守

仁爲階而升其志於是大得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上六升之極闇闇在上而不知退其數消而不富也

富紂之象也若夫處升之極而不已者惟利于不息之貞而已蓋聖人正理之不息也非純亦不已之文王果何以

傳此百歲而心愈精萬世而道常

當此與箕子之貞明不可息畧同

䷮ 坎上兌下

升極不已必困困者剛爲柔所揜象君子爲小人所困升象周家所以興困象商紂之罪文王管蔡

之困周公豈終爲所困哉亦時焉而已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在困而亨由貞固以守其志也小人處困而凶大人處困而吉此困所以爲德之辨也處困而窮之時若有咎也不以其道得之又何咎大凡君子爲小人所困我雖有言彼固不信矣非君子之信矣

以言爲哉茲尚尸所以乃窮也先口在上而無應

象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

平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尸乃窮也
陰柔之於陽剛有自下而剝之者有自外而揜
之者今九二爲初六三所揜九四九五又爲六
三上六所揜猶君子爲小人左右前後所夾困故
日剛揜夫陽剛之氣輝光發越今爲陰柔所揜則
鬱塞而不通此致困之由也然亦何傷乎日月之
明哉故不憂困而不失其所亨安土敦仁故能愛豈非惟君子能之乎常人在困
則陰柔諂佞無所不至而終不能脫困至於固守
其正於困窮之中此大人所以吉也九二剛中有

處困之道剛中則不爲陰柔邪佞而所守益固有
言不信尚口乃窮知我其天雖不信庸何傷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澤中有水則澤有所潤滋水在澤下則澤無所潤猶
君子處困窮之時而不能澤潤生民非困之象乎
狼跋之詩周公之致命也東山之詩周公之遂志
也匡人之圍而弦歌不哀絕糧於陳而固窮不濫
孔子之致命遂志
臣賊子懼孔子之遂志也雅頌各得所春秋作而亂
在我當遂其所求
臣賊子懼孔子之遂志也命在天當致其所至志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初六以柔拚剛然剛終不可拚而柔反受其困坎爲木爲堅多心九二坎中之陽堅多心之木也初六在下而欲困之如以臀而自困于株木成王降霍叔爲庶人三年不齒要其終則小人自受其禍如人自入于幽谷之中而三歲不見者由其自處於幽晦而不明也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征凶无咎象曰

酒以養陽食以養陰中道以養心困于酒食則外
失所養而中自若豈君子之困哉朱紱者人君蔽
滕之服方且覺悟自上而來利用享祀者但以誠
信交神之道感通其君而已當困之時征則有凶
未見佞各中有慶者有信也要其終則無咎各中有慶者有信也要其終則無咎
其心中有所養則困于酒食何損哉又利用享祀
雖質古之鬼神無疑周公之心無愧於文武雖誅管
蔡非美事故雖征凶而無
咎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象曰

據于蒺藜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不詳也

六三上揜九四是困于石也下揜九二是據于蒺藜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不詳也

蒺也連上下之二陰以困君子然君子豈得而困哉自取凶咎而已大傳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斯將至妻其可得見邪管蔡初因周公及流言經困周公既息則自及於禍六三其象也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

九四初亦疑九二至是始釋然無疑故其援九二當位有與也

則徐徐其來方其來援之始尚有困于金車之志
九二剛中有金之象在下載上有車之象九四其
初未知九二之用心故吝然四必援二故有終太
公召公其初亦爲管蔡所惑後知周公之志終與
之合志在下者應初也四與九二本無應應之是
不當其位然道同氣合終必相與故曰有與
九五剝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象曰剝刖
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九五爲二陰所揜則不得不用刑以治之上則用
刑以刖六三雖以骨肉之親

亦不免於致辟赤紱者臣之服君爲臣所困而未
得其志惟用刑以正其罪然後得與九二合故乃
徐有說也利用郊祀天地以彰周公之德明已之
悔悔厥所以剔刖者爲陰柔所揜而志未得乃徐有
說者中直之道其終必伸如同人二五爲三四所
間始雖號咷然中直之道終於獲伸故□與此相
類故爻皆以中直言之利用祭祀此心一實受福
于天地神祇矣成王迎周公而歲則大熟此茲受福
之驗也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象曰困于

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上六以陰柔之極當困之終其困君子僅于葛藟于

臲卼之比雖所處有未當然葛藟易解也臲卼難

安也困極必通故征則吉曰動悔有悔者苟自謂

其動而悔斯有悔矣蓋他卦動則反動則

吉也悔吝之來雖生乎動然當動而不動則猶有

悔天下之動貞夫一於動之中而不失其貞則何

悔之有故其吉在於行也

䷸ 巽下 上

自黃帝始經土設井以塞爭端使八家爲井開四

道而通八宅鑿井於中歷唐虞夏商以迄于周而
其制不易是知井之爲卦象周家之太平皆由井
田以致之也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汔井
羸其瓶凶
黃帝井田之法井一爲鄰鄰鄰三爲朋朋朋三爲里里
五爲邑此古者井邑之制至周則八家爲井四井
爲邑是邑隨時有改而井不可改也無喪無得者不以
不易此邑可改而井不可改也無喪無得者不以
古往而有喪不以今來而有得古往今來雖若有

巽而井之爲井則常自若井井者秩然有序而不
亂此亦言井之體也汔至亦未繘井此言井之用也
汔者幾也幾至而未及泉與未施綆者何異至於
羸其瓶則汲井之具微矣雖有是井而功不及乎
物所以凶也坎爲水巽爲木爲繩巽木入于水有
繩以凶也坎爲水巽爲木爲繩巽木入于水有
象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之象乎
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
凶也
木巽乎水而上水以爲用則井養之功不窮矣剛

中指二五而言君子所養剛中而不變猶井之亘古窮今而不移若夫有是井而功不及乎物又何貴乎井哉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水行於木之上與夫巽平水而上水皆木上有水之象君子體井養不窮之義故勞來其民而勸相之勤者勸其力之所有餘相者相其力之所不逮則斯民莫不相與出力以養其上此木上有水井之義爲之田畯以飲食之爲之蜡以休息之此勞民也開之農桑勸之種植

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椮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如此所以勸之也以興勤利盱以時器勸盱以强予任盱如此所以相之也東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山之四章七月之一篇皆勞民勸相之意

井以陰居下上無其應無有爲之清潔爲貴初六以陰居下上無其應無有爲之清潔者其泉泄下漏泥穢而不可食舊井廢棄日久禽且不至況於人乎君子惡居下流正以此也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井之爲用自下給上谷之爲物自上注下九二以剛居中井之有泉者也使廢而不修則水下注蛙魚而功不及平物射注也子夏傳曰井中蛙爲鮒魚甕所以居水而致養甕既敝漏與羸其瓶何異無與者無應於上象無有爲之渫治者養甕既敝漏與羸其瓶何異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永王明受福也

渫潔也井已潔而人不食象君子能爲可用而不能必其用故見之者皆爲之惻然隱憂可用汲而用求爲可知苟爾如有王者作能明其有可

用之德則人斯食之而受福矣

六四井甃无咎象曰井甃无咎脩井也

六四柔正而在上卦之下功將及物經既潔之使完則其自脩者至矣猶君子脩心養性復甃之使完則其自脩者至矣猶君子脩心養性無不用其至斯可以免咎

九五井洌寒泉食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水之性以清爲正味以寒爲美洌清也坎正北方之卦水之正性故井泉清洌而得水之正味故六爻愈上愈吉愈畀愈穢井至於五而洌寒其美無以加矣象君子養其德

性既成由不失其中正之本然者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上六井收功處井貴上出惡居下流幕則不用之收而勿幕成物與無井同井至上而大成成己也收而勿幕也

有孚元吉者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勿幕也

物者無窮矣是井至於上而大成故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 離下
☵ 兌上

兌爲澤離爲火水得火而竭火得水而滅此水火

相息而爲革也兌金在上離火在下相守則流此
金火相守而爲革也四陽二陰有人事所當革也故以大過棟橈之
象此象人事所當革也故以革名卦以大過之初
二兩爻相易棟橈之象革而爲元亨利貞悔亡
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斯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可與守常難與適變巳
日乃孚者不信於未革之前而孚於巳革之後也
聖人當革之時盡革之善始雖未孚至於事已之
日人見其利則乃孚矣然巳日乃孚必盡元亨利
貞之義然後其悔斯可亡元亨利貞者四時之運

當革而革非有所愆伏也使秋典震治冬行夏令
其能盡元亨利貞之義哉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已日
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貞革而當其悔乃
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
之時義大矣哉
坎乘離則既濟兌乘離則爲革然坎水離火相濟
則成相息則滅兌金離火相息則勝相守則流此
革所以異於既濟也太元曰相生者父子之道也
相治者君臣之寶也兌金離火相克以相勝相治

以相成此水火相息之義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而曰革聚卦亦以離乘兌然火動而下澤動而上其志睽乖而不同行非若革之兌金則受離火以成功也當其始革民不知所從及其已革治定功成始信之也文明則足以革鄙野之弊斯有以說乎人心革必至於大亨斯盡革變之利非出於正安能得其當革而得其當則其悔斯可亡矣一或不當其咎可勝言哉故陰不極則陽不生此天地革而四時成也亂不極則治不形此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也當革之時雖天地

聖人不能違此革之功所以爲甚難而革之時所以爲甚大也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厤明時

澤水中也水中有火革變之象也故水火不相革則不能以致用四時不相革則不能以成歲治厤明時所以致日月歲時無易而百穀用成也革之卦序第四十九四十九者大衍之用大衍爲天地之數治厤明時之所從始也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爲也

事有當革者有不當革者時有可革者有不可革

者初九有其材而無其量時度力必有不當位性明材剛炎上好進不之華言其當以中順之道自固以去其輕躁之習而不可有爲也遯六二言執之用黃牛之革蓋以革之初上相易則爲遯故其義旁通

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象曰巳日革之行有嘉也

六二文明中正人皆說之是巳日也乃從而革之故往則有吉而無咎行事則有嘉者謂其見於行事則有嘉美之功益革之不當則有悔革之而當則有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大凡令不過三處革之時發號施令至於三而復往以有所變革故征則必凶雖貞亦危蓋革之號令至於三而成民無不孚者若夫既信矣而復有所變革則民不知所從故曰又何之矣盤庚三篇成王將宅洛作洛誥涵梓材此革言三就又何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九四革命之大臣當革而革故其悔乃亡也下卦
三爻象已革之後方革之初上卦三爻象已革而有孚改
命吉者其誠信素孚於人雖改命而亦吉九五革
命之大君九四改命之大臣古者上公九命侯伯
七命子男五命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皆出於
大君所錫九五大人既革天命於上九四大臣斯
改爵命於下此革命改革之別也信志者事未爲
而其志已見信於人故曰信志命如蔡仲之命文
侯之命於周此改命之類詩曰上帝既命侯于周服是天既訖
殷命而殷之諸侯乃受命於周此改命之象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大人一也在乾則象龍在革則象虎龍之飛在天不可階而升所以象其神也舜禹以天下非龍飛之神乎虎變咆哮則其威靈氣焰足以動人所以象其威也湯武之放殺桀紂非以匹夫之變飛變之威象以干戈得天下故大人虎變之威乎虎變之威不待占而後有孚其文炳者文德炳然著見也書曰湯始征自葛始天下信之非未占有孚乎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豹者虎之類有湯則有伊尹兼朱之徒有武王則有太公望散宜生之徒此皆豹變之君子其謀謨韜略蔚然而茂密斯能助大人虎變之威征凶居貞則吉君子既豹變於上小人斯革面於下革面者向之非面於湯武矣至此則天下小人皆非面而臣之有不順以從君者哉

☲ 巽下離上

六十四卦皆象而鼎之象最著初象趾二三陽爻象鼎形五象耳上象鉉享上帝養聖賢用之故爲

帝王神器

鼎元吉亨

昔禹得古之九牧貢金鑄爲九鼎以象物爲帝王之神器國家之重寶有夏失德鼎遷于商商有失德鼎遷有周元吉亨者大吉而亨也人君寶九鼎之重以鎮其國家得之則興失之則廢國之廢興係乎鼎之存亡則鼎之爲器其元吉亨可知

象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烹以享上帝而大享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六十四卦皆象惟鼎象最著以木巽火者火無成
形麗於木而有形木不自用巽乎火以致用而烹
飪之用著矣夫鼎之烹飪豈適口體之奉於不
推此以享上帝養聖賢則鼎之用大矣蓋祭祀莫
重乎上帝賓客莫大乎聖賢特舉其大者以該其
餘爾烹以享上帝者郊之報也特牲用犢三
盡物明堂之享帝也元酒大羹不主於極味以少
爲貴者謂其舉天下之物無足以稱也以簡爲上
者謂其貴誠尚質無惡其略也則禮之用於上帝
者惟致其敬而已大享以養聖賢者用於養老則

有執醬執爵之儀用於宴饗則有體薦折俎之
非徒爲是虛文也享帝尚質不貴味故言大享
賢備禮而貴味故言大享上帝所以盡報本反
始之誠養聖賢所以示尊道貴德之意聖人極鼎
享之用正而備其味以養聖賢者欲其資之以
也故自古處以謙巽而耳目之聰明斯益廣剛本在
上今以柔進而上行不恃其尊以下乎賢斯能得
其中以應乎剛此所以元亨而永保夫神器之重
也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木上有火所以用之者鼎也非鼎則木上有火之功不著君子推鼎之用以盡天人因成之理蓋一人正位於上則公卿百辟凝命於下凝嚴肅之貌也以卦體觀之有一人南面而出命大臣巽順以承命之象巽爲繩有紘綖縛之象方鼎取新之時在外則公侯伯子男莫不有其位以凝命則雖有粟五內則公卿大夫士在位以正位者必凝君之命而後能定也使不正位而所以正位者必凝君之命而後能定也使不正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凡物之顚趾皆悖也惟鼎之用初必顚趾利於出否以致潔去故而取新故鼎雖顚趾不害其新故鼎雖顚趾不害其人也使妾有子悖也子足以奉祭祀承先祖則未悖所以無咎夫鼎有取新之義聖人之於人貴其身不問其所從論其今不責其所素故鼎以出否而取新爲利天下無全人矣妾有子其所出雖卑下苟利於宗廟社稷則可以出否而取新春秋之義母以子貴盍子既貴則母斯從而貴矣顚趾若有咎而出否從貴則無咎也古者舉士於魚鹽取人於臾虜者如此異爲長女而在下妾婦

之象也蠱初六有子考無咎亦在巽體皆取伏震之義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我能即吉象曰鼎有實謹

士無賢愚入朝見忌九二剛中有可用之實忌而

仇之者有疾我之心但使其不我能即則吉矣能

謹其所之而不爲所害則我仇雖有疾我之心可

以終於無尤也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象曰

鼎耳革失其義也

六五黃耳爲鼎之主九二剛中爲鼎之鉉六五虛
耳以受鉉而九三忌其賢而間之是有鼎耳革也
則其行塞而不能自通乎君雖處正位凝命之時
有九鼎八珍之味如雉膏之美且不得而食之苟
能去其忌賢之心則與六五陰陽和而其悔可虧
矣方雨而悔已虧固無俟乎久也悔無既成而虧之
猶可保其終吉若不變于初而與鼎耳革則失君
臣之義矣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象曰覆公餗信如何
也

三公鼎足承君君之所特者股肱得人也九四以
陽居陰不正也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少而
任重必不勝其任以敗乃公事而覆公餗則併與
其身亦及之矣故其形渥者而凶也彼其始不量力
以居大位人皆逆料其不勝任而九四不之信及
至覆餗形渥果若人言則其所自信者如何也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象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
六五黃耳而鼎始有亨飪之用今黃
耳以貫耳耳以受鉉是虛中以受實所謂巽而耳目聰
謙柔於上黃耳之象也以彖應剛金鉉之象

明也夫虛中以爲本受鉉以爲用利貞固以守此道中以爲實者以巽順而廣一已之聰以謙虛而盡天下之美虛其中以爲實者以巽以受實故曰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鼎貴於元吉亨而上九大吉無不利皆由玉鉉以致之蓋六五下應九二之剛金鉉也上尊上九之剛金鉉也凡天下之圭璧其章金玉其相者五皆賢玉鉉以元亨之效於是爲至蓋上九聞以資乎已則巽而耳目推誠而物與之交際合見聰明是以元亨之效於上而堅實有如玉然温潤柔也堅實剛也

處實師之位如鼎之有玉鉉以其剛柔節也豈不
益增其堅實而溫潤故曰剛柔節也
如玉之堅實而溫潤故曰剛柔節也
䷲震下震上
雷者地之陽也一陽處二陰之下必震動而出於
上坤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卦以一索於乾而爲震故其出則代父祭則主器
則爲雷雷聲一震而萬物達此震所以亨也虩虩
恐懼之貌啞啞笑語之聲人情因震驚而知恐懼

反以致後日之福雷有震驚百里之威人情莫不
惶遽而失措惟長子於三王祭之時神完而守固優
游自若而不喪其匕鬯則出可以守宗廟社稷而
爲主矣

象曰震亨震來虩虩恐恐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
祭主也

虩說文以爲蜴虎虩虩有四顧不寧之貌震來虩
虩因恐懼而致福故笑言啞啞後皆有則不至於
越法而敗亂常震驚百里遠近驚懼而能處之自若

則其出可以守宗廟社稷而爲祭主也震爲長子出則主器人之所守不觀諸平居閑暇之時惟觀諸卒急逼之際益於倉卒急逼而不失其常則其力量足以鎮靜寬裕足以制變不喪匕鬯之義或然陸氏曰匕者撓鼎之器先儒皆云以棘木爲之長三尺棘取赤心之義祭祀之禮先烹牢於鼎而以匕出之升於俎上是也所以載鼎實也鬯者秬黍之酒其氣調鬯故

謂之幽也或曰以鬱金草和酒有芬芳調暢之氣
人君於祭祀惟七升體薦酌酒灌地則報親之其餘
皆不親也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洊重也仍也雷聲震驚洊仍而不止君子恐懼以
敬天威脩省以應天變則今日之恐懼所以爲後
日之福也天下之理有大摧折然後有大成就有
大震動然後大傳所謂功業見於變是
也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

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震來虩虩笑言啞啞與鬳辭同只加一後字蓋初
爲卦主故其亂不易如屯初九爲卦主言利建侯
謙九三爲卦主言有終也後笑言啞啞者君子始
懼則終寧小人始慢則終懼此聖人設卦之大旨
故諄諄複而言之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象曰震
來厲乘剛也
初九陽剛震動於下其勢莫禦而六二以柔乘剛
可謂危矣當震來之危億兆之衆皆有所喪貝者

人所寶而用者自失中無所守者處之不能以須臾寧惟六二中正自守視之若無處於至高之地而超乎事物之表居靜以制動及震數既周則雖勿逐而自得震爲少陽其數七七日則震數周九陵至高之地也乘剛者震來之危非六二有以致之特其所乘者初九之剛爾則其得喪危厲何足以動夫中正有守者之心

六二震蘇蘇震行无眚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六三無中正之守當震驚之時則恐懼而省察及震驚之後則宜迷而不知當震驚之時則行而無

眚及震驚之後則安意肆志而不知變其能無眚乎平原其所以蕃蕪於震驚之後者由其處不當其位也

九四震遂泥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九四爲國大臣當震驚之來以陽居陰遂泥而不知變則無光大之功必歷變履險而後可以弛震驚之患故震宅百揆者禹也而治水徂征亦禹也攝政者周公也而膺戎狄驅猛獸亦周公也古之君子惟其處震驚之時能應變而不窮所以成光大之功

487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
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震往來厲猶言來之坎坎也上體之震方往下體
之震復來其危可知蓋六五乘九四之剛而應乘
剛之六二故震往來之辭獨見於此六五之君處
往來皆危之時能保億兆之衆而無喪者以其有
事乎震驚之中不啻皇而失措也危行者謂動於
至危而所以處震往來厲而大無
喪也夫大震明來以中故能承天地百神以爲
六五之君其事皆在乎中節之震往來厲危行
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祭于又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其事在中者有事于宗廟之中震驚百里而能不喪匕鬯則能保宗廟社稷而為祭主故大無喪繇象皆指此而言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居震驚懼之極而過乎中是其內已失所守矣故內之神氣索索而不存外之瞻視矍矍而不安中無所守而欲動以求免乎震驚之患則其征也適以致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者益震驚之來禍患已

及其身則無及矣方及其鄰而知恐懼猶可免
咎婚媾指六三言之六三不中不正有乘剛而守畏鄰之戒則可以無
之眚上六宜無拘其應而上六宜無拘其應雖我之婚媾有言焉勿恤也蓋處震驚之極
咎彼雖我之婚媾有言焉勿恤也蓋處震驚之極而求以免難得無咎足矣安能免婚媾之有言而
昵比於禍患哉中未得者內失所守也畏鄰戒者
外知所懼也震卦言虩虩啞啞蘇蘇矍矍二
五皆言億諸卦皆無此雖皆寓恐懼修省之意亦
於爻義各有辨也

一陽止於二陰之上止得其所也八卦致用始於
震終於艮故爲止艮之卦體象人之背立故有止
之象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人心本止於無慾之地也背者所慾不存之地庭者與物交接之所
艮其背者止於無慾之地則內心不動故能忘我
而不獲其身行其庭者行於接物之所則外誘不
入故能忘物而不見其人忘我則止亦止也忘物
則行亦止也物我兩忘內外兼止又安有人爲之

累哉

象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明道先生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止也光明

者止其所止之止也時行則行者行之止也止之與行不一而皆得時中則其道光明盛大而無所累

膠於一

莊子曰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爲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是爲知止而不知時有我者未忘猶爲不知止也上下敵應

不相與者艮六爻陰陽皆敵敵而相與則物我相
戰敵而不相與則物我相背而情慾自遠矣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遇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上下皆艮兼山之象艮止物莫如山之連而可不知止乎人不知止皆由於思出
其位思不出其位如艮之止則內慾不生外誘不
至矣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咸六爻象人相向艮六爻象人背立故咸初六言趾取背立爲義拇向前

故好動趾在後故不動於艮之初而艮其趾斯能無咎利乎永守其正而不失也蓋初六本不正慮其以不正而動故有是言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六二居下體之中腓之象也腓在股之下動則有所拘攣而不獲拯救其上之失惟隨順其上之動此其心所以不快也夫在上有當正救者有當隨順拯救當知下體之中上之人有失則拘攣而不獲拯救當知

時行則行之義不可一於止也時止止也時行亦止也孔子之去魯孟子之去齊皆未退聽之義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九三過中不能止於無慾使內慾不生外境不動其限制內外之意九三剛制乎內外之限使內慾不生外境不動其地而剛制乎內外之意九三過中不能止於無慾之地而欲力制乎內外之限不出而與物接則已如一出而與物接則利慾之來紛列乎夤厲薰危乎其心矣

六四艮其身无咎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六四雖非中而能止其身於至正又何咎之有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六五雖非中正而止得其中言既有序則悔斯可亡艮其輔非不言也或默或語俱得其當所謂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也是六五雖非正然聖人立中以生正故曰中正也

上九敦艮吉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以厚德監人是謂敦監以厚德處已是謂敦艮上九一卦之終止於至厚以終其身非於止而知

其所止乎止於厚而不止於薄此君子所以終其身也

艮下巽上

漸自否來以三四兩爻相易則變否爲漸有進而爲泰之理人凡吉君子之進退當有其漸故六爻皆以鴻象之鴻者隨陽之禽秋南來而春北去隨時進退者莫如鴻鴻漸其旨則一

漸女歸吉利貞

內以巽順爲德外以止靜爲行進之漸者無若女之歸也女歸不漸則曰歸速則曰奔故

女歸以漸則吉也凡君子之進如女歸之漸然後
吉聖人制爲婚禮有問名納采納徵請期親
迎之禮必待六禮之備然後歸此漸之義也鴻之
漸也有序于干干于磐于陸之別不猶醴之
備乎于陸有兩爻故六爻象六禮

象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
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漸自否來坤之四成巽女歸也乾之三成艮男下
女也女歸而得其位進以正也夫漸之進不一未
有犯分踰等而進者漸專以女歸爲義蓋天下國

家之本禮義廉恥之大無若女之歸也故娶妻非媒則不得非卜筮則不從自問名納采以至于親迎莫不以漸女子之嫁也母醮之房中父命之祚階諸母戒之西階三日廟見而後成婦如是而歸則正正則吉君子之進正已爲先已不先正未有能正人者進得位者先明女歸之漸能正人者進得位則正正則吉君子之進也凡人之進必有功其人臣之進也以漸而後言進不以漸則如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仕不由其道而志於速進猶女之淫奔其有生育之功乎進必以正者貴乎進以禮則無不正矣正已

而物正則可以正邦也凡進以漸則不失正進不以漸則不失正者多矣九五之君有剛中之德人臣可進以正之時也惟能止於下而漸於上則其動斯不窮矣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山之高而木生於上必以漸而進然後根深蒂固愈高而不危如不以漸則傾危立至矣君子有賢於人之德其居於巳也非一日其化人也亦漸則倾危立至矣君子有賢於人之德其居於巳也非一日其化人也亦漸雖不求善俗而人自景仰之德愈高俗愈化猶木之漸於山可以美其山君子居是俗可以善其俗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易一卦六爻之內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具焉姑舉其一以明之耳理不能盡也如艮則取諸身漸則取諸物而漸之象不在物非艮之象不在身也卦言鴻漸象言善俗無嬌其不言女歸象言得位爻言鴻漸之所已言其所不言者不同也論者率拘於說卦之所已言未嘗言之如震爲龍乾爲馬而坤亦稱馬坤爲牛而離亦稱牛皆說卦所未嘗言八卦無鴻而漸稱鴻易之取

象不拘於一說卦姑舉其畧使人觸類而長之也
漸六爻何以有鴻之象鴻者隨陽之禽秋南來而
春北去故其來則以賓言之鴻之來賓其進有漸
其飛有序其歸不久古人謂賢者爲嘉賓蓋知此
意干者水之湄鴻之初以漸而進未遠於水故曰
干大凡君子之進則小人之危漸進之始安能免
小人之危漸進之始安能免君子之進則小人之
是有言其能免於咎者凡小人之厲而有言
是乃君子之義適當也又初六以陽居陰進不以
正也始進不正則小人有言於義爲無咎其咎在
君子而不在小人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磐石之安平者也水中所有自干而磐其進漸遠其處愈安猶人臣漸進以全富尊榮自得之貌也君子之行道也不素餐今孰大於是其子弟從之則孝悌忠信從之則君用之則安富尊榮飲食君之祿衎衎者和樂貌也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則失

閑有家之節蓋夫征
而不返則凡可醜可愧之事皆有以致之故婦不
盡其爲婦之道私孕於家而不育則失貞婦之節
婦之失道而惟醜其夫之離羣此豈專於婦之罪
哉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九三一爻蓋
明此義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象曰或得其桷順以
巽也

鴻非木棲之禽以喻君子難進而易退如鴻之漸
木或得其平衡之桷然後得進以安身苟有一不

正則君子不進矣六四巽體也順以巽則其動不
窮進以正則可以正邦矣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象曰終莫
之勝吉得所願也
五君位也而以臣居之故此爻以婦爲言婦者妻
道也凡天下之物生於水者安於陵者安於陵
其心亦猶婦之所安哉故猶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也
於水鴻水禽也今乃漸于陵猶人臣而處君位豈
婦三歲不孕則守貞婦之節雖有强暴不得而侵
陵伊尹周公雖攝位行政而終守臣節葢守臣節

者伊周之所願而攝位行政者非其所得已故曰
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象曰其羽可用爲
儀吉不可亂也
陸者路也非仕之象此卦九三上九皆言仕進以此道也
鴻漸于陸者九三鴻漸于陸象人臣退以此道也上九鴻
漸于陸象人臣退以此道也九三進而不知返則有離羣之醜上九進極而知退則曰可用
爲儀吉此吉凶所以相反蓋上九鴻漸于陸乃急
流中勇退人也故爻贊其進退秩然有序可用爲

法而不可亂其羽可用爲儀者謂鴻之羽知進知退而異於凡羽也

☳兌下
☳震上

歸妹自泰來以三四兩爻相易則泰變而爲歸妹正嫡爲后其餘則爲姪弟媵卦以少女配長男所以廣生育重繼嗣也少女爲妹婦人謂嫁曰歸故名卦

歸妹征凶无攸利

以歸妹名卦四德並無直以征凶無攸利爲戒者長男在上少女從之若不待禮而行其征必凶果何所利

哉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長男配少女震東而兌西震爲陽中男兌爲陰少女震東而兌西震爲陽中萬物以生兌爲陰中萬物以成此天地之大義也家人言天地之大義則取其長男配少女歸妹言天地之大義則取男女正歸妹以少女歸長男故天地交而成震兌震兌交而生萬物使天地不交則萬物何由而興歸妹女之終而夫婦之始不以悅動而以德進關雎樂

得淑女蓋以德爲主而少女之歸徒欲以色爲悅則其征必凶是德不當其位也妹少女也女少則有柔媚之態君心一爲所惑則易於以柔乘剛故有不正矣何所利哉六三之柔乘九二之剛剛六五之柔乘九四之剛故有是戒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雷動於上澤感于下倡者陽應之者陰必正於始所以永其終陰不干陽女不乘夫所以知其敝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

跛能履吉相承也

初徵而在下上無正應娣之象也剛而且正女之貞也故有跛能履之象

君故有跛能履之象娣姪雖微皆得以進御於征則吉歸妹以娣古今常道以次承君吉在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兌反巽巽爲股兌折之跛能履之象

相承也兌反巽巽爲股兌折之跛能履之象

窈窕淑女幽人之貞也跛而能履眇而能視象娣

姪當以跛眇自處不敢與嫡均也故能安其分而

未變常九二所以有眇之象也以剛居中能視

體離爲目而兌毀之眇之象也以剛居中能視

之象也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以六居三德不當也以柔乘剛行不順也

進動而非禮上無正應無所適從必待正嫡之歸

然後反歸于嫡而以娣侄從象言歸妹以須者以

德未當其位也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

也

九四處下卦之上下卦三爻象已歸而爲娣矣而

九四處諸娣之上獨遲歸者時是歸妹愆期也古

者女子以歲備數十五從嫡二十承事君子今九四已愆期而猶遲娣有時盛待禮而行也與其非禮以從人寧若愆期而待禮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象曰帝乙歸妹其君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六五以柔居尊象后妃之正位也執謙守柔與泰之六五同意卦自泰來故六五皆有帝乙歸妹之辭君謂后也古者諸侯之妻亦謂小君以德爲貴不以色爲說故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是嫡

不以服飾爲貴而使其娣之服飾有加於已欲其得以進御於君故不辭曰無以天子之富而乘諸侯無以天子之貴而乘諸侯無以進御於君故不辭如也帝乙歸妹之其惠及賤妾可知月幾望則不敢與至尊並其位雖正乎中而能以貴行乎謙所謂貴德而不貴色也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象曰上六无實承筐也

實承虛筐也

既成日夫婦未成日士女娶妻所以承先祖而奉祭祀頃筐所以承蘋蘩而供婦職謂之女則未成

婦也承筐無實則不可以奉祭祀古人祭祀君親
割牲士刲羊無血安可以奉祭祀哉筐無實羊無
血則不足爲夫婦故不言夫婦而言士女

周易下經傳卷第五

迪功郎新福州福清縣尉李　舜舉　校正
迪功郎新漳州龍溪縣尉李　熙績　編集

周易下經程傳卷第六

宋 清源李 中正 伯謙 撰

䷶ 離下震上

豐象家居有嫡有媵室家既盈生有繁息豐成之象也以天下言之則內而百官外而萬國有正有貳有貴有賤事業之大道德之富無所不有此豐所以爲盛大之時也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豐者盛大之名盛極必衰處盛之極而能亨者惟有道之王能極而至之假者極其至之謂也豐盛

者人情所憂而言勿憂者以王者有宜中之德也

王者持滿以中故處日中則昃之時而勿憂宜日中也

以超乎數而不囿乎數也

象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豐者大也電象其明雷象其動王者有是明德而大也電雷象其動王者有是明德而豐大之時猶且極而至之不於此而止焉蓋見於豐大所由致也惟有道之王於豐大之時猶且興事造業之間此豐大之所由致也惟有道之王於

自止自之心也其所尚者大而不爲淺近之圖故極盛必衰人情之所憂而此獨勿憂者以其有宜日中之德而宜照天下於盛明之時也天日中則必昃月盈則必食天地之大猶且一盈而一虛與時息盈虛之數乎惟有道之王能極其盛大而自處以挹損故日月有昃食而在我無盈虛而在我常不失其正所以勿憂而宜有消息盈虛而在我常不失其正所以勿憂而宜日中也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雷電皆至則擊搏震曜以
施之折獄者斷獄也致刑者加刑於有
罪者也惡者去則善者信所以致豐亨之盛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象曰雖旬无咎過
旬災也
九四陽剛震動而上承六五陰柔之君然功蓋天
下者不畜九四與人主權均而居威震人主者不畜
勢敵故曰配主初九不幸而與之應苟暫與之遇
雖旬浹間猶可無咎往則有尚若過旬時則有災
況拘應而不知變乎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六二離體性明然明盛則蔽君故有豐其蔀之象斗爲帝車紀綱于天今見不以夜而以日中是陰臣而蔽君也苟不知退猶欲往應乎五必以疑而致疾將以去其君之疑疾必推由中之孚以感發其志所以表其無可疑之迹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雷電皆至則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若九三人

臣而有是沛澤之豐則有侵君之嫌猶中日見沫
也而猶甚於見斗柄後星也猶甚於見右肱折則其身廢如此然後可保其功業而
折其右肱而自處於無用斯可免咎蓋右肱便於
人用如字林云沫斗柄後星也
全其終始九三處侯伯之位股肱之象也不知明
既極矣昃食將至功既成矣虧害必來故宜寧終於
不可用也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象曰豐其蔀位
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以震動之才承陰柔之君明盛足以蔽其上故亦

有日中見斗之象若遇其夷主指
六二言之也六二柔順中正能推誠以感發其君
之心始雖不免於有疑終能感發而使之不疑是
六二能推誠以夷易人主之心也九四苟有其孚
則變其孚之威爲夷主之誠則吉矣位不當者
不明也遇其夷主吉知變而臣剛也日中見斗者明盛則蔽君故幽而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有文章才美之德如六二之賢與之致豐大之業
六五以柔居尊能持滿以中而有宜中之德招徠

則在天之慶在人之譽皆兼而有之矣象指言六五之吉謂其能以柔居尊而有慶也專言慶而不及譽者天意如此人心可知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戸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戸闃其无人自藏也

上六處豐之極而遇乎中故明極必闇高極必危不宜中而有憂矣蓋豐其屋則自營者厚矣蔀其家則自處者晦矣隆隆者滅炎炎者絕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所以闚其戸而闃其無人也非無人也高亢絕物而不見其人也三歲之久非惟人不見

已而已亦不見其人凶可知矣天際至高不可極
也今乃必欲翱翔乎天際故始於自高而終於自
藏也

☲離下
☶艮上

火在山上其勢不久旅之象也古者男子乃生桑
弧蓬失示其有天地四方之志乃旅不處之義

旅小亨旅貞吉

豐象家居旅象窮困羈旅于外故僅可小亨旅而
小亨乃旅之貞吉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

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旅自下卦來六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雖否來六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雖否
上下未交故去否未遠是以僅有小亨亦異乎否
之不利也故柔得中而不過乎柔亨在於內也順
乎剛而不拂乎剛亨在於外也止而麗乎明亨在
於德也惟無應於上故僅可小亨此旅人之貞吉
也如孔孟抱道歷聘轍環天下猶冀一日得以行
吾道雖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然其所止必麗乎
明君然後可以小亨而爲旅之貞吉旅之時雖小
而其義則甚大如伊尹之旅於耕莘傅說之旅於

版築太公之旅於漁釣一旦罷乎明君皆足以成
大功立大業故曰旅之時義大矣哉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愼用刑而不留獄
火在山上則有燎原之虞故可旅而不可久亦如
刑獄可以旅寓而不可留也蓋明則不濫愼則不
寃惟能明愼斯不留獄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陰柔在下而不得中故瑣瑣之象故君子之旅將
以行吾道也如其不志於行道而屑屑於爲利則
其志窮失災矣豫之初六以志窮而凶旅之初六

以志窮而災豫之剛應而志行旅貴得志而行道
二者皆以志爲尙苟於其初而志已窮則或凶或
災乃其所取災
六二旅卽次懷其資得僮僕貞象曰得僮僕貞終无
尤也
次舍也資財也卽次舍懷資財得僮僕貞而無遠大之圖則懷與安
貞也然卽次舍懷資財而無遠大之圖則旅人之
實敗名六二雖得中而順乎剛然在內而不在外
亦終於無尤而已又何功之有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僮僕貞厲象曰旅焚其次亦以

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艮止於下次舍之象也火炎於上焚
舍旣焚則資財僮僕俱喪猶不知變而貞固以守
之過剛不中以爲旅則必危蓋以旅
下瑣瑣者爭利無順剛麗明之趣昧
心以理言之必喪而後已如吳起好
之國皆不容而終於殺其身非旅焚其次之象乎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象曰旅于處
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旅于處則非久居于此未得位也雖得財利然未

得志以行吾道豈予之所欲哉此其心所以不快也孟子曰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所以去齊有不豫之色也

六五射雉一失亡終以譽命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離爲雉雉者文明之禽也射雉者象其取文明之道之不用一失亡象天下時以行吾道失亡象直道之人君子於此當如何哉特順受其正以終其令名茲豈人力所能爲哉上逮者天之降命以及我者如此也苟喪其直道是不能終以譽命而棄上天之所以逮我矣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象曰
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離爲飛鳥在旅而過剛自高必有鳥焚其巢之患
旅人先以是而笑不知號咷之繼其後也焚其巢
則非惟其身無所托且有卵破子死之凶皆由喪
牛于易以致之蓋羊可喪也牛不可喪也羊性狠
戾故處壯則致凶今上九過剛在上動與物忤其喪牛若
易然是以旅凶也故以旅在上而過乎剛其理必至
於旅自焚在□而喪牛于易則不能終以譽命故

終莫大之聞也儀秦掉縱橫之舌以離合七國之君
魚肉天下之民以旅在上誠可樂也得無自取焚
巢之咎乎儀秦之類在易固不足言姑借之以明
理爾

䷥ 巽上下巽

一陰入于二陽之下有柔行巽入之意巽爲風風
爲天之號令卽康節所謂風者天之陰巽以一陰處
二陽之下也雷者地之陽震以一陽處二陰之下
也故雷出地而奮風由天而下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小者之亨以其利有攸往而利見大人也使其不
利有攸往不利見大人則小者止於陰彖無見其
何以亨大人申明行事小者有攸往而見所以利
而亨也小指初與四言之

彖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彖皆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彖皆順乎剛
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上下皆巽是謂重巽然過乎巽而無斷則令不行
必以剛而順之以理然後得行其申命之志初六陰
乎民之象順乎九二之剛六四之柔順在位不過乎彖而行之以威不強

臣之象也順乎九五之剛民順乎上臣順乎君柔
皆順乎剛也是以爲小者之亨利有攸往而利見
大人也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風者天之號令十二風應六律六呂八風應八卦
風之故萬物因風而變君子以申命行事
皆隨時而巽入乎物以申命於始外體巽以申命
命行事者內體巽以申命於始外體巽以申命於
終商盤周誥丁寧委曲皆取隨風之義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巽爲進退爲不果初六陰柔微而在下者進退猶豫之象也
當大人申命行事之彼其決必利用武人之貞剛果有斷以行之彼其
進退而志疑者非以所行之事未必有利民之實
則以所行之事未必本中心之誠也及上之人斷
然行之則利見大人而志治矣治定也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象曰紛若之吉
得中也
申命行事不可以過剛尤不可以過巽如巽順而
在乎牀下則足恭而不遠耻辱豈申命行事之道

哉惟用祝史巫覡降神之禮雖言辭紛若而其誠
足以感神則吉而免於咎必如是而後爲得其中
道蓋過剛而不中則君民之情漠然而不相通過
巽而不本乎剛則委靡姑息必至於巽在牀下皆
非所以爲中也

九三頻巽吝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九三剛過而不中與民扞格而頻巽之則朝行夕
改而民不知所從庸非吝乎吝則申命行事之志
窮矣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六四才雖陰柔志實堅貞異於初六之進退故其
悔可亡盍六四爲巽之大臣知行法自近始故以
柔正上承其君以柔順剛是以利有攸往而有功
如田獲三品者一日乾爲圜爲狩而有三品之獲三品者一日亢君之庖
日吉象曰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重巽以申命則易失之太巽九五以剛巽乎中正以
堅貞而不易然後吉而悔可亡斯無所不利矣愚
民難與慮始可與樂成始未見其利故無初後既

獲其利故有終先庚三日逆而數之則丁也既丁
寧告戒於事未行之先庚三日順而數之則癸
也又諄諄陳揆計度於事既行之後一申命行事之際
其深思遠慮如是然後爲盡善否則徒爲煩擾而
已庚屬金取其從革而更新之蓋變貴戒用事不便而止任子之法格
限申之議牽於貴戚用事不便而止任子之法格
於公卿各私其子而不行皆失於斷之不足位正
中言處事適得其中位猶處也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象曰巽在牀下上窮
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上九以剛爲天下先故申命之志不行及其不行也乃復巽在牀下以媚於說之則剛柔俱不得其中而反以喪其威斷資利也斧斷也威斷既喪雖正亦凶況不正乎上窮者剛過而反於巽則在上之術窮矣若是而謂之正乎非正也凶也

☱☴ 兌下巽上

一陰在上有求說乎二陽之心二陽在下有求比乎一陰之志上以巽入民斯說從此兌所以大異乎

兌亨利貞

兌說也不言說而言兌者說人之道貴乎不言使

其說以言而不以心則出於邪佞而非其正聖人有理義以說我心於上所以說也上有道以說乎民民說其道以勸於上所以亨也說人之道必利乎貞說不以道不言之中有至說存所以象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兌說也爲卦剛中而柔外剛中則不違道以干譽不狥物以求容柔外則有溫恭以處已無詘詘以拒人此兌之所以亨也說以利貞則上順乎天下

應乎人說以先民則事未爲而民心已說之如鑿
井耕田勞民也然有說以先民故民皆卽其勞而
趍其令至於使民爲溝洫城池使民從事於金革
戰爭皆不避其難而犯之者有至悅以先入乎其
心也說以先民七月一詩可見其忘勞之意矣說
以犯難東山四章可見其忘死之情矣說之大則
民更相勸勉赴難不避死豈疾視其死而不救哉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明互相資益有理義以說我心所以爲說之至
麗然後相資而不竭朋友講習則轉相發
澤必相

初九和兌吉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如和羹同如濟水和則不苟同以說人水火相濟鹽梅相成而其事則未嘗有疑忌之心所以吉行未疑也

見於行事則未嘗有疑忌之心所以吉行未疑也

九二孚兌之吉信志也

以九居二不正也本有悔亡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然者故事未爲而人先信之也

故吉而悔可亡信志者信其所說出於中心之誠也有悔然剛中柔外人心信之

六三來兌凶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以不中正來爲容說而人愈不說所以凶也來

凡者無故而來爲容說也小人情態可見於此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宮爲君則商爲臣大臣事君當如宮商迭相倡和

而非苟爲是容說者不爲苟容則君心必有所不

安故未寧四雖以剛介爲人主之疾然亦以介疾

而有喜蓋九四之喜非爲人主之喜乃天下之慶

也兌之介疾有喜亦豫之貞疾不死之類又九四

以剛介處大臣之位凜然如秋其音商於聲斂之

中而成就之意存雖君心爲之未寧然終以剛介

而有喜也

九五孚于剝有厲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九五位正德當何以有孚于剝之辭蓋上六一陰
妻事刻剝以求容悅苟九五孚于剝則君
危記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乎于剝而信之則有
說而民作悅自古小人將以說其君之心必先道之
以剝下之術苟昵比而從之雖正當乎而亦危況下
於此者乎
上六引兌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上六上三不能引君當道以成其德下不能汲引羣
臣以輔其上其所更相汲引者皆六三來兌之流

爾尚何光大之有

䷩ 坎下巽上

渙自否來九四之剛來而不窮柔正材各當位而不塞之患渙而不易則不變爲渙故九二剛中六四柔得位與六二之柔相易則不變爲渙然水釋氷釋矣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渙散也否塞之患既已渙散所以亨也王者於此當盡其有事于宗廟之禮然後可以感動天下之人心使思其祖功宗德而知所歸然後可以濟大難而無不利矣在卦巽木有濟川之材動於坎水

之上又有風以行之此利涉大川之象也必有堅
貞之節然後夷險可以一致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
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渙所以亨者九四之剛自外而來得中乎二與五
以正道得大臣之位上與九五同心而濟難君臣
相應故其功業日新而不窮六二之柔上居乎四
上下心德俱同如此則天下之難不足平也王者
將以盡誠而藏事則天下之心知所歸矣此所以

利涉大川而乘水有功也木屬仁人君乘仁道以
濟難則何向而不有功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巽木乘風行於水上則可以濟渙散之難享帝立
廟郊祀配天則可以一洽渙散之心經曰昔者周公
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
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易言假有廟者渙萃
二卦萃當萬物盛多之時可以備禮故於廟之外
又有祧焉此禘祫之義所由起也渙當人心離散
之際將以一斯民之心故於祖之外又有帝焉此

報本反始之禮所由著也

初六用拯馬壯吉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初六拯馬壯動得其直爲壯動得其時故壯而吉順也

吉九四得位上同猶漢祖得蕭何而又得韓信太宗相房杜而房杜又收合天下之材以佐太宗定天下六四上同九五初六上應乎四其勢甚順又王者正位於上初六在下典勤王之師拯馬壯吉所以爲順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王者假廟於渙散之時九二剛中之臣以職來祭

駿奔走執豆邊以從事
可亡矣古者祭祀登肉於机漁散之中奉職來祭
以親承于一人斯得乎臣子之願也德宗狩梁州
李晟在渭橋泣曰京師天下本若皆執羈勒誰將
復之則晟在當時雖有
六三渙其躬无悔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六三當渙散之時以身任其責則何悔之有志在
外者乃心王室而不顧其身也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象曰渙其羣元
吉光大也

六四居大臣之位渙離其羣而不私所應凡有材
則用之渙散之所以盡元吉之善也然勿恃禍患之
於渙散之中有仁聚之理殆非等夷思慮所能及
也必有超衆之見然後有是深思遠慮也非渙離
其羣處心光大者疇能至是乎自三至五互體艮
艮爲山有仁之象亦夷平也非可以是爲平時之
所思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象曰王居无咎正位
也

王者欲感動天下之心乃出號令如汗之出惟行

弗惟反斯可以示大信於民而人心有所歸矣當渙散之時不可不示王居之所在正其位於上則天下之心一矣如肅宗即位於靈武而天下勤王之師始知所趨向德宗在奉天陸宣公草典元一詔而武夫悍卒爲之感泣以是觀之當危疑變故之時人君苟出一善言以感動其心則人皆赴難而不避死則人君平時於民豈容不之恤哉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功成身退天之道也上九處一卦之上渙然遠出知退則傷之者至矣必使傷我者去而逖然遠出

斯可免咎如周公制禮作樂退而就曲阜之封伊

尹將告歸乃陳戒于德皆逖出以遠害也

兌下
坎上

節自泰來九三六五兩爻相易則二五皆以剛得

中大凡柔則不節剛則苦節剛則得中則無

及之患故能去其泰甚而爲節也

節亨苦節不可貞

知節則亨不節安有亨道之理然太過而不得中

則人情所患苦尤不可爲貞凡味過正心過思形

過勞皆苦也不可以爲貞如申屠狄之介陳仲子

之廉非不力也立節太苦不可貞也夫節爲不得
其中故節之若苦節而過乎中則非所以爲節矣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
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
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節所以亨者以其剛柔分而剛得中也節自泰來
分而後二五之剛以居五節六三剛柔既
貴賤之有別剛得中所以象君臣之能制節蓋不
剛則不能制節不中則必至苦節至於苦節則不

可爲貞其道窮而不可行矣節非人情所樂也凡
人情所不樂者皆險也必有說以行乎險使知上
之所以節制乎我者皆所以生全乎我也則民說
之矣當位以節則無不節之患自天子以至於庶
人莫不當其位而無僭亂安其分而無覬覦則其
中正可以通行矣如六陽既極則節之以一陰六
陰既極則節之以一陽故春無愆陽夏無伏陰秋
無凄風冬無苦雨此天地以陰陽相節而四時成
矣是知節以制度則上不至於傷國家之用下不
至於害期民之生公私均利上下兼足此其所以

九二不出門庭凶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九二以剛得中而遇同德之君則宜出而不宜處於此而不出門庭則凶此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之時也若處禹稷之時而欲爲陋巷之顏子則失時之極矣極中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不節其猶苦節苦節雖凶猶可悔亡不節若則無節也陰柔不正不能節也
至於無可奈何特咨嗟息悔之無及而已然以不節而致嗟咨又將誰咎哉

六四安節亨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節以制度皆自貴近始限田有制踰侈有禁皆以
貴近不便而止六四節之大臣凡上
者皆以身先承順上道安而行之所以亨也
九五甘節之吉往有尚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九五以中正之道節制天下人情所甘而樂從之
所以吉往也推此而往是以有尚也居位中猶言處
得其中也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苦節不可貞雖凶也亦無喪國亡家之悔然大過

則不可行此其道所以窮也

䷼ 兌下巽上

二陰在內四陽外周有孚卵之象化邦之道猶鳥之孚卵由中之孚既已相感則不期而應矣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孚者誠信之感乎人者也使信本由中雖豚魚而亦吉先王之交萬物無非信也取之有時用之有節風有騶虞信及豚魚也頌有潛信及魚也動物之蕃息者莫若豚魚則上下草木鳥獸無不及故豺祭獸然後虞人入山林獺祭魚然後漁

顚頤而蓍人也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君者養人也六五陰虛以君而求養於臣是拂頤之經也靜而養德則吉動而涉難則不可居猶守也守貞而吉順以從上九賁師之敎斯有以養成其德若拂經而未嘗拂也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卦之主其道甚尊而事則危知其危而不自安則上九得其志與民由之故曰由頤處賁師之任爲一

雖危而吉存我所以厚蓍生故曰大有慶頤卦初上二陽皆養人者也而初九剛正而不正而曰由頤厲吉益剛正而不能養則凶上九雖貞亦凶不正而知自危則以厲而吉六五之德不足故不可涉大川上九之德有餘故利涉大川易之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如此

䷛ 巽下兌上

大過自大壯而變上六一陰下居乎初則大壯變爲大過矣大壯四陽在下有棟宇隆壯之象二陰在上有棟宇雖隆

本末已撓能拯其弱斯復壯矣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前人有大過人之失而其棟已撓後人有大過人之失而其棟已撓利有攸往亨

之材而其衰復興必有所往而振起之則撓者亨

矣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撓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

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四陽倍於二陰有大過之材得大過之時斯能成

大過之功大禹之拯溺周公之東征皆大過其常

者也夫立非大過其常則不足以有

為此大過所以爲大者過也大過之時剛以過爲中不過則非中也過而中乃時中之義然剛過矣不巽而說以行之則卑於時而拂於衆是謂過矣非中也處大過之時將猶治沈痾之疾必攻之以暝眩之藥自其藥病而言之則謂之過自其病愈而言之則謂之中巽而說行所以成大過人之功然當大過之時則其功業大矣哉非大過之時則不可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澤以養木今滅乎木大過之象也然澤雖暫滅乎

致之爾若夫無心以待物則外物之來若投虛窓
雖或悲之無益也或怒之無歌也或困之無罷也或
或樂之無歌也安有得敵與位不當之患哉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大臣之事君情雖無間而心常遠嫌人君雖待已
以不疑而在我當去其所可疑故月幾望則不至
敵日馬匹亡則專於載上斯無侵君之咎矣絕類
上者絕其朋類以上承其君也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君臣之道無他推誠交孚而無形迹之嫌則爲大

臣者斯得盡其所蘊以告其上九五六四同體故
曰攣如人君推誠交孚其臣如同體之親故其臣
鄰皆以善道而樂告之則九五道義之富由其臣
鄰有以富之也位正當言位正而德當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
中孚以利貞爲本上九以陽居陰不正也不貞則
不信不信則民弗從翰音雞也雞之將鳴必振羽
翰其音登于天人無不聞則發號施令於上其可
不信乎貞固以守其不信之號令安得無凶子朝
之文辭王莽之大誥雖可欺人於一時豈可欺人

於永久故曰何可長也

䷽ 艮下震上

小過不可有大過不可無大過者大過其常以拯溺扶衰如禹稷視天下之飢溺由已飢溺之此大過不可無也若夫行不過恭而過乎亢喪不過哀而過乎佚縱非處陰柔過陽剛之時豈容或有哉

小過亨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小過亨小者過常而亨也君子當小者過常之時

利乎貞固以自守可小事者如行過乎恭喪過乎
哀用過乎儉之類也不可大事者非如大過之時
以拯溺扶衰爲已任當過於謹密以全其身譬如
鳥之高飛或有遺音之可聞飛愈高而音愈遠所
以不宜上而宜下君子處小者過而亨之時欲其
聲迹之俱泯文王嘗體此以免於紂之難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
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
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小過者小者過常而亨也小者既過常而亨君子

包罔身之防以全身遠害者如此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君子當小者過而亨之時如鳥之高飛猶慮遺音之可聞況如山上有雷則其聲震厲奮發寧可得而揜乎故寧過於謹密以自全行必過乎恭喪過乎哀用必過乎儉使小人無可指之失無可乘之機斯吾乃今知□矣

初六飛鳥以凶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處小過者過常之時而不謹密以自全如飛鳥遺

之音則凶乃自取其可如何哉他卦彖象六爻或取他義惟小過一卦始終以謹密爲戒小人之禍可畏如此君子之處小人尤當三復乎此也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象曰不及其君遇其臣臣不可過也

爲人子孫而其道義過乎祖是乃其祖之所望於子孫而其道義過乎祖當如妣之安於下以順承其祖蓋道過其祖者人情之所樂過之則越乎其君固不害其爲臣如併與其分而過之則越

常背理以干君茲豈爲臣之所當然哉故曰不及
其君臣不可過也蓋六二處二陽之下其位不可過之過君矣聖人於此特發明過其
祖遇其妣之義謂六二當視九三猶父視九四猶祖遇其妣之過常越分之心不期而自止苟不過
祖則其過乎九四則及其君位矣爲臣之道當不及四之祖則不及乎五六二多凶惟小過則不然其不可爲典要惟
其君而遇其臣以人臣不可過君也易卦六二多吉而三四多凶惟小過則不然其不可爲典要惟
變所適如此又爲人子孫當思乃祖經營締創之艱難而勤勞過之然後遇其妣所以奉承其祖之

意若大臣之事君則寧不及其君而惟過其臣夫
不及其君者正以臣不可過君也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如何
也
九三一處四陰之中上應乎上六而下比於六二陽
於有求陰之心當弗過而與之比必知變而爲之
防苟從而比而從之其凶如何也初六言凶如何也皆謂其自取此凶雖欲拯救亦
此又言凶如何也皆謂其自取此凶雖欲拯救亦
無如之何也易爲君子而深防小人
亦愛護君子而深防小人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勿用永貞象曰勿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當小者過而亨之時不可咎也毋過與之抗當姑與之遇然往則必危必當戒懼以爲防勿用者時未可爲惟永貞以待之蓋其所二陰之上而位不當也君子不幸與小人遇暫焉可也寧可終以長處哉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不雨之象倡之自陰豈有致雨之理九四處羣陰之中得上公之位其去此僭逆如弋而取之易穴者陰類所居之地密雲不雨亦已上矣況欲如乾之雲行雨施乎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上六陰已過乎陽千名犯分極矣九三弗與之遇之過乎羅其害不止於遺音又過與之抗如飛鳥離麗于羅其害不止於遺音矣則其凶乃自取是謂以人眚而致天災也九三處下卦之上位雖未九然當小過之時而欲用剛

以制小人則己亢矣

易六爻皆失位故不能濟六爻皆相應者凡八既濟未濟居其二然未濟既濟一卦其餘六卦泰否咸恒損益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既濟亨小非謂所亨者小也事無不濟曰既濟亨小利乎貞固以守之古今不亨則其大可知必利乎貞固以守之古今常易保治常難天下寧有極而不返之理此既濟所以初吉終亂也

象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小者亨謂三陰亦皆當位是小者亨也象事之小者無不亨也利貞者六爻剛柔皆正而當其位如人君用材小大高下各得其宜則何事之不濟何功之不成哉然事濟功成不可恃也尤利乎貞固以守之初吉言六二之柔得其中由未濟而既濟故吉終亂言上六之柔止於其上由既濟而未濟此其道所以窮也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水火相濟坎離旣交然後有旣濟之理以一身言之水火一日不旣濟則死況於天下國家乎然旣濟之中未濟寓焉可不思患而豫防之乎成湯之慄慄危懼成王之極必反其初故旣濟之日也卦言終止則亂懲忘後患皆豫防於旣濟之中未濟寓焉可不思患而豫防之乎

象言思患豫防爻言飲酒濡首其義无咎象曰曳其輪濡其尾无咎也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居旣濟之初而躁動以求功則適以喪其功輪所以載車而行曳其輪則不行矣狐遇險而涉濡其尾則不涉矣宜若有咎而反無咎者蓋處方濟之

初而謹重以自守猶勝於躁動以求功自古得可爲之時而輕躁寡謀以敗事者多矣故寧持重之爲無咎也此爻象殷之既濟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茀者婦人蔽車之飾婦失其茀則莫之蔽象其未得以中道也然中道豈終於不行哉

得九五之求則不可行也

特暫焉而已逐者從物也從物則失其所守故戒以勿逐惟守其中以俟時其數既周則自復矣七日以中道者不求而得之也此爻象周之未濟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殷室中衰諸戎皆叛至于武丁征西戎一小種鬼方西克之則知鬼方西戎也以高宗之賢伐西戎一小種猶歷年至三罷弊之極而僅克之成既濟之功其難若此可不撙人以守之乎爻言小人勿用者紂之去武丁未久不能謹小人勿用之戒故商家既濟之業反而爲未濟也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象曰終日戒有衣袽之戒既濟六四則有衣袽之所疑也

警蓋萃聚則除戎器未寒則索衣裘必俟其害至而爲之備不亦晚乎六四處功成之後而思患豫防之意深所以終日戒者於禍患之未然而有所疑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紂處周之東故曰東鄰周處紂之西故曰西鄰神不散非德東鄰殺牛物雖盛而誠不足故不如西鄰之禴祭物雖薄而誠有餘故實受其福也時如帝命不時之時吉大來者八百年之王業自此而

始

上六濡其首厲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狐善疑古人氷合而行則以狐先之濡其尾則不

涉矣況於濡其首則其危可知所以知其何可久

也既濟之上言濡其首未濟之上言飲酒濡首皆

象不終其功業也

䷾ 坎下離上

六十四卦終於未濟者周之王業既濟則商之淪

喪可知矣故二卦皆言高宗伐鬼方蓋紂之去武

丁未久則既濟之功其可恃乎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泰極則反爲否既濟則反爲未濟天理人事莫不皆然經既濟曰亨未濟亦曰亨者既濟之亨已然之亨也未濟之亨將然之亨也狐雖善疑而畏怯況亨也濡其尾則功沮於垂成果何所利哉象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亦不知極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既濟之柔得中指六二而言之未濟之柔得中指六五而言之當殷之既濟文王以柔得中而在下

及殷之
二卽未濟
亨小狐汔
而出乎險
怯者之
首表其似狐之怯也雖夷狄
知狐之爲性畏怯而多忌也
然剛柔皆相應尚有可濟之
處之得其當則何事功之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愼辨物居方

火在水上各居其所未能相濟愼辨其宜居之有方使水在火上則既濟之功成矣

初六濡其尾吝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以狐涉險於其初已有濡其尾之患猶且吝而不知其力量之所極也

改葢不能輪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九二曳其輪貞吉中以行正也

周自太王王季以來積德累聖君繼出王業日興天之不享商久矣而周之家先則曳其輪而不進俟其時而後動也故貞固以守則吉以九居二不正也而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未濟之三將反而爲既濟則時可以濟矣征凶者自古當可爲之時而輕進以取敗者多矣非謂其當可爲之時而終於不爲也故以利涉大川言之言位不當者六三以陰居陽德不當位故有征凶之辭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兵凶器戰危事必貞吉而後悔亡震動也高宗震動民以伐鬼方猶至於三年之久然後有賞于

大國命將帥之有功者爲侯伯兵之不可輕用如
此必貞吉无悔亡而後志行也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暉吉象曰君子之光其
暉吉也
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所以貞吉而無
悔五君位也而言君子者文王有君民之大德而
不忘事君之小心故其盛德輝光著見而不可揜
君子之光以謙而言之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飲酒
濡首亦不知節也

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燕朋友兄弟故舊皆所以
合其歡而通其情其有糾爲酒池肉林以至於通
失是既濟之業矣人莫不飲酒至於濡其首則亦
不知節也需飲食宴樂則有孚失是飲酒一也而有孚異焉有國家者
首則有孚失是飲酒一也需飲食宴樂則有孚先亨未濟飲酒濡
可不以是爲戒子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
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六十四卦之中多
言文王與紂之事第學者弗深考爾易始畫於羲
而名曰周易者蓋成其書者周孔也故於周爲詳

六十四卦始於乾象飛龍之在天終於未濟象小狐之汔濟無非寓文王與紂之事知者觀二卦之辭則思過半矣

周易下經傳卷第六終

迪功郎福州福清縣尉李　舜舉　編集

迪功郎漳州龍溪縣尉李　熙績　校正

泰軒李先生以易鳴吾邦久矣遊從
每聽講輒抄錄然僅得一二而未獲
睹其全今其書編次已就緒凡卦爻
之義皆於六畫中求之眞有得三聖
之心而非區區訓詁之末其有功於
吾道也不淺洪枌踰脫後喜其刻梓
之成也於是乎書嘉定上章執徐十
一月重光大淵獻廣川董洪跋